中國十大帝王藏書

卷五【靈臺秘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次

《灵台秘苑》
占例……三
星总……六
十二分野……二五
天占……三〇
地占……三二
太阳……三三
五星占法……三五
《灵台秘苑》析解
占例析解……四三
分野析解……五〇
天象图解
紫微垣……五五
太微垣……五九
天市垣……六一
二十八宿……六四
东方苍龙七宿……六四

北方玄武七宿……七一
西方白虎七宿……七九
南方朱鸟七宿……八八

占星术诠解

星色和亮度……九九
大小和形状……一〇〇

附录

占星术简史……一〇二
社会生活与占验心理……一一一
占星术与古代哲学……一一一
占星术与天人感应观……一一三
占星术与民本主义思想……一一三
五行、阴阳、气与天人感应观……一一四

《灵台秘苑》

《灵台秘苑》原作者为庚季才。庚季才原为梁人，北周克梁，被获，为太史令。隋文帝灭陈以后，获取了一批浑仪，曾命他和一些天文家参校周齐、梁、陈及祖暅、孙僧化寻宫私旧图，刊其大小，正其疏密，依准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图，制为盖图。《灵台秘苑》是他在北周为太史令时所作。此书的卷数史载多少有异，《隋书·天文志》说为一百二十卷，但《经籍志》又说只有一百一十五卷，《周书》庚季才本传又说只有一百一十卷。何以有这种区分，因原书已不存，无法详考。可能是各书分卷不同造成的差异。它是一部重要的天文及占星著作，《隋书·天文志》对杂星、瑞星、妖星、客星、流星及云气等的描述，就是根据它写成的。从《隋书·天文志》的这部分内容看，王对陨星、彗星、客星、流星等的观察比《荆州占》更为精细了，占验也更趋完备了。

此书今存十五卷，为北宋时五安礼等人的删订本。王安礼，字和甫，王安石之弟，曾著《天文书》十六卷，是一位懂天文的学者。除王安礼外，参加者还有丁洵、欧阳发。欧阳发为欧阳修之子，曾著《浑仪》十二卷，《刻漏》五卷，也是一位懂天文学的学者。据书的目录题名，王安礼当时为翰林学士；据《宋史》本传，王安礼为翰林学士在宋仁宗元丰（一〇七八至一〇八五）初，则此书可能成于此时。

从今本的内容看，王安礼等人不仅仅是对原书作文字上的增删，而是吸收了大量的宋代天文观测的资料。例如它对三垣二十八宿位置的测定，就载有仁宋皇佑（公元一〇四九至一〇五三年）年间的观测记录，它对分野的划分，是在参酌《新唐书·天文志》的基础上以宋代的行政地理相对照而确定的。所以很多天文史研究者都把它作为研究宋代星象观测情况的重要资料之一。例如日本学者薮内滑就曾把《文献通考》、《管窥辑要》同《灵台秘苑》相比较，来研究宋代皇祐年间的星象观测情况。他的《宋代の星

宿》一书中有这方面的附表。陈遵妫先生根据他的附表制成《三垣二十八宿三书异同表》，载入《中国天文学史》中，为进一点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

王安礼等人删订的《灵台秘苑》也大量地保留了占星术的内容。其中多数是汉以来就有的观念。例如对五星的占验，除了观察星的颜色、亮度、大小、顺逆、留守、凌犯、掩食、聚合等以占吉凶外，还把五星的颜色分成王（又作旺）色、相（又作象）色、休色、囚色、死色等。所谓王、相、休、囚、死是根据五行观念来确定的。例如岁星属木，故春为王色；火星属火，故夏为王色；土星属土，故在四季属王色；金星属金，故秋季为王色；水星属水，故冬季为王色。王色是每个行星五行属性中的本色。其它相、休、囚、死都是根据五行相生或五行相克的原则来确定。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肇始于先秦，至汉人趋于完善，汉以后又逐渐以生、壮、老、囚、死来论五行生克，这王、相、休、囚、死即是生、壮、老、囚、死的另一种说法。

占例

动者，光体摇动。

芒者，光耀生锋芒刺。

角者，头角长大芒。

喜者，光色润泽。

怒者，光芒威大大润泽。

疏者，相离失其常体。

就聚者，相近而聚。

存者，守常得正。

大者，大于本体，吉星则吉，凶星则凶。

小者，小于本体，吉星则凶，凶星则吉。

亡者，失其所在。

出者，未当去而去。

入者，不应来而来；又曰同形为入。二星相近其殃大，相远无伤，七寸以内必之矣，若其常行，初至其分。一日同体共色为入，这其座位，离其宿分为出。

舍者，二星相近同处一宿。

入者，芒角相及而同光。

离者，虽同宿共度，而南北乖隔，光不相及。徙者，虽同在宿分，不相停待。又以相近为就聚，相离为

离徙。

盈者，趋舍大进，过其所常。

缩者，退舍大迟不及其常。

舍者，经其宿度而行，舍其宿而行迟。

宿者，经其舍而过往，去不迟也。

居者，福德之星在其宿位。光色润泽而迟。

留者，住而不移。

中者，东西相当，中过无犯。

历者，以次相及而过。

贯者，经其中过。

刺者，在旁过，光芒刺之。

磨者，傍过而相切。

逼者，旁过逼迫而有间。

掩者，敝而灭之。

斗者，二体往返而复合同，二星同处，不辨其形。

环者，星行绕之。

绕者，绕星而过。

凌者，直往及其体。

勾者，一往一返如钩。

已者，往返重复再勾如已。

犯者，在阴在阳，相近七寸光相接。犯与合同类，犯则为殃大。

乘者，自上而下。

斗者，离而合，合而离，或相凌。

触者，两体俱动而直来。

抵者，一动一静直相至。

侵者，越理而进，以大迫小，自上而下。

薄者，两体相著。

居之不去曰守，一曰相近也。

边侵掩而不见其体曰食，亦曰袭。

以上乃五星妖客彗孛通用。

迟者，不及常度。

疾者，过之。

逆者，当东反西。

循者，依常度与数同。

顺者，向东也。

逆者，西行也。

会者，一逆一顺，同临一宿，又云光耀相逮。

聚者，自三星以上。

从者，迟疾次第相及于一处。

以上乃五星之专用也。

月中见星为星食月。

月掩星而不见为月食星，相近盛明为同光，自下而侵食之为啮。

以上乃五星太阴之变异也。

星　总

紫微垣

中宫紫微。北极五星，其末曰纽星。天之枢，所谓北辰者也。古者以为三光列象随天而转，而纽星不移。自梁祖景烁以仪测定不动处犹在纽星之末一度余，今日去极者，距不动处也。以东一星曰太子，二星赤明，曰帝太乙之座也。三曰庶子，主五行，又主后宫之属。四曰后辅，所以出度授政而佐万几也。

北六星，曰钩陈，正妃大帝之所居，又为大司马护军，又为三公、三师，勾陈口中一星曰天星（皇）大帝，主御群灵，执万神图，所谓耀魄宝是也。

上十六星华盖，其七曰盖，其九曰杠，所以覆蔽大帝之座。

上九星，曰传舍，近河宾客之馆，亦为驿亭。

前六星曰阁道，游幸别宫之隋，从紫宫至河，其神所乘，亦所以捍难灭咎。又曰王良旗，亦曰紫宫旗，所以旌蔽帝座也。盖下五星曰五帝座，集议之所，宸扆之居。

杠东六星曰六甲，所以出入省察，布政教而敬授民时，分阳阴而纪节侯。

陈东四星曰女御，又妻之象也，座东南五星曰天柱，象纬也。太子东五星曰尚书，主诏谋出纳，故有尚书之象。太子南二星曰阴德，主施惠赈济。又东南二星曰天理，刑狱之官。

近尚书一星，曰柱下史。

以北一星曰女史，主记禁传漏妇人之微者，汉之侍史也。

其外十五星垣墙也。一曰天营，一曰旗星，又曰长垣，东八西七，东西布列，环卫之臣，主出命。度中间南向如门者，阊阖也。东蕃近门一星曰左骖枢，次上宰，少宰，次上弼、少弼，次上卫，次少卫，又少丞。其门西近一星曰右骖枢，次少尉，次上辅，少辅，次上卫、少卫，次上丞。南门六星曰天床，解息休之寝舍也。门外右枢西一星曰天乙，大帝之臣也。承天运化，治十二将，司战斗之吉凶。

以西一星曰太乙，天帝之神主，承天运化，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饯馑疾度灾害。

少尉南二星曰内厨，主宫中饮膳之事。

少辅东北六星曰天厨，主盛馔。

近少尉九星如钩星，主舆辇车饰。

天厨东南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为后妃桑蚕之事。

北斗并辅八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枢机，阳阴之元本，运乎天中，临制四方，故有常。辇车之象，建四时，均五行，为号令之主，故有人君之象。一至四为魁，曰旋玑；五至七为柄，曰玉衡。初一，天枢，正星，阳德，天子之象。天主日，为秦次。天旋，法星，阴刑，女主之象，主月，为楚次。天机，金星，为人主祸害，主火，为梁次。天权，曰伐无道，主水，为吴次。玉衡，杀星，为文昌，为中央音，助四旁，杀有罪，主土，为

赵次。闾阳，危星，为律，主天仓。五谷，主土，为燕次。摇光，部星，亦曰应星，为吕辅星，附于闾阳，佐斗以成功，有成相之象，主齐。魁中四星曰天理，贵人之牢，执法之官。

太微垣

十星曰太微，在翼北。天子之庭，五帝座。十二诸侯之府，主于衡，衡，平也。又为天庭理法辞，监计授，德列宿，受符诸神，考节舒情，稽疑也。其外蕃，九卿也。东西蕃，名五星。

南蕃中三门曰端门，东曰左执法，廷尉之象；西曰右执法，御史大夫之象。执法，所以刺举凶奸也。

左执法门东曰左掖门，右执法西曰右掖门。东蕃东近执法曰上相，其北东，太阴门也。次曰次相，中华东门。次曰次将。其北，东太阳门也。次曰上将，所谓四辅也。西蕃近右执法，曰上将。其北，西太阴门也。次曰次将，其北，中华西门。次曰次相，其北，西太阳门也。次曰上相，四辅也。内屏四星，在右执法旁，在端门内，所以掩蔽内帝庭，主刺举也。

五帝座五星，中曰黄帝含枢纽，东曰苍帝灵威仰，南曰赤帝赤熛怒，西曰白帝白招炬，北曰黑帝叶光纪。

北一星曰太子，帝储也。

一曰幸臣，见亲爱之臣，侍太子也。

一曰从官，侍臣也。

中一星曰谒者，主赞宾客，释疑惑。次三公，三星内附，朝会之所居也，为辅弼之臣。

东三星曰九卿，内佐天子而治万事，其在官九寺卿。

又东北七星曰常陈，宿卫虎贲之士，所以设强毅也。

东北一星曰郎将，所以为武备，主宿卫之官。

西上一星曰虎贲，侍卫之武士也。〔自太微至此元本在平星之下。〕

三台六星，在轩辕上，两两而居，起文昌，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主开德宣符也。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次二星曰中台，为司中，主宗室；东二星曰下台，为司禄，主兵，所以昭德塞违也。三台为天阶。又曰：太乙蹑以下。上阶上星天子，下星女后。中阶上星公侯，下星卿大夫。下阶上星为士，下星为庶人。所以和阴阳而理万物也。

中台北一星曰大中，尊贵戚也。〔三台大尊元本在东瓯下。〕

翼北三星曰明堂，布政之宫。西北三星曰灵台，观台也，专察妖祥。〔二星元本在翼下。〕

左角少东四星曰长垣，主边戍城邑。

次北四星曰少微，为处士，又为大夫，亦女后之象，及太史博士之官。一曰主卫掖门第，一星处士第，二星议士，次博士，次大夫。〔长垣元本在少微、酒旗下。〕

天市垣

天市垣东西各十一星，西列于氐，东入于斗，在房心东北，国市也，民象交易之所。东垣南第一星宋、南海、燕、东海、徐、吴越、齐、中山、九河、赵、魏；西南第一星韩、楚、梁、巴、蜀、秦、周、郑、晋、河间、河中。

垣南门近东六星，曰市楼也。市，有也，主市卖交易，律令制度。

市楼西二星，曰车肆。百货贸易之肆。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北天之庭也，神农之所居。

帝座西南四星曰宦者，侍主之近臣也。帝座东南一星曰候星，辅弼之臣也，主伺候阴阳。

又东南二星曰宗正，司宗室之官也。

其正东四星曰宗人，主录亲疏，享祭祀。

其北二星曰宗星，主宗支远近也。北二星曰帛度，主度量、买卖、贸易。

西四星曰斛，主度量分铢之数。

北五星曰斗，主斗量也。

斛西二星曰列肆，主货金玉璇玑。

天纪九星在天市上，主理冤诉，为万物之纪纲，九卿之象。

上三星曰女床，御女侍从也。〔天纪、女床元本在龟下。〕

梗河东九星曰贯索，一曰连营，一曰天牢，贱人牢也。横列七星曰七公，主议政化以见善恶，三公之象。〔贯索、七公元在西咸下。〕

东方七宿

角二星，左为天田，右为天津，主刑理。其南为太阳道，右为天门，为将，主兵。其北为太阴道，为天阙。其内为天庭，七曜之所行，黄通经其中。盖天之三门，犹房之四表也。日月之行黄道，黄道所经为天阙。或曰：天阶，三光之庭。房与东井，天街、天阙、南北河，其说略同。然黄道岁久迁变，占天者当察其所在而详审焉。角为寿星，苍龙角也，主造化飞龙之所。星明盛布，东方苍龙角(亢)也。其间二星名曰平道，主除道路，平道路之官也。

西一星曰进贤，主卿相举贤能。

右角北二星曰天田。

畿内之田，亦为籍田，主疆界。

天田北三星曰右摄提。〔说见亢宿。〕又北三星曰周鼎，主流亡，国之神器也。秦无道，周鼎沦于泗水，其精应于上。

左角南二星曰天门，朝聘待士之所。又南二星曰平星，主执法平刑以兴狱。

阳门二星。〔说见亢宿下。〕

南二十九星曰库楼，藏兵之府也。弯曲者为库，西南四星方斜者为楼。其十五星，三者相聚，柱也。

中四小星，衡也。又中大者陈兵。

南二星曰南门，天子之外门，主守兵禁。

亢四星，总理天下卿大夫之法治，犹尚书。又主病，又为疏广。

六星亢池。〔说见氐宿下。〕

上一星大角，在摄提间，为天之纪纲栋梁，天王座也。

天田北三星曰右摄提，主建时节，问机祥，摄提原在天田下。两摄提各三星夹大角，直斗柄之南。

上三星曰帝席，北三星曰梗河，又西北一星曰招摇，北一星曰天戈。〔并说见氐宿下。〕

亢南七星曰折威，主斩杀，以断军狱。

其南二星曰顿顽，主考察囚情，治狱官也。

阳门二星，主执兵器以戍边。〔阳门元在平星下。〕

氐四星，休解之所，后妃之府也。前二星曰适，后二星曰妾。又为天根，主宫室、正妃。

东北二星曰天乳，主饴馈之事。

六星亢池，主舟济渡。〔亢池元在亢宿下。〕上三星曰帝席，宴乐献酎之所。

北三星曰梗河，一名天锋，亦名天盾，主矛锋，以备不虞，亦主寇兵，又为丧事。

又西北一星曰招摇，主矛盾及寇兵。

北一星曰天戈，主匈奴。〔以上元并在宿下。〕氐南三星曰阵车，主兵革之事。

又南二十七星曰骑官。

南三星曰车骑，主部列行阵车骑之事。

房四星为明堂，布政之宫，亦四辅也。上将，次次将，次次相，所以理阴阳，正教化。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为四表。中间黄道所以行，为天衢，又为天阙。南间曰阳，环其南曰太阳，北间曰阴，环其北曰太阴。亦曰天厩，又为天驷，亦曰天马，主车驾。南一星曰左骖，次左股，次右股，次右骖，主开闭蓄藏之所。

房北星东南二小星曰钩钤，附于房，天之管钥，主开闭蓄藏，辅弼之象。

以东北一星曰键闭，主管钥开闭之事。

北四星曰西咸，以防淫佚，房之户也。

梗河东九星曰贯索，横列七星曰七公。〔贯索、七公并说见天市垣。〕

道前一星曰日，所以昭明令德，太阳之精也。

其西南二星曰天辐，主銮驾乘舆之事。

房下二星曰从官，主医巫病疾祷祝之事。

其南十二星曰积卒。〔说见心宿下。〕

心北四星曰东咸，占如西咸。

又北二星曰罚，主罚之事。

心三星，天王之正位，为大辰，主赏罚。中央曰明堂，天子也。前星曰太子，后星曰庶子。

东咸、罚。〔说见房宿下。〕

从宿南十二星曰积卒。扫除不详，军卒卫士之象。〔此元在从官下。〕

尾九星曰九子星，所谓升龙之尾。盖阴阳之交泰，风雨之乘兴。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也，其次嫔妾，为后妃之官府，又主君臣。

神宫一星在尾西第二星傍，为附座，解衣之内室也。

其南五星曰龟，主赞神明，定吉凶。龟，卜也。

天纪，女床。〔说见天市垣。〕

南上星曰天江，主太阴。

后一星曰傅说。傅说，巫祝之官，主祝神灵以祈继嗣。

东一星曰鱼，主云雨风气。

箕四星，亦曰天津，亦曰天鸡，后宫之府，嫔妃之象。又主八风，又主口舌，蛮夷将动，先表箕焉。

箕舌前一星曰糠粃，以给豢食。

天籥。〔说见斗宿。〕箕南三星曰杵，主舂以给庖厨。

北方七宿

南斗六星，元龟之首。亦为天庙，宰相之位。主褒贤进士，禀授爵禄，故斗为量器，所以斟酌而授爵也。又曰兵，亦曰天机。南二星曰魁，库楼天粱也。中二星，相也。天府，建杓也。初曰北庭，又曰天关，

又曰铁钱，主吴，主君寿。次会稽，次丹阳，次豫章，次庐江，又次九江。南一星曰农丈人，为老农。主稼墙，农正之官也。

又南十四星曰龟，主族鱼虫。

斗东北六星曰建，一曰天旗，天之都关也。为谋事，为天鼓，为天马。上二星为库，中二星市铁锁也，下二星为旗。其间三光之道。向者七曜冬至起于此，是以司之。

狗二星，前主守御。

天鸡二星，主伺侯，察时节。

南二星曰狗国，主三韩、鲜卑、乌桓、猃狁之属。

东十星曰天渊，为天泉、天海，太阴，主灌溉之事。

天弁九星，武官之长也。

织女、渐台、辇道。〔并说见牛宿。〕

奚仲。〔说见女宿。〕

八星曰天籥。〔一曰在南斗柄西箕北。〕

主开闭锁钥也。〔元在糠下。〕

牵牛六星，为天关梁，主牺牲。亦曰天鼓，主四足虫。其大星牛星，上一星道路，次二主关梁，次三星主南越。

东三星曰罗堰，主潴蓄灌溉之事，亦为拒马。

南九星曰天田，畿内之田，亦主农器。

北四星曰天桴，主刻漏桴鼓之事。

上三星曰河鼓，主军鼓。铁钺，一曰三武，中央大星，大将军；左右星，左将军；右北星，右将军。皆以守险拒难也。

东北九星曰左旗，西南九星曰右旗，皆天之旗鼓，为经表，主音声，设险以知敌谋。

织女三星，〔一曰在河北天纪东。〕主瓜果、丝绵、珍宝。

渐台四星。一曰在织女东足。

临水之台，主晷漏、律吕。旁五星曰辇道。〔一曰在渐台、织女东北。〕人君嬉游之道。〔织女、渐台、辇道，元在天弁下。〕

九坎九星在诸国南，主沟渠之事，以主水旱。

须女四星，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又为天之府藏，掌环佩帛布、列后妃御服、妇功之域。

其北曰璃珠，后宫之府藏，主天下后妃，环佩之饰。

败瓜五星，主瓜果。

瓠瓜五星，天子之果园，亦主瓜果。又主后宫阴谋之事。

天津九星。一曰天江，主四渎津梁，所以度神道四方也。

辇东道四星，曰奚仲，主车正。〔元在辇道下。〕

诸国合十六星，赵二星在天田东，南越一星在赵南，周二星在罗堰东南，齐一星在越东，郑一星在齐东，楚一星在郑东北，秦二星在周之东，燕一星在郑之东南，魏一星在楚东北、代二星在秦东，晋一星在燕东，韩一星在晋北，各主地。东瓯在晋北，亦主其地。

璃瑜、天垒城。〔说见虚宿。〕

天钱。〔说见危宿。〕虚二星、冢宰官也，主北方祭、祷、祝。又主死丧哭泣，亦主风雨。

东二星曰司命，主刑罚生算死丧之事。

北二星曰司禄，主增益年德、官禄食料之事。

东北二星曰司危，主骄溢以正下，又主台榭死丧之事。

又北二星曰司非，司过失，司命而下，皆置官也。

垒壁阵。〔说见室宿。〕

虚南二星曰哭，主哭泣死丧。

又盖屋南二星曰泣，主坟墓倚庐哭泣之事。〔元在盖屋下。〕

诸国东三星曰璃瑜。璃、圭衣；瑜，玉饰。妇人之服。

又十三星曰天垒城，主鬼方、北夷也。〔此三者元在诸国下。〕

垒壁阵其南四星曰败臼，主败亡灾咎。〔旧在羽林军下。〕

危三星，天府也。一曰天市。主宗庙宫室，又主营造受藏之事。

坟墓四星，为附座。主兆域死丧哭泣之事，北宫真武。

虚危东南四星，虚粱。主灵庙祀祷之事。

天津旁近河七星曰车府，近河。车舆之府，亦其官，为客馆舍。

南五星曰人星，一曰三卧星。主万民，亦主处夜淫佚。

又四星曰臼。上三星曰杵，皆主春军粮也。

危南二星曰盖屋，主治屋之官也。

又南二星曰泣。〔说见虚宿。〕

诸国东北十星曰天钱，钱帛所聚，军之府藏也。〔元在天垒城下。〕

离宫其北六星曰造父，主御马，亦其官也。〔元在离宫下。〕

营室二星，天子之宫也。一曰直宫，一曰清庙。为军粱之府，又主土工。

天子别宫也。主假藏休息，滋幸之所。

其北六星曰造父。〔说见危宿。〕

次二十二星曰腾蛇，北方水虫，主风雨。

又南六星曰雷电，主雷电。

西南二星曰公土公吏，诀备过失，主土之官。

又南五星曰霹雳，西南四星曰云雨。〔并说见壁宿。〕

垒壁阵西抵虚宿东，近壁宿下，天军营也。〔元在司非下。〕

羽林军四十五星，在室南，三三而居。市在垒壁阵南，主天军，翊卫之象。

其南四星曰败臼。〔说见虚宿。〕

上一星曰师门，主师门候兵。天库之蕃落。

斧钺在师门南，主行诛拒难，斩伐奸谋。

天纲一星，主武帐戈纲。壁东八星，曰八魁。主设机阱，张罗禽兽之官也。〔元在上公下。〕

东壁三星，图书之官，又主土功。

其北十星天厩，主马厩，亦具官，今之驿递也。

北五星曰王良。〔说见奎宿。〕

南二星曰土公，主营造及稼墙，起土之官。

又东八星曰八魁。〔说见室宿。〕

又室南五星曰霹雳，主阳气大盛，击万物。

西南四星曰云雨，主云泽。〔此二者元在土公吏下。〕

又奎南五星曰铁钺，乃芟刈之具，斩刍以种也。〔元在土司空下。〕

西方七宿

奎十六星，曰天豕，一曰封豕。天之库，主兵，所以禁暴横也。又主沟渎，其西南大星曰天豕目，亦曰大将。

其上一星曰附路，阁道之便道路。

天厩北五星曰王良，御车之事，主驾车马。又为天桥，主津梁。又主风雨兵革之事。〔元在天厩下。〕

娄北一星曰军南门，主禁入以防益诈，军营之南门也。〔元在左右吏下。〕

奎南七星曰外屏，主障蔽恶秽，遮拥天溷。

南七星曰天溷，溷养之所。

又南六星曰天仓。〔详见娄宿。〕次一星曰土司空，主水土功利之官。

又官五星曰缺铁钺。〔说见室宿。〕

又东曰天庚。〔说见娄宿。〕

娄三星，为天狱，主牧养牺牲，以给郊祀。亦为兴兵聚众。东西各五曰左右更，左主仁智、陂泽、林薮，小虞之官；右主礼仪牧养，为牧师之官。

北一星曰军南门。〔说见奎宿。〕

北十一星曰天大将军、用武兵之官。中大星，将；其小星，吏；左右星，为旗。

又天溷南六星曰天仓，主藏五谷以待邦用。亦仓官。

又铁钺东三星曰天庾，积谷之所。〔二者元在天溷、铁钺下。〕

胃三星，天之厨藏，主仓库，五谷之府也。又主讨捕诛杀之事。

北八星曰太陵，主陵墓丧死积京也。中一星曰积尸，陵中墓也，亦曰积京。

昴北与大陵分势，九星曰天船，主舟棹水旱之事。中一星曰积水，候水灾。〔此元在鸡石下。〕天阿、天阴。〔说见昴宿。〕

远胃十三星，曰天囷。主给御廪之繁盛，百库之储蓄。〔说见昴宿。〕

毕柄西星，曰天廪，御廪也。主蓄九谷，养牺牲以给祭祀，养膳之事。〔元在月星下。〕

昴七星，天子再月。主西方，主狱事，又主丧。旄头，胡星也。昴毕之间为街。

北六星曰卷舌，主言语枢机之事，谗佞之侯。

中一星曰天谗，主谗佞及医巫。

东南四星曰□石，主磨砺锋刃，亦主阿候，明兵律，盖百工之事。天船、积水。〔说见胃宿。〕

昴东一星曰月，太阴，蟾蜍，女后大臣之象。主刑及死丧事。

昴西北一星曰天阿，类天高，主察候山林妖变。

西南五星曰天阴，私潜谋之事。从天子，亦为弋猎臣也。〔此二者元在大陵下。〕

天廪。〔说见胃宿。〕

又十六星曰天苑。〔一曰在昴、毕南。〕养禽兽之所，亦其官也。

天园。〔说见毕宿。〕

天苑西六星曰刍藁，以给牛马之用。〔元在天园下。〕

毕八星为韬车，主戈[弋]猎边兵，所以备敌寇。

附耳一星，在毕左股下，为附座，主听得失，伺愆邪，察不祥。

又二星曰天街，主道路，天门之外街，为国界。阴阳之所分，三光之正道。街南为华夏，街北为绝塞。

南八星曰天节，主郎将奉使也。南九星曰九州之殊口，主远方通俗传驿之官。

东五星曰五车、柱。各三星，一曰天泉，一曰天林，一曰天榆。天子车舍，五帝座也。主产五稼以候丰俭。西大星为天库神，又曰令尉，主太白、秦、雍，豆也。东北一星曰天狱，神曰风伯，主辰星、幽燕、赵，稻也。东南六星曰天仓，神曰雨师，主岁星，徐、鲁、卫，麻桑也。东南星曰司空，神主填星，主荆楚，黍禾也。西南星曰卿，神曰丰隆，主荧惑，韩、魏，麦也。

车中五星曰天潢，又曰潢，天池也。主河梁津渡之事。

北三星曰咸池，鱼囿，主陂泽、池沼、鱼鳖、凫鹰之事。

五车南六星曰诸王，主宗庙，所以蕃屏王室，审察诸侯。

又南四星曰天高，主望八方云气，观台之象。

参西北九星曰参旗，天子之兵旗，所以尊君之进退也。

又南九星曰九斿，一曰天旗，天号也。司弓弩，变候之候，以灭不虞。

觜北一星曰天关，日月之行，为天门。主关闭，防道路之事。〔此元在觜下。〕

又天苑之南九星，曰天园，囿也。掌蔬菜之官。〔元在天苑下。〕

觜三星，三军之侯，行军之府藏，主褒旅收敛万物。

天关。〔说见毕宿。〕

井西四星曰司怪，主诸灾变而候祥异。〔元在四渎下。〕

车东九星曰座旗，主旗，表尊卑。〔元在五诸侯下。〕

参十星，一曰参伐，一曰大辰，又曰天市，又曰铁钺，又曰天狱，主杀伐权衡，所以平理。又主边城九译。参为白兽之体，中横列三星，三将也。其肩：东北左肩，西北右肩，为左右将。足左为后将军，右为偏将军。故占参以应七将。中三小星曰伐，天之部御也，主戎狄之国。

右足旁四星曰玉井，主水泉，给尉用也。

又南四星曰军井，营之井，给师徒也。

南二星曰屏，以蔽天厕。

屏东四星曰天厕，主圂溷疾病之事。南一星曰天屎，主粪秽。

丈人子孙。〔并说见井宿。〕

南方七宿

井八星，天之南门，为亭候之所，黄道之所经，三光之正道，主水衡、法令、中平之事。钺一星，附井前，为附座。主伺侯奢淫而斩之。南四星曰水府，水官也，主堤防沟渎之事。

又南四星曰四渎，江、河、淮、济之精。

西司怪。〔说见觜宿。〕

东北五星曰五诸侯，一曰帝师，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大史。决断疑狱，戒不虞，理阴阳，察得失。

座旗。〔说见觜宿。〕

井东三星曰天樽。樽，器也。主盛粥以给贫馁。

又东四星曰水位，主水衡。

北三星曰北河，与南河夹东井为南北孤戍，亦曰阴门。又曰胡门，为除户。北戍自首阳台而北，负微垣而东，抵涉貊、鲜以为北纪，为阴国，自戍北，主攻伐之政。北一星曰积水，供酒用之官也，所以给酒食政。

东南一星曰积薪，主外厨烹饪之事。

东北四星曰。〔说见鬼宿。〕

南三星曰南河。与北河为相戍，南河为戍也。一曰阳门，一曰钺，自弘农、函谷绝江汉，南达五岭，循障而东，西抵越、巂、东瓯，两戍之间，得山河分陕之限，是为帝阙。七曜之常道，亦为天街，南纪，为阳国，主礼乐之政。

西南二星曰阙丘，两观也。所以布象纬，列尊卑也。

军市十三星，在邱西，如天钱，天军贸易之市也。市中一星曰野鸡，精主之变怪，野外之郊政，以虞伏奸也。

东南九星曰弧矢，外，矢弓也。一星，矢也。常属天狗、狼星，阴谋备盗贼。又东南曰天杜。〔说见鬼宿。〕次东北曰天狗。〔说见鬼宿。〕

天稷。〔说见星宿。〕西南一星曰老人，主寿考，常以二分候之，春夕没于丁，秋晨见于丙。又曰南极者，非枢极，盖其所属在于极南近北。

天屎南二星曰丈人，主寿考，哀孤独人之象。

东二星曰子，主孝、爱、侍。

又东二星曰孙，占如子。〔以上三者元在下。〕

鬼四星，主观明察奸、天目也。中一星积尸，又曰铁锧，主丧、门祀，诛斩鬼。东南星主积马，东北星积兵，西南星积布绢，西北星积金玉。

井东北四星曰爟，王四时变入，烽燧之官也。〔元在积薪下。〕

又弧矢东南六星曰天社，土地之主，社神也。勾龙之精，上为此星，又主祷祀之官。〔元在弧矢下。〕

次狼东北七星，曰天狗。主守御，吠则应之。〔元在狼下。〕

柳南六星，曰外厨，天子之外厨，主烹宰以给宗庙。

又东南一星曰天纪，主知禽兽齿，医兽也。〔此二者在柳星下。〕

柳八星，亦曰天相。又为鸟啄，又为天库，天之厨官。主庖厨、烹祀、燕饮之事。亦主雷雨土功。

外厨天纪〔并说见鬼宿。〕

轩辕右角，太民。西南三星曰酒旗，主飨宴酒食之事。亦为酒官之旗帜也。〔元在右角下。〕

星七星，天都也，为朱雀头。文明之纻，羽仪之所，主衣裳文绣，又主急兵盗贼。

又北十七星轩辕，一曰东陵，一曰权，主雷雨之神，黄帝之神，黄龙之体，后宫之像，后妃之宫。主内政以弼太微。其南大星，少后也，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少后之宗。右一星，太民，太后之宗。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将也。北一星，妃也，次将也。馀皆次妃之属。轩辕为权，太微为衡，南宫朱雀权衡也。

酒旗。〔说见柳宿。〕

长垣少微〔说见太微垣。〕

东三星曰天相，大臣之象，亦御府官也。

中台东南曰平星，执法平罪之官也。〔元在中台下。〕

中社东南五星曰天稷，〔稷〕之神也，又曰农正。〔元在天狗下。〕

张六星，主朝服之制。又曰，六星主珍宝、宗庙、服用及衣服、饮食、赏赉之事。中四星又主辅臣也。

张南十四星曰天庙，主祭祀天子之庙。

东瓯。〔说见翼宿。〕

三台太尊。〔并说见太微垣。〕

翼二十二星，天之乐府，亦主远方宾客、淮海之宾。

明堂、灵台。〔并说见太微垣。〕

次天庙东南五星，曰东瓯。南越蛮夷之星也。〔元在天庙下。〕

轸四星，辅相之臣也。轸主车骑，又主任载，及风雨死丧之事，出入皆占之。左右辖二星。左辖为同姓，右辖为异姓，主侯王。长沙一星，在于轸中。长沙主寿命。

东七星曰青丘，南方蛮夷之国。

西二星曰天门，天子之军门也。

南四星曰土司空，主界城人民之事。

其直南三十二星曰器府，乐府也。

十二分野

二十八宿，天之列舍，象分于其间，犹有九州分布列舍。众星分布于其间，如地有九州而万物居其内。故古者以列舍纪天之度，而国别为十二次，乃气接于其间。典籍所载入，时见于书，而初未于某宿之某度，应其野之某州，皆不详著。《周礼》则九国土皆有分星而不列宿次之文，其地所载又复不一。班固始备载十二次于篇，说者曰光禄刘向之言也。以配十二分野而后世用焉。考天官之学，传自巫咸、石申、班固、费直、蔡邕、李淳风、一行，其说皆不同。一行作《大衍历考古》，以十道州郡配以参之。然斗牛之分主吴越星辰，西南之星而配在周邦，绵亘万里，至兖州皆郑分；而桐柏正在《禹贡》之豫州，为宋分；而淮泗又在《书》之扬州。占之而应验，如有深义，大抵古今事殊，州郡数易，九分之中，故以角亢郑分为首焉。

寿星之次

角、亢，寿星之次。初轸十二度，外末氏四度内。于分在郑，于辰在辰，于野为兖州。自原武、管城，渡河、济之南，东至封丘、陈留，尽陈、蔡、汝南之地。逾淮源，至于弋阳，西涉南阳，至于桐柏，东北抵嵩山之阳，东涉寿星之次，当洛邑众山之东，次南直颖之间，太昊之墟，为亢分。南抵淮，气连鹑尾，在周之东阳，并无角分。今乃开封、陈留、封丘以内，大河以南，并颖、陈、蔡、光、黄、寿州之西界，皆郑分也。

木火之次

氐、房、心，大火之次。初氐四度，末尾九度内。于分为宋，于辰在卯，于野为豫。自雍丘而东，循济阴分于齐鲁，右四水，达于吕梁，东南抵淮，西接太昊之墟，自商亳负北河，为心分。自丰沛以直河南，为房分，故其下流皆为尾分同占。西接陈、郑，为氐分。今开封之东，亳、寿之东界，徐、济、曹、单，皆宋分。

析木之次

尾、箕，析木之次。初尾九度外，末斗十一度内。于分为燕，于辰在寅，于野为幽。自汉渤海、九河之北皆析木之次。尾星得云汉之末派，海物龟、鱼系焉。故当九河之下流，滨为渤海、碣，皆北绝之所穷，与南相近。故其分自辽水之阳，尽朝鲜三韩之地。在吴越之东，北平、广信、安乾、永静、保定、顺安、保雄、莫霸、大辽之东偏，与高丽皆燕分也。

星纪之次

南斗、牵牛，星纪之次。初斗十一度外，末女七度内。于分为吴越，于辰在丑，于野在杨。自庐江、九江负淮水之南，尽临淮、广陵，至于东海，又逾南河，西滨彭蠡，南至南海。南斗在云汉之下流，当淮海之间，为吴分。牵牛去南河渐远，故其分野自古豫章达古之会稽，南逾领徼，为越分。岛夷蛮貊之人，声教之所不暨，其系之分，淮南之庐、舒、濠、和、滁。其扬、楚、泰、通、无为、两浙、苏、秀、湖、常、润、明、越、处、温、衢、婺，江南之西宁、饶、信、共、抚、筠、袁、吉、宣、歙、江、池、广信、南康、兴国、临江、建昌、福建、漳、泉、福、湖，兴化，南循梅岭，广东、梧、桐、惠、雷、海南、琼、丹、万，皆吴越也。

玄枵之次

须女、虚、危，玄枵之次。初女七度外，末危十六度内。于分为齐，于辰在子，于野为青、汉、济北郡、

东逾济水，涉平阴，至于山翟，循岱岳众山之阴，东南及高密，东尽莱夷之北，复尽九河故道之南，滨于碣石、令、登、莱、济阴滨棣、德、博，皆齐分。

娵訾之次

营星、东壁，娵訾之次，初危十六度外，末奎四度内。于分为卫，于辰在亥，于野为并。自王屋、太行东，尽黄河内之地，北邺东及馆陶、聊城，尽汉东郡域，今开封之白马及大名，卫、濮、曹，皆卫之分。

降娄之次

奎、娄，降娄之次。初奎四度外，末胃六度内。于分为鲁，于辰在戌，于野为徐。自蛇丘南届巨野，东达梁父，循岱岳之阳，以负东海，又滨泗水之东，又东南抵淮，并淮水而东，尽徐夷之地。奎为大泽，在娵訾之下流，其地直距东阳，滨于淮泗东北，负山为娄、胃之墟，乃中国膏腴之地，百谷之所阜也。胃星得牧愚之气，与翼之地土同占。今桂、沂、淮海、泗阳、利国，故皆为曹。

大梁之次

胃、昴、毕，大梁之次。初胃六度外，末毕十一度内。于分为赵，于辰在酉，于野为翼。自古魏郡浊漳东及清河、信北，及中山、真定，又北众山，尽代郡、雁门、云中、定襄之地，北纪之东阳，表里山河，以蕃屏中国，为毕星之分。循河之西，尽塞垣，皆古旄头之国，为昴之分。冀北之土，马牧之蕃庶，故天苑之象存焉，皆赵之分。

实沈之次

觜觿、参、伐，实沈之次。初毕十一度外，末井十度内。于分为晋，于辰在申，于野为益。自太行以西，尽河西之地，其地上直天关，其南曲之阴，在晋地，众山之阳；在秦地，众山之阴。阴阳之气升，故与

井星同象。参、伐，戎索，为武政，故当河东尽大夏之墟。上党次居下流，与魏相接，为觜分。今太原、河中、晋、绛、解、泽、辽、忻、隰、岚、石、大同、武胜、火山、保德，大辽之西偏，夏国之东，皆为晋之分。

鹑首之次

东井、舆鬼，鹑首之次。初井十五度外，末柳八度内。于分为秦，于辰在未，于野为雍。自汉之三辅及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陇抵[坻]，自河尽巴、蜀、汉中之地，乃西南夷犍为越巂、益州郡，极南河之表，东至牂牁。东井居两界之阴，正当雒之西北。鬼居两界之阳，故汉中东尽华阳，与鹑东相接，当雒之东南。鹑首之外，云汉潜流而未达，故狼星分野在河、江上原之西。今陕西之永兴、凤翔、陇，并丹、同、华、耀、延、鄜、环、庆、泾、成、阶、岷及四川之成都、兴、元、嘉、泸、涪、黔、合、夔、万、龙、文、兴、利、巴、阆、云、井、大宁及西夏之西，尽四川之西，尽西南夷之地，云滇南皆秦分。

鹑火之次

柳、七星、张，鹑火之次。初柳八度外，末张十六度内。于分为周，于辰在午，于野为三河、周分。自河之南，西及函关，逾南纪，达武当、汉水之阴，尽弘农郡。柳在舆鬼之东，又接汉原，故当商雒之阳，接南河上流。七星上系轩辕，得土行之正，故为河东之分。张直河南、许、汝、邓、光、陕、信阳、新郑，皆周分也。

鹑尾之次

翼、轸，鹑尾之次。初张十六度外，末轸十二度内。于分为楚，于辰在巳，于野为荆。自房陵。白帝而东，尽汉之南郡、江夏，南达庐、江南诸郡，滨彭蠡之西，又逾南尽郁林、合浦，翼星与咮张同象，故当南河之北；皆在天关之外；故当南河之南，轸中一星长沙，逾岭徼而西南，皆东瓯，青丘之野。今襄阳、蕲、

黄、澧、潭、岳、鄂、辰、沅、柳、道、柳、连、归、峡、柳、象、融、浔、贵、宾、钦、廉、洞夷络貉，皆楚分也。

天干地支

乙为东夷；，甲为齐南；，丙楚；，丁江淮、海岱；，戊为中州及韩、魏；，已方西夷之国，庚为秦；，辛为华山；，壬为幽燕；，癸为恒山以北；，子为周；，丑为翟魏，亦为辽东；，寅为楚；，卯为郑；，辰为晋邯郸、赵地；，已为卫；，午为秦；，未为中山、梁、宋；，申为齐及晋魏；，酉为鲁；，戌为楚及吴越；，亥为燕；，岁、月、日、时灾祥应地，皆同系焉。

土圭影

九州之在，必有所中。前古法制无闻，惟《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浅，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万物阜安，建王国焉。匠人建国，水地以平，四直系绳，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考日中之景，夜考中星以正朝夕。梁祖景烁错综经法，先验昏旦，定刻漏。乃立仪表于准平之地，名曰南表；，中更立一表于南表景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极枢，而立北表，令参相直，皆以绳准定。若表直者，乃立表之地当子午之正。每看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东则立表之处在地中之东，其西亦如之。取三表相直者为地中之正。又于二分之日候，日始东方半体见时，乃立表于中表之东，名曰东表。待日入西方半体，乃立表于中表之西，名曰西表。皆令中表与日参直，东西二表朝夕皆要与日相直。若三表影直，即是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南，则直表处在卯酉之南；差北，则卯酉之北。进退南北，求三表直东西，则地居卯酉之中正也。测景一寸，即地之一千里也；，影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也。以颍川之阳城为地之中。所谓土圭之表，尺有五寸，立八尺之表。夏

至影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汉儒日入表尽测影，冬至长一丈且三尺一寸四分，夏至一尺五寸八分，春秋二分著七尺三寸六分。始著于书，而余气并未有论。

天　占

夫天地之道，运动不息，而覆育万物者也。不失厥中，则四序应而寒暑时，品物用生。故圣人法天道而顺至理。

若天忽变色，是为异常，四夷来侵，当有兵起。

天裂是谓阳不足，臣民乱而君道失，土将分裂。

天鸣有声，人主忧惊，而百姓劳恐，失厥上。

天火自焚，是谓火不炎上，以其信道不笃而尚虚伪。修宫室无度，则厥灾见，焚烧宗庙。

若乃雨血，乃天见其殃，不肖者不得久处其位，其灾兵起。

若雨肉，则为臣不得享，当有大变。

雨土，乃为黄眚，乃为土失其性而民劳，或不肖者禄。

雨雹，则为阴胁阳。盛则为雨，阴迫阳则转而为雹。若阴盛而成雪，阳薄之乃散而作霰，阳胁阴也。皆为政有所胁。

若雨石，为信不施，诈妄兴，下居上，凶。

石坠地近尺余，类鸡卵，两头锐，名天鼓。其分大战，而君吝禄信佞所致，是谓火失其性。

雨赤草，其地民流。

雨毛，则金失其性，邪佞进而贤人去，贵人奔。

雨羽，则君道不通，逆施天下。

雨螽，则骨肉疏而政暴虐。

雨鱼、鳖、鸟，为兵丧，是谓水失其性。

雨金铁，是谓刑狱，为兵灾。

雨钱，则其下乱。

雨骨，是谓阳雨，政令不行，兵起交争。

雷发非时，主在臣专政，女后擅权。

无云而雨，貌之不恭，是谓不肃，灾祸并起。

无云而雷，名曰天鼓，当有暴兵。

雨木、冰，大臣凶，阴气胁木，而雨未降，木先寒，故木冰。

雷发不时，臣为乱。

雨物，是水银，此谓水失其性。

雨灰者，暴政所致。

雨五谷，军乏粮，民饥，赋敛重之所致。雨绩者，麻谷之类也。其分大饥，民流亡，兵起，妄诛杀之所致。

兹谓不法厥灾。霜夏，杀谷；秋，杀五谷；冬，杀麦。

诛不仁，兹谓不仁。夏先大风雷，冬先雨降，乃陨霜而生芒角。

贤者遭害，则霜附木不至地。佞人依刑，兹谓私贼，则霜在草根，降霜土隙间。不教而诛谓之虐。其

霜在草木，降霜非时，迫近之象。

一曰：夏雪，臣作乱。雨木，多风，五谷伤而民危。雨粟，乃不肖者录。雨冰，水失其性，其下大疫。降雨罗其下，君长凶。雨杵臼，雨筋，并为饥。雨丝绵，并为兵丧。雨蘖，君有阴。雨土，多阴谋。雨釜，人相食。物如小钱许大，从地中生，如麻黍粟，名雨甑，岁穰。雨膏如出，辅臣贪，将帅败。

雨露者，物色黄白，名曰爵锡。不出三年，大凶。又曰，下当有变。雨物人莫能识者，皆为兵起。天忽昼夜阴晦，有阴谋。

地 占

地本有阴阳而生万物，其形至厚，其德亦至静，定而不动者也。若忽震动，是谓臣强。阳伏而不能出，阴之迫而不能入，阴有余也。

若外戚擅权，后妃专政，则为变异。小人用，下有谋，及民扰劳，则地震，并为兵饥。又春动，岁不昌；夏，君忧；秋则兵起，冬则土功兴。若牛马禽兽奔惊者，天子恶之。若动于宗庙宫庭，或动不已，国有叛。臣谗佞，大臣数动诛伐不以理，而上下不相亲。

辰在亥子，或秋行冬令，则地裂。乃士民分离，大臣专恣，下叛上，进不肖，退贤人。若裂有声，四方不宁。大兵起，国失厥土。

若土忽陷，乃专在臣。民人离散，亦为失地。

若地火然者，火为阳精，地为阴主。若然者，越阴之道行阳也，政伤而不克之象。臣专忠，而终以自害也。

地忽生毛，为金失其性，人将劳从。

山忽崩陷者，所以宣气，公辅之象。乃阴乘阳，弱胜强。崩者，离散之象，此必贤人去而佞人进也。

山或陟动，是谓皇之不极，禄去公室，赏罚出于私门矣。

若山鸣，乃有大乱。

若土涌山出，即阴盛下，人将起，地主失土。若好治宫室，饰台谢淫乱，而疏父兄，则不成，谓土失其性而为灾也。

太阳

总叙

日者太阳之精，而成象光明盛实，布照四方，出则天下明，入则天下晦，万物不能观其体，犹至尊之不可窥逾，有人君之象。若明王在位，群臣修职，天下太平，人民丰乐，则日抱珥重光而阳景辉耀；人君有瑕，必露其虐以告示焉。

其所经行，谓之黄道。常以一昼一夜东行一度，经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谓岁周。冬至之日，日行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极一百一十五度少强，为极疾，日行一度强。自后积疾，经八十九日弱，至春分日，当赤道之中，与黄道相交，去北极九十一度少强，日行一度半。自后入赤道，其行渐迟。经九十四日弱，至夏至之日，在赤道内二十四度，去北极六十七度少强，为极迟日弱。自后益迟，经九十四日弱，至秋分日复当赤道之中，与黄道相交，去北极九十一度少强，日行一度半。外黄道外，其行渐疾，经八十九日，复会冬至之日，为一岁。盈缩迟疾而有不及周天之数者，历家为岁差矣。

十焊气

《周礼》十辉气，曰祲，曰象，曰监，曰镌，曰暗，曰瞢，曰弥，曰序，曰隮，曰想。传云：祲者，阴阳之气

浸淫相侵，抱珥背氿之属，如虹而短，皆为祲。象者，云气成象如赤乌夹日以飞之类。镌者，日旁气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觿。监者，云气临于日上。暗者，日月食。或曰光脱。瞢者，瞢瞢不光明。弥者，白虹弥天而贯日。序者，气如山在日上，及云气作，冠珥背璚，重叠在日旁，如次序。隮者，晕气也。或曰虹象。想者，谓气五色形想：青，饥；赤，兵；白，丧；黑，忧；黄，熟。或曰：想，思也。赤气如人狩之形，可想思而知吉凶。推而广之，则曰旁气，象云物，其类既多，各随形色，以知吉凶。

日旁气

气黄曲向日为抱。当日子孙喜，臣下忠，邻国来降。黄者土，火之子，气横在日上，形直微起为戴。戴者，德也。推戴福佑之象，主国有喜。人臣德至于天，则有之。

一珥在日傍者为喜。两军相当，军须和解，所临者喜。所在之方无军，则为拜将。

两珥者，气缩小，在日左右，主民寿考。珥常扶日，如民不失天常。三珥黄白，女主有喜。黄，喜；白，丧；赤，兵；青，疾；黑，水。四珥，天子有子之庆。

又气抱在日上为冠气。主冠带之象。当立侯王，建封亲戚，国当有喜。气小而日下向上曲者为缨，为得地之喜。气小半晕在日上，日负，为得地，为喜。在日上为承气，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黄气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其喜，且得地。日未出而上有黄气，如半晕状，白日，人君有德令。气如履在日下为履，又曰气直立在日下亦为履气。主内外宁吉，喜气也。

日瑞应

凡日之应：主于君而司阳，人君德政皆得，则日色精明而扬光；扬光者，光异于常也。五政不失，政令必行，阴阳和顺，则光黄而明。君有盛德，朝有善政，则行中道，躔次不差。君德应上，天下和平，人君

王字，曰中王字也。圣人在位，群臣奉职，则乘土而王。

其政太平，则无色无亏，五行之色备，其光耀不止于一也。若人君有德，天下大丰，则有四彗。彗者，其光芒出入彗也，天下大庆。一岁再赦，则有二彗。有封禅之庆，则重重有光，而其外一重，亦谓重光。人福昌有寿，则有黄。天下太平，则其芒如举火。外国入贡，则有二黄人守之。君圣臣贤，天下顺心，则气龙、凤、龟、鹤等形围抱之。人主宫中有喜。

五星占法

岁星占

岁星者，苍龙之精，主福德也。色青，东方，木，甲乙，皆配之。五常曰仁，五事曰貌，于官曰大司农，分主齐，主五谷，营室曰清庙，于卦为震，其类风雷，而风雷为号令，风动雷震动，人君之道也，故象主德焉。又司人君、诸侯之过。若人君之行德政，貌恭肃，星则光盈满大润泽，而降福祥，人主寿昌，五谷丰登，天下安而四夷服，其分丰乐，从谏则如度，酷乱恣情，谗臣竞进，则失度芒角，君道不昌，百谷不登，庶士不宁，天下兵起。

当春时必顺少阳，施德令，率百官行赏赉，以及兆民，顺天象，授民时，树嘉谷，务农时，修封疆，相地置，以道民命；祀山林，禁伐材木；命有司发仓廪，赐贪乏，赈饥继绝；开府库，出币帛，周给天下；勉励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则星无变异。政缓不行，急则过分，逆则占。仁亏貌失，逆春令，伤木气，罚见岁星。

春行夏令，则荧惑之气干之，星乃变。赤、芒角，则雨水不时，草木旱落，国时多恐，大旱，暖气早来，虫蝗为害，人多疫痢。或时雨不降，山林不收。

若行秋令，则太白之气干之，色白无光，人多疾疫，飘风大雨骤至。黎莠与蓬蒿并生，国有大水，灌侵

我境，征伐大兴。若行冬令，辰星之气干之，色黑水涝为败，霜雪大盛，百种不如，阳气不胜，麦乃不熟，热气时发，草木皆肃。

星之行，初与日同度，曰合伏。光伏日下经十六日八十分，行度八十分，去日十三度外，乃晨见东方，而顺。顺二百一十二日，行十八度十二分而留。二十四日而退，退四十六日六十四分，行五度一十八分，与日对其前为前期，后为后期。又入退四十六日六十六分，行五度一十八分而留，留二十四日然后顺，顺一百一十二日，行十八度三十分，去日十三度乃夕伏于四方。经十六日八十分，行度八十分，复与日轨同度而合，积三百九十八日十八分为伏见一终之，计行十三度六十三分与距合，周而复始。

荧惑占

荧惑者，朱雀之精，色赤，南方，火，丙丁，皆配之。五常曰礼，五事曰视。于官为执法、鸿胪、司空、司马，分为吴越、楚，于卦曰离，具物之常动而不静者、大者。心为明堂，则为朝庙也。其类为火。又详臣之过，及矫亡乱妖孽之成败。主察，为内有丧死。

当夏之时，人君修德荧惑之政，则君臣父子咸得其序，不失礼节，道合相赞，俊杰遂，贤良举，行爵出禄必当其位，挺重囚，出轻罪，则荧惑顺轨而无变异。主明察，燔烧积，荡除馀气。故星行疾于木而象礼官，缓则不忠，急则不仁，违道则占。礼亏，视貌失道，夏令伤火气，则罚见于荧惑。当审狱情，以罚四方。若夏行秋令，则太白之气干之，其星色白而昧，若雨数来，五谷不熟，草木早落，菜实不成，人伤于疫。行春令则岁星之气干之，色青而变，则蝗虫为灾，暴虫来格，莠草不实，五谷晚熟，麦稼时起。行冬令则辰星之气干之，色黑而怒，则草木早降，水败城郭，冻雹伤杀，暴兵来至。

其星之行与日合度，合伏于日下，经六十九日，行四十九度，行二十度外晨见于东方。而顺行，顺二

百七十八日中行六十度五十王分而留，又十三日而退，经二十八日九十六分，退行八度二十一分乃与日对其前为变，又二十八日九十六分，退行八度二十一分而留，留三十三日而顺，顺二百二十八日六十三度五分，去日二十度内乃夕伏于西方，经六十九日，日行四十九度，复与日轨同度而合。积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一分为伏见一终之，计行四百一十四度六十六分与矩合，周而复始。失位则下降为儿童歌谣嬉戏，及明为木备而雨至。

镇星占

镇星者，勾陈之精。色黄，中央，夏季，土，戊己，皆配之。五常曰信，五事曰思。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机，南斗为大室宗庙也。于卦有坤、艮，其行最迟，象地与山之不可移易，女后之象也。

人君当于季夏之时祀宗庙社稷之灵，为民祈福。行令必信，配天成功，象地之载，以成百谷。不入山林斩伐，不可兴工，不可合诸侯，不可兴兵众。

若季夏行春令，则岁星之气干之，其色青，无芒角，其岁不实，多风咳，人多迁徙。行秋令，则太白之气干之，星乃变白，则兵起，水涝，禾稼不熟，乃多灾。行冬令，则辰星之气干之，星变黑小，风雨不时，鹰隼悍鸷，四鄙入堡。

星之行始与日同度，合伏日下，经十八日三十四分，行二度三十四分，去日十六度晨见于东方。而顺，顺八十四日，行四度七十八分而留，留三十六日八十八分而退，退五十日七十分，行三度五十八分而留，留三十六日而顺，顺八十四日七十八分，去日十六度内乃夕伏于西方。经十八日三十八分，行二度三十四分复与日轨同度而合，积三百七十八日八分为伏见一终之，计行十二度八十三分与矩合，周而复始。失位则下降为老人妇女。

太白占

太白者，白虎之精。主刑戮、杀伐、威势、断割。色白，秋，西方，金，庚辛皆配之。五常曰义，五事曰言。于卦曰乾、兑，于官为大将军、大司马；至大臣，其号上公。其行最急，缓则不出，急则不入，逆则占。是以用兵先占太白。太白进退，以候兵，高、卑、迟、疾、静、躁、见、伏，用兵皆象之，吉。得其时，色白大而光润，行无错逆，其下兵强，可以攻守他人。圆大黄润，以好事。

人君于秋时，当时顺少阴以行德令，乃命将选士励兵，简敛俊杰，专任有功，以伐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被远方。修法制书，修方，修囹圄，具桎梏，断薄刑，决小罪，其分数失政教，则太白失行经天。义亏言失，逆秋令，伤金气，则罚见太白。秋行冬令，辰星之气干之，其星黑色而大，有芒角，阴气大胜，介虫、夷戎、兵乃来，其灾数，近冬雷见先行，国多盗贼，边境不宁。行春令，则岁星之气干之，其星色青而昧，阳气复还，五谷不实，秋雨不降，草木不荣，暖风未至，人气懈惰。行夏令，则荧惑之气干之，色赤而怒，国多水灾，寒热不节，人多瘤疾，蛰虫不藏，五谷弗生，冬殃败，人多嗽嚏。

星之行与日同度，合伏于日下，经三十八日半日，行四十九度半，去日一十度外，则夕见于西方为夕顺，顺二百九十九日，行二百五十二度为夕留，留八日为夕退，经十日九十五分，退行五度五十八分，去日九度，乃夕伏，五日退行四度，复与日同度为合。其前为前变，其后为后变。又五日退行四度，去日九度外，则辰见于东方。退经十日九十五分，退行五度五十分为辰留，留二十八日乃晨顺，总三百二十九日半，行二百五十度，去日九度内复晨伏，又三十八日，行四十九度半复与日轨同度，积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计行五百八十三度九十分，名为矩合，周而复始。其失伍，则下降为壮夫，处于林麓。

辰星占

辰星者，玄武之精，宰辅廷尉、褊将之象。其色黑，冬，北方，水，壬癸皆配之。五常曰智，五事曰听。分为燕、赵、代，七星为员官，则其庙也。于卦为坎，以其行速于太白，缓则不出，急则不入。非时则占，为盗，为阴，主杀伐战斗，刑法得失。亦为蛮夷之星。欲其小而明则吉，小而愦，地大动。动而光明，则刑狱繁；若光明与日相近，其分大水。色虚白，有大丧，人君当之。

冬时宜顺冬令盖藏，谨循行积聚，无有不敛，相城郭，戒间阎，修关闭，备边境，谨关梁，塞蹊径。若人君失德非道，辰星失度。智亏听失，违冬令，伤水气，则罚见辰星。若冬行春令，则岁星之气干之，色青。冻不密，地气上泄，人多流亡，虫蝗为败，水泉咸竭，人多疫疠，旷夫多伤，人多固疾。行夏令则荧惑之气干之。色赤，小而昧，则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其分乃旱，雷发先声，水潦为败，时雨不降，冻冰消释。行秋令，则太白之气干之，其色大不明。霜雪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冰雪杂下，瓜瓠不成，国有大兵，白露早降，介虫为妖，四鄙入堡。不救，则必逆乱为谋。其救也，明赏罚，审法度，勿放肆，求贤良，广思虑，则星辰顺度，春不晨见，秋不夕见，此其常也。晨有见则高大，势必然也。

其星行始与日同度，名合伏。经一十六日三十分，去日一十四度外，夕见于西方而顺，顺三十六日，行三十六度而留，留三十日，去日二十一度内为夕退，复经十三日九十四分，行八度六分复与日同度为顺合。其前为前变，其后为后变。又十二日十四分，行八度六分乃晨留，去日二十一度晨见于东方，三日乃晨顺。经二十六日，行三十六度复与日同轨同度而合，积一百一十五日八十八分，计行一百一十五度八十八分与矩合，周而复始。其行常附于日所在之分，有权智，用兵革。失位，则下降为妇人。

五星总占

五星者，五德之主。昔人以谓其行也，象人臣以序，不敢乱常。犹月之弦望晦朔，或入黄道里，出黄道表。故岁星修仁，荧惑修礼，填星修信，太白修义，辰星修智。从之则喜，逆之则怒。以断其形，明五色之变，以知吉凶。

若王者玉历不正，诸气不和，五音不调，则荧惑出入不常，太白逆行昼见，是谓大凶。五音和则五星如度，太白不经天荧惑不逆行，不反明，五星皆顺度。秦历始有金火之逆，甘、石并时有差异，汉初测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魏末张子信学术精通，三十余年专以圆仪测候，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里迟疾盈缩，五星见伏。见伏向背，东行曰顺，西行曰逆。顺则疾，逆则迟。通而率之，经东行。不东不西曰留，留与日相近而不见曰复，与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逆、顺、掩、合、犯、凌、变色、芒角，凡其所主，皆依时政五常、五官、五事之得失而见其变，迟疾皆有常数。

五星杂占

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顺时应节。色变青，比参右肩；赤比心大星，黄比参左肩，白比狼，黑比奎大星。不失常色而应其央者，吉。色害行，凶。所去所宜之辰，其分得位。岁星以德，荧惑以礼，填星有祸，太白兵强，辰星阴阳合。所行所宜之辰，顺其色而有角者胜，其色变者败。居实有德也，色胜位；行胜色，行尽胜之。

木、火、土、金、水五星守其子，则阳气不足，岁多水灾，民饥；守其母，有阴谋者必败，或曰阴气不足，水灾。守所胜，贼；役击，强凌弱，众暴寡，多盗，兵起。若圆而色变白，丧，旱。赤则中不平，为兵；青为夏水，黑为疾；黄。若用角，亦占其色。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哭泣之声，青兵忧，黑角水困，穷兵

之所终。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宁，歌舞以行，不见灾疾，五谷丰登。其主时侯以其月，色变则所行失矣。

占　期

五星休时，四序不同，各于其时而为主焉。及其见罚降祥，则大小异其体，并殊其色。或光润泽明争，或暗微芒角凌犯有异，即可消息之。水、火、土有吉祥，则常明。期季月，若主色见祥，则应在合月。福德之祥，以王时在乎合月、王日、王辰。若为不及之祥，则应在冲月。若王月见祥，应在刑月。期发者于所胜之日。金、水二星即以杀月、杀日、时以期远近，刑亦如之。凡灾大，事大而期远，灾小，事小而期近。近即一日、十日，远或一纪十年。论兵杀，论诛戮以刑，论德以德，生死亦尔。

五星期应

五星凶吉期应日数：木星应以木日，又甲乙日。火应火日，或丙丁日。他同。

日月星期灾变应期杀将

日、月、星期十二辰候，其灾变吉凶之期，杀将甲乙日，应在一金，余皆然，以制然也。

二十八宿灾期

二十八宿以十二辰灾变期：星木应在金，以受制言也。又曰木十二，火十三日，土十八日，金八，水十。

五星守犯列舍应期

五星守犯列舍应期：守则在春、在秋前后；冬夏应期法，随气所制前后；夏冬应其法，随气所在制前后；犯乃前春后秋，左冬右夏，应以王处为前，其对为后，左右纵之。又云灾祥发见，应在冲月甲乙日，

有灾期百二十日;丙丁,八十日;戊己,六十日;庚辛,四十日;壬癸,二十日。凡占侯灾变期,应参详大小、灾福、浅深、四时、休王,审而用之。

流星犯五星

凡流星犯岁星也,苍黑,大司农死;赤,岁病饥,黄白,岁乐食足。赤光直穷岁星过,或曰光而锐刺,过害也。黄润行缓,头尾端直,去岁星一二寸灭者,其地有福,四夷来。

犯荧惑,则其下有福,若光明映荧惑者,邻国有大使者至,权威有奸谋。抵则大旱岁饥。冲而无光,其分有忧,岁荒民流。入乃国多谗臣,天子备灾。犯填星,则外奸人或夷狄来。色赤,有兵;黑有水,或有丧。又为民多事。若其星有大芒,色黄,主德昌。无光,其下主有忧。

抵而相去一寸许,凌填星,光润者,其分有德也。入太白,其分军败。无兵,兵起;强国以战,亡。冲而无光,其军忧将死。前后有角,光锐而穿太白,其下有德令。犯辰星,德令施于四方。水官忧,又为大水。夺辰星光者,有外邦使者论得失事。入则天下水,大理御史多死。

《灵台秘苑》析解

占例析解

《灵台秘苑》卷一载有天文学和占星学常用的一些术语，现分别简释如下：

动 『动者，光体摇动。』指天体的光动摇不定。占星家认为有些星如摇动不定，意味着不吉。如附耳。《史记·天官书》说，附耳摇动，有谗乱臣在君侧。

芒 『芒者，光耀生锋芒刺。』指天体发出的光强烈耀眼，有如芒刺。《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光五寸以内为芒。』《晋书·天文志》说，参宿如芒角动摇，则边庭紧急，有兵起。

角 『角者，头角长大芒。』指天体发出的光锐大如角。《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光一尺以内为角。』如《史记·天官书》说：『天一、枪、棓、矛、盾诸星动摇，角大，兵起。』

喜 『喜者，光色润泽。』指天体发出的光润泽可喜，不刺眼。如《隋书·天文志》说：『含誉，光耀似彗，喜则含誉射。』《开元占经》卷六十四：『润泽和顺为喜。』

怒 『怒者，光芒威大，大润泽。』指天体放出的光强烈，如人发怒逞威，但又不是那种刺眼的光，而是非常润泽。《开元占经》卷六十四：『五星光芒隆谓之怒』，『壮大色强为怒。』

疏 『疏者，相离失其常体。』指两星或数星互相疏离，形体反常。

就聚 『就聚者，相近而聚。』指几个天体在天空位置互相接近，如同聚会。如五星聚。《汉书·天文志》：『凡五星所聚宿，其国王天下。』《新唐书·天文志三》：『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武德是唐高祖年号）丙午，镇星、太白、辰星聚于东井，关中分（分野）也。二年三月丙申，镇星、太白、辰星复聚于东井。九年六月己卯，岁星辰星合于东井。占曰：「为变谋。」』

存 『存者。守常得正。』指天体固守其原位置不动。

大 『大者，大于本体。言星则吉，凶星则凶。』指天体比原有的体积有所增大。《汉书·天文志》：『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可视为对『吉星则吉，凶星则凶』的具体说明。

小 『小者，小于本体，吉星则凶，凶星则吉。』这是说，小是指天体比其原有体积显得小了。如是吉星，变小会凶；如是凶星，变小反吉。

亡 『亡者，失其所在。』指某些星突然消失，不在原来的位置上。

出、入 『出者，未当去而去；入者，不应来而来。』入是指某天体不应离开某一位置却离开了某一位置；出是指某天体不应到达某一位置却到了某一位置。例如《新唐书·天文志三》载：『义宁二年(公元六一七年，义宁是隋恭帝年号)三月丙午，荧惑入东井。占曰：「大人忧。」』『(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九月壬申，岁星入舆鬼。占曰：「岁星为贵臣，舆鬼主死丧。」丁丑，荧惑入太微，二旬而出。』

舍 『舍者，二星相近，同处一宿。』舍指两个天体互相接近，同处于一个星宿的范围。又有另一种说法：『舍者，经其宿度而行，舍其宿而行迟。』这是说，某星经过某星入宿度，在那里逗留慢行。

合 『合者，芒角相及而同光。』指两星的光芒互相触及接触。又《荆州占》说：『相去一尺内为合。』《南齐书·天文志下》载：永明六年(齐武帝年号，公元四八八年)『十一月戊午，太白从在岁星西北四尺，同在尾度。又在荧惑东北六尺五寸，在心度，合宿。』又日月五星与宿星同舍为合，意同『聚』。

离 『离者，虽同宿共度，而南北乖隔，光不相及。』指两星虽在同一宿，入宿度也相同，但一南一北，互相隔离，光线互不接触。

徙 『徙者，虽同在宿分，不相停待。』与『离』意义相同，合称『离徙』。

盈 『盈者，超舍大进，过其所常。』《汉书·天文志》说：『超舍而前为盈。』指某星在某一时间内速度较快，越过舍次向前。《汉书·天文志》说：『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为赢。』赢、盈意同。

缩 『缩者，退舍大迟，不及其常。』指某星离开某舍次太迟，情况反常。《汉书·天文志》：『退舍为缩。』它以太白为例说，『日方南而太白居其北，日方北而太白居其南，为缩。侯王有忧，用兵进吉退凶。』

宿 『宿者，经其舍而过往，去不迟也。』指某星经过某舍次，逗留不久。

居 『居者，福德之星在其宿位，光色润泽而迟。』指福德之星，居于某宿位，光色润泽，逗留较久。

留 『留者，住而不移。』指某天体居于某一位置，停留不动。『留』的天体主要指五星。它们从顺行改为逆行，或从逆行改为顺行时，从地球上看去似乎未动，故称『留。』《晋书》载：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四一六年）五月甲申，『岁星留房、心之间。』

中 『中者，东西相当，中无过犯。』指某天体正从某一空间中部穿过。

历 『以次相及而过。』指天体按顺序经过它的舍次。

贯 『贯者，经其中过。』指某天体从另一天体贯穿而过。《南齐书·天文志下》载齐高帝建元四年（公元四五二年）二月辛卯，『白虹贯日。』《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引石氏说：『西入东出为贯。』又引甘氏说：『在下相侵为贯。』

刺 『刺者，在旁过，光芒及之。』指一天体从另一天体旁边经过，光芒相接。

磨 『磨者，傍过而相切。』指一天体从另一天体旁边经过，两天体的边互相切合。

逼 『逼者，旁过逼迫而有间。』指一天体从另一天体旁边经过，两天体比较逼近，但尚有空间，互不相切。

掩 『掩者，蔽而灭之。』指一天体从另一天体经过，遮蔽了另一天体。《宋书》载：宋文帝元嘉十二

年（公元四三五年）壬戌，荧惑犯积尸，掩上将。』

斗 『斗者，二体往返而复合同，二星同处，不辨其形。』指两天体开始互为逆顺而行，然后互相重合，难以区分彼此。又一说：『斗者，离而合，合而离，或相凌。』指两天体时而离开，时而重合，有时互相接触相切。《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引石氏说『相陵为斗』，引甘氏说『倚视离而复合，合复离为斗』，引韦昭说『星相击为斗』，意思均与上所说大同小异。

环 『环者，星行绕之。』《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引郗萌说：『星围宿周围一匝（匝）为环。』指一天体围绕另一天体环行。

绕 『不周曰绕。』『绕者，绕星而过。』绕指一天体从另一天体绕道而过。

凌 『凌者，直往及其体。』《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引甘氏说『在下犯上为陵（同凌）』，引石氏说『在上犯下为陵』，都是指一天体对另一天体发生接触。

勾 『勾者，一往一返如钩。』《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引石氏说『东西为勾』，引甘氏说『去而复还为勾』，引郗萌说『星行如勾为勾』，都是指某天体时而由西向东顺行，时而由东向西逆行，往返的路线如钩。

己 『己者，往返重复，再勾如己。』《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引甘氏说『再勾如己』，引郗萌说『星形如「己」字为「己」』。是说某天体两度逆顺而行，形成的路线如同『己』字。

犯 『犯者，在阴在阳，相近七寸光相接，犯与合同类，犯则为殃大。』这是说，犯指某天体在另一天体的北面或南面相切近，与『合』意思差不多，但程度有区别。在占星家看来，犯比合预示的凶灾要严重。《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引石氏说『五星入度，经过宿星，光耀犯之为犯，』引郗萌说『五星所犯木、火、土、水同度去之七寸为犯，太白一尺以内为犯』，都是说『犯』主要指五星在运行中与某一天体相接触。

乘　『乘者，自上而下。』是说某天体从上方向下方的另一天体靠拢，发生接触。意同『凌』。

触　『触者，两体俱动而直来。』《开元占经》卷六十四：『星相触而止曰触。』指两天体在运行到某一位置发生直接接触。

抵　『抵者，一动一静直相至。』是说两天体，一个运行，一个相对固定，运行者同相对固定者直接发生接触。抵，是到达的意思。《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引郗萌说『直至为抵』，正用此意。又引甘氏说：『星相灭为抵。』则意为一天体掩蔽了另一天体，与『掩』、『食』同义。

侵　『侵者，越理而进，以大迫小，自上而下。』这是说大星不依常规运行迫近小星。《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引甘氏说『未当入度径入为侵』，意为某天体不应进入某宿度却径直进入了，就叫侵。

薄　『薄者，两体相著。』是说两天体互相接近，附著。《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引此说为巫咸说。又引甘氏说：『不于晦朔者为薄。』下注：『虽非日月同宿，阴气隆奄者为薄日光也。』这是说：某天体与日或月同处一宿度，阴气大而久，侵迫日月之光。引石氏说：『不交而食曰薄。』是说两天体并未相交，但一天体掩蔽了另一天体。关于『薄』还有几种说法：《帝览嬉》说：『赤黄无光为薄。』孟康说：『日月无光曰薄。』京房说：『日月赤黄为薄。』都是从天体的颜色、亮度来加以解释。

守　『居之不去曰守，一曰相近也。』是说某天体居于某一位置或接近另一天体，就叫『守』。《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引甘氏说：『徘徊不去其度为守。』指某天体在某宿度范围内徘徊而不离开。《文耀钩》说：『留不去为守。』郗萌说：『二十日以上为守。』『守』与『留』意义相近，但时间程度不同，『守』的时间较『留』长，程度深。

食　『边侵掩而不见其体曰食，亦曰袭。』是指一天体与另一天体相交发生重合遮掩现象。如同日、

月之食。

以上术语，可以适用于五星、彗星、客星、妖星等各种天象。在实际观测和占测时，五星是最重要的观测对象。因而有一些术语是专用于五星的。其中最重要是迟、疾、逆、顺、循、会、聚、从、留、守、凌、犯、掩、食等。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意义相近的放到一起诠释。

迟、疾、逆、顺、循 『迟者，不及常度；疾者，过之。逆者，当东反西，顺者，向东也。循者，依常度与数同。』五星的真运动都是从西向东绕太阳公转，但我们从地上往天空中观测它们的移动，却会看到它运行的方向有时从西往东，有时又由东向西，有时快，有时慢，有时正常，这是因为行星运行的轨道是以太阳为中心形成的椭圆轨道，在地球上观测，要受视差影响的缘故。从地球上观察到的行星在天空中的运动称为视运动。这种运动轨迹不是椭圆形的，而是弧线形的。如图一所示。

前面的很多名词术语都与这种视运动弧形线有关，如『勾』、『已』。不同行星的视运动轨迹形成的弧线也有不同。如图二所示。

从图二可以看出，所谓顺行、逆行、循行、迟、疾，都与这种弧线形视运动轨迹有关。占星家认为只要天下太平，就会五星循度，不会出现逆行的见解。

会、合、聚、从 从字面说：会、合意同。行星的会合，指行星从『晨始见』（即行星在日出前出现于东方天空）到下一次『晨始见』的周期。所以《灵台秘苑》说『会者，一逆一顺，同临一宿，又云光耀相逮』。我国古代对五星的会合周期有详细的观测记录，并且相当精密。聚（也可说『合』）指几个行星聚合在某一星宿或星区范围。《灵台秘苑》说：『聚者，自三星以上。』即是此意。如五星聚于东井。聚也可称『合』，如《晋书》载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三一七年）五月癸未，太白、荧惑合于东井。从，《灵台秘苑》说：『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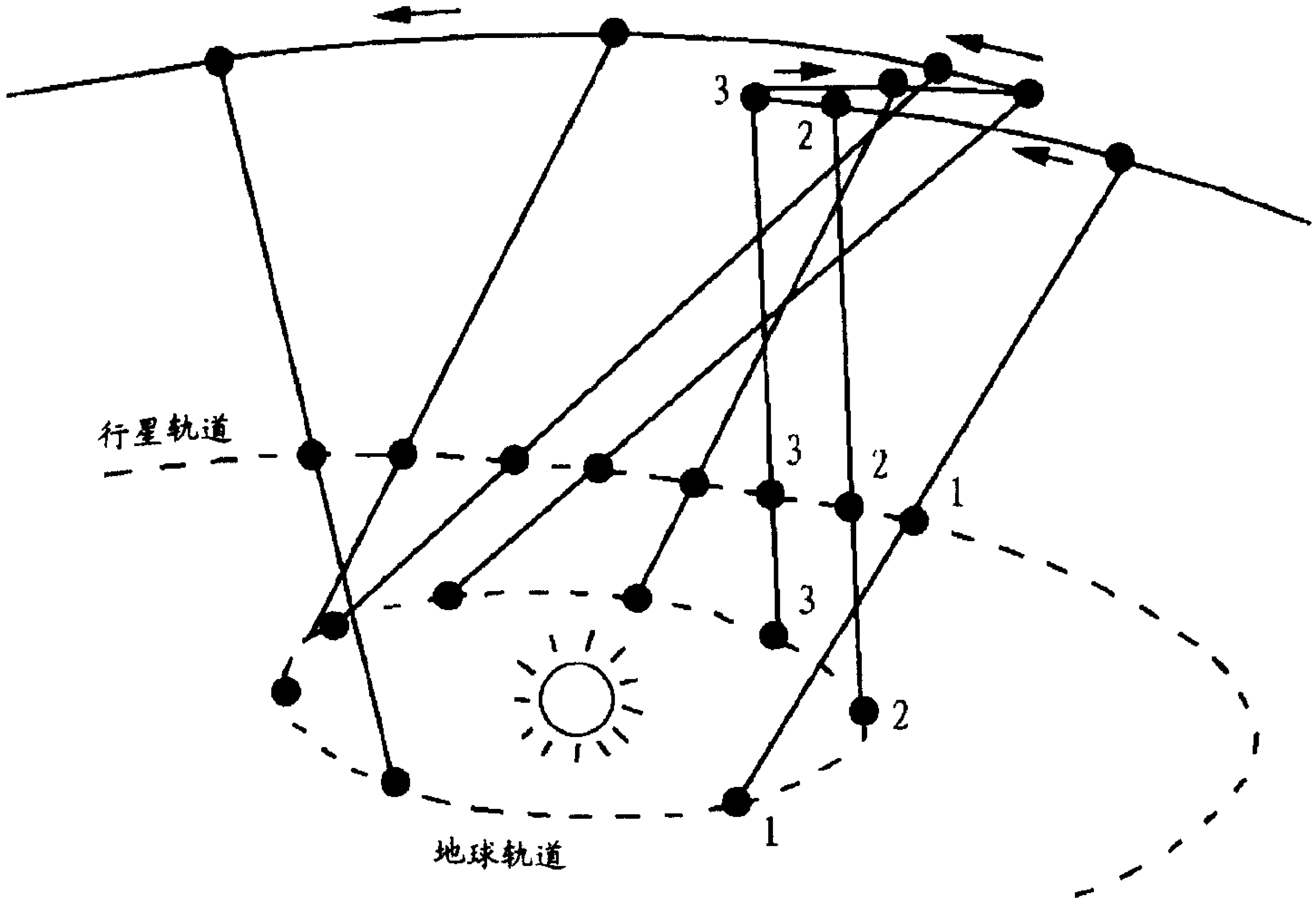


图 1　外行星运动图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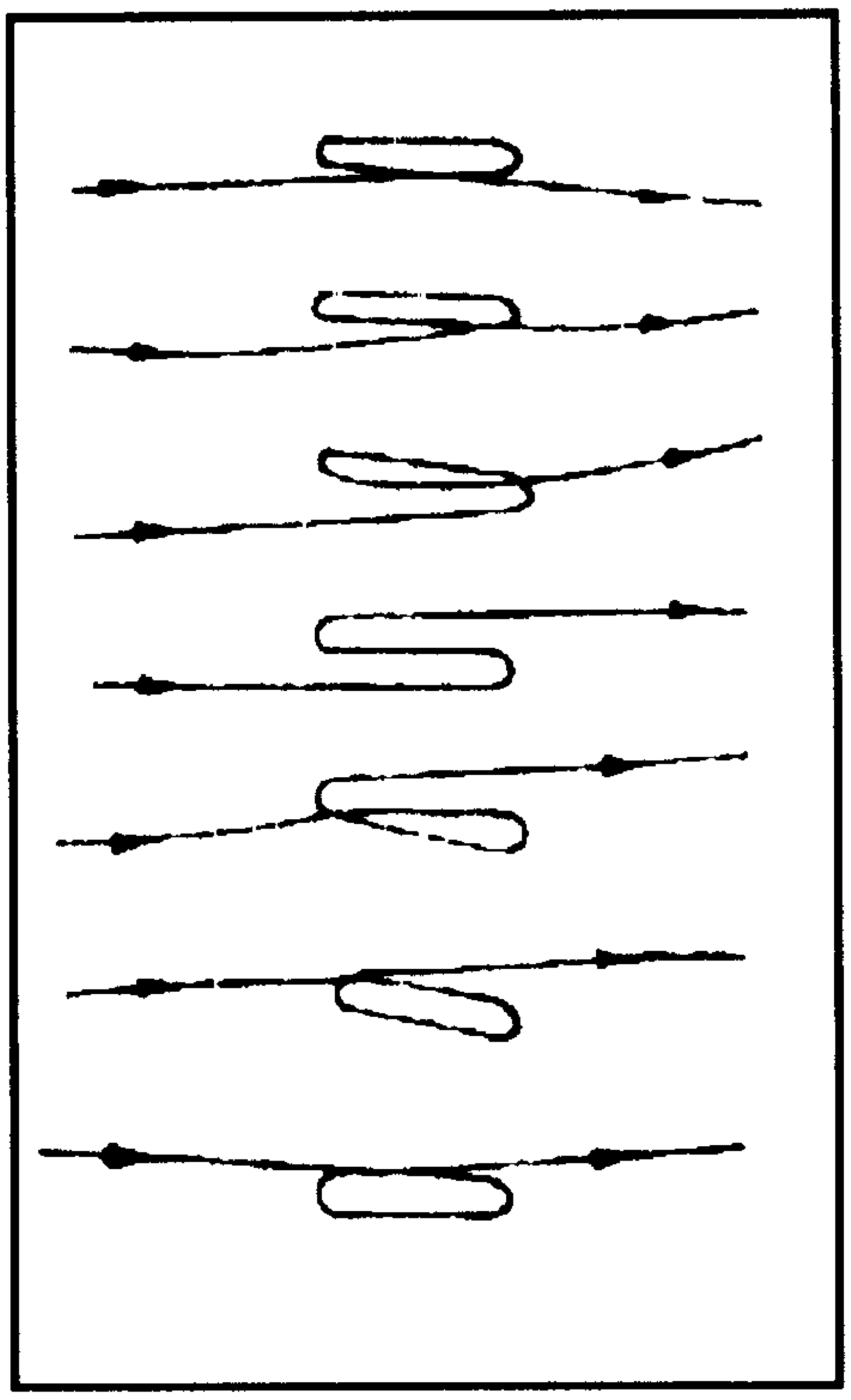


图 2　行星逆行弧线的各种类型

者，迟疾次第相及于一处。』指数星随一星先后抵达某一宿次。《汉书·天文志》引李奇解释五星聚于东井，从岁星说：『岁星得其正度，其四星随比常正行，故曰从也。』又引孟康说：『岁星先至，先至为主也。』

留、守 意义已见前释。行星的留守现象的产生，与它们的迟、疾、顺、逆产生的原理是一样的。由于在地球上观察，人们观察到的行星运动轨迹是弧线形的，当行星从顺行改为逆行，或从逆行改为顺行时，观察时看到的行星似乎是停溜不动的，所以称之为『留』或『守』。

凌、犯、掩、食 可分为两组：凌与犯同义，掩与食同义。凌、犯都是指行星运行到某星宿范围。占星家特别重视五星的『犯』，历代史书对它们都有详细记载。《开元占经》所载五星的『犯』很多，有岁星与荧惑相犯、岁星与填星相犯、岁星与太白相犯、荧惑与填星相犯、荧惑与太白相犯、荧惑与辰星相犯，填星与太白相犯、填星与辰星相犯、太白与辰星相犯，这些都是行星互犯的情况。又有行星犯二十八宿（恒星），如岁星犯角、岁星犯亢、岁星犯氐、岁星犯房、岁星犯心、岁星犯尾、犯箕等等，这些都是行星犯恒星的情况。

分野析解

所谓分野，是占星家为了观测和预卜吉凶的需要，把天上的某一星区或某一星，同地上某一地区对应起来，然后划分成若干区域，叫作分野。某一星区或某一星发生变异，就意味着某一地区将有吉凶祸福之事发生。这样才能使预测更加精密。中国的疆域很广大，各地都经常会发生一些事件，占星家把它们同星宿的变异联系起来，也会更具体，圆通些。分野的划分有很多种，有按二十八宿和十二次划分的，也有根据北斗七星来划分的。较早的划分方法是把十二次、二十八宿同列国对应起来。具体划分情况见表一、二。

十二次	星纪	玄枵	娵訾	降娄	大梁	实沈	鹑首	鹑火	鹑尾	寿星	大火	析木
国	吴越	齐	卫	鲁	赵	晋	秦	周	楚	郑	宋	燕

图表1　十二次与列国对应表

二十八宿	角亢	氐房心	尾箕	斗牛	女	虚危	室壁	奎娄	胃昴毕	觜参	井鬼	柳星张	翼轸
国	郑	宋	燕	越	吴	齐	卫	鲁	魏	赵	秦	周	楚

图表2　二十八宿与列国对应表

二十八宿	角亢	氐房心	尾箕	斗牛	女	虚危	室壁	奎娄	胃昴毕	觜参	井鬼	柳星张	翼轸
十三州	兖州	豫州	幽州	江湖	扬州	青州	并州	徐州	冀州	益州	雍州	三河	荆州

图表3　二十八宿与十三个地区对应表

北斗七星	州
魁星（天璇）	雍州
枢星（天枢）	冀州
机星（天机）	兖州、青州
权星（天权）	徐州、扬州
衡星（玉衡）	荆州
开星（开阳）	梁州
摇星（摇光）	豫州

图表4　北斗星与州对应表

按列国来划分星野，从国名来考察，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产物。但是分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古的时代。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说：

分野创制于巴比伦之古代，以十二宫配十二国土。中国之分野说，以阏伯、实沈传说为最古，大抵当与十二辰同时传来。《帝典》虽为周末儒家所伪托，然其『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之语，与后起之九州五岳异撰，当是古代有此口碑。十有二州当即十二辰所配之分野也。后之分野说，以二十八宿为配，或以十二岁次为配，即此古制之孑遗矣。

郭沫若说分野创制于巴比伦，后来传到中国，这里尚有疑点。但中国古代人很早就有分野的观念，却是有史可查的。郭沫若举的阏伯、实沈的故事，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其故事见前面《占星术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高辛氏就把阏伯迁到商丘（今属河南），主辰（主祭祀大火，即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中的心宿），商朝人就继承了这一祭祀心宿的传统，所以心宿又叫商星。又把实沈迁到大夏（今山西太原），主参（主祭祀参宿，属二十八宿西方白虎之一）晋国人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以参宿又叫晋星。心宿同商人有关，商灭后，宋国为其子孙，故心宿又称宋星，对应地区为宋。参宿同晋人有关，所以十二次中实沈的对应地区为晋，这一故事证明分野的观念起源很早。但是，系统的分野划分，当形成于战国时期。除了把二十八宿与列国对应起来外，还有把它们与十三个地区对应起来的。十三州的划分始于汉代，这是为了与当时的行政区划相适应的结果。十三个地区同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见于《史记·天官书》，具体情况见表三。

分野同北斗七星也有关系。表四是根据《春秋纬》的划分。

由于行政区划历代屡有变更，到了一定的时代，原来的划分用起来就很不方便。而且随着行政区划

划分得越来越细，而预测的范围又越来越广，所以后世的占星家对分野的划分也屡加更改。为了使这种划分不致受行政区划变更的影响，《新唐书·天文志》采用以山河为标志来划分的方法，以求相对的稳定。简介见表五。

有了分野，占星家就根据分野来观测星宿的变异情况，来占卜吉凶。《新唐书·天文志》记载了很多这样的占卜结果，如：

天宝十三载五月，占星家观测到荧惑守心五十多天，就得出占卜结果说：『主去其宫。』十四载十二月，月食岁星在东井，又占出结果说：『其国亡。』根据是：东井，是京师的分野。这一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次年攻入长安，唐玄宗逃亡入蜀。

二十八宿	十二次	山　河
须女虚危玄枵		自济北东逾济水，循泰山之北，东南至高密，东尽莱夷之地，滨于碣石。
营室东壁	陬訾	自王屋、太行而东，至北纪之东隅，北负漳、邺，东及馆陶、聊城，又自黄河、济水之交，经荥波，沿济水而东地区。
奎娄	降娄	自蛇丘、肥城，南到巨野，东至梁父，循泰山之南，以负东海。又滨泗水，东至于吕梁，东南到淮河，并淮河而东地区。
胃昴毕	大梁	自魏郡浊漳之北，东及清河、信都，北据中山、真定，又北逾众山，一直到北方群狄之国。
觜娵参伐	实沈	自汉之河东至上党、太原，西河之地全部，包括西河戎狄之国。
东井舆鬼	鹑首	自汉三辅及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陇坻至河右，西南尽巴、蜀、汉中之地，及西南犍为、越巂、益州、极南河之表，东至牂柯。
柳七星张	鹑火	北自荥泽、荥阳，并京、索，暨山南，至外方东隅，斜至方城，抵桐柏，北自宛、叶，南暨汉东，包括汉南阳广大地区。
翼轸	鹑尾	自房陵、白帝而东，包括汉之南郡、江夏，东至庐江南部，滨彭蠡之西，又逾南纪，包括郁林、合浦之地，自沅、湘上流，西达黔安之东，所有楚地都包括在内。
角亢	寿星	自原武、管城，滨河、济之南，东至封丘、陈留，逾淮源至弋阳，西涉南阳郡至于桐柏。
氐房心	大火	自雍丘、襄邑、小黄而东，循济阴，界于齐、鲁，西泗水，达于吕梁，东南接太昊之墟，包括汉时济阴、山阳、楚国、丰、沛之地。
尾箕	析木	自渤海、九河之北，包括汉时河间、涿郡、广阳及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乐浪、玄菟，以及古北燕、孤竹、无终、九夷之国。
南斗牵牛		星纪自庐江、九江，淮水南，至于东海，又逾南河，西滨彭蠡，南涉越门，迄苍梧、南海，逾岭表，自韶、广以西，珠崖以东，均为星纪之分。

图表5 《新唐书·天文志》的分野划分简表

天象图解

占星家经常观测的天象有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二十八宿（即东方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南方朱鸟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七曜（即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以及客星、彗星、流星等。风雨云气本不属星象范围，但却是占星家观测的重要内容。故这里在介绍上述星象的同时，也附带介绍一点关于风雨云气的知识。

紫微垣

紫微垣居于北天中央的位置，即五宫当中的中宫，又称紫微宫或紫宫。《春秋元命苞》说，『紫』是『此』的意思，『宫』是『中』的意思，因为天神运动，阴阳开合，都在此宫之内，所以叫『紫宫』。古人把紫微宫想像成一座皇宫，其中有由至高无上的天帝太一神以及太子、王后等构成的皇室家族，还有由各种臣僚组成的藩卫机构，俨然一个天国王朝。中宫包括多少星，前人说法不一。丹元子的《步天歌》这样说：

中元北极紫微宫，北极五星在其中。

大帝之坐第二珠，第三之星庶子居。

第一号曰为太子，四为后宫五天枢。

左右四星是四辅，天一太一当门户。

左枢右枢夹南门，两面营卫一十五。

上宰少尉两相对，少宰上辅次少辅。

上卫少卫次上丞，后门东边大赞府。

门东唤作一少丞，以次却向前门数。
阴德门里两黄聚，尚书以次其位五。
女史柱史各一户，御女四星五天柱。
大理两黄阴德边，勾陈尾指北极颠，
勾陈六星六甲前。天皇独在勾陈里，
五帝内座后门是。华盖并杠十六星，
杠作柄象华盖形。盖上连连九个星，
名曰传舍如连丁。垣外左右各六珠，
右是内阶左天厨。阶前八星名八谷，
厨下五个天棓宿。天床六星左枢右，
内厨两星右枢对。文昌斗上半月形，
稀疏分明六个星。文昌之下曰三师，
太尊只向三公明。天牢六星太尊边，
太阳之守四势前。一个宰相太阳侧，
更有三公相西偏。即是玄戈一星圆，
天理四星斗里暗。辅星近看开阳淡，
北斗之宿七星明。第一主帝名枢精，
第二第三旋玑星。第四名权第五衡，

开阳摇光六七名，摇光左三天枪红。

紫微宫的见星图三。

从图三可以看出，紫微宫主要包括：

北极，由太子、帝、庶子、后宫，北极（即《步天歌》所称『天枢』）五星组成。这五星构成以帝为中心的王室。五星中最明亮的就是帝星。北极的附近是四辅，帝星的南面有天乙、太乙。北极东西，是左右垣，左垣由左枢、上宰、少宰、上弼、少弼、上卫、少卫、少丞八星组成，右垣由右枢、少尉、上辅、少辅、上卫、少卫、上丞七星组成，构成两道屏藩，拱卫着王室，在两藩之内，有阴德、尚书、女史、柱史、御女、大理、勾陈（包括六颗星）、六甲、天皇大帝、五帝内座、华盖；在两藩之外，北有传舍，八谷南有内阶、文昌、北斗、天理、太阳守、太尊、天牢、势、天枪、元戈等。这一切，构成了以王室为中心的朝庭机构。在这众多的星中占星家认为与人间治乱祸福相关最密切的有：

北斗：北斗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颗星组成。天枢至天权四星称为『魁』，玉衡至摇光三星称为『杓』。古人常根据北斗来确定季节。《史记·天官书》认为北斗是帝车之象。它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指金、木、水、火、土），节气度数的推移，人间的纲纪，都由它来决定。如果斗星盛明，就会王道和平；反之，人间就会大乱。

文昌：由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司禄六星组成。其中司命主管人间老幼的寿夭。文昌主集计天下事务，为天之六府。

天理，由四颗星组成，如果此四星明亮，以及其中有星出现，则意味着将有贵人下狱，所以取名『天理』，理是执法官。此星又称『贵人之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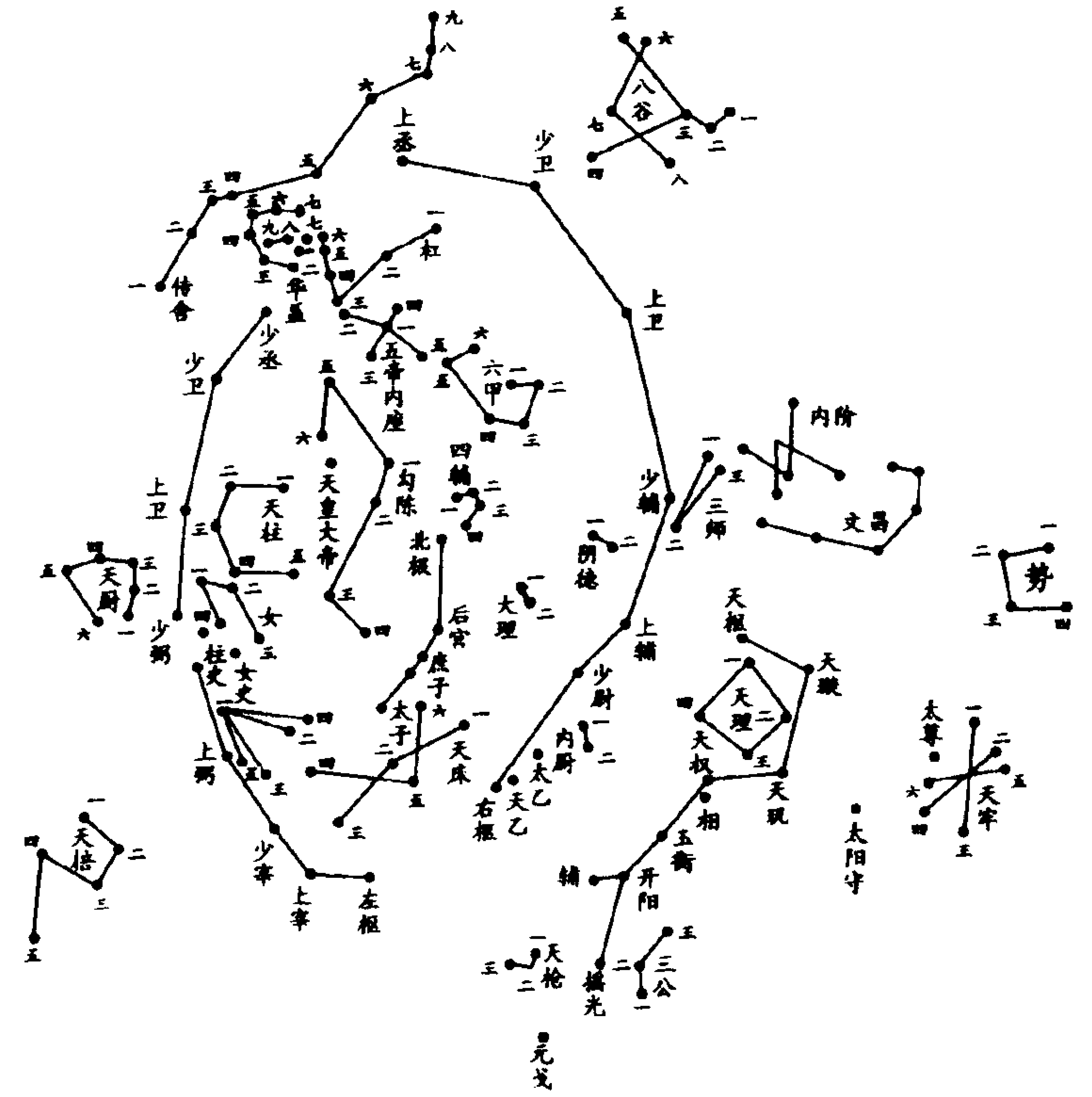


图3　紫微宫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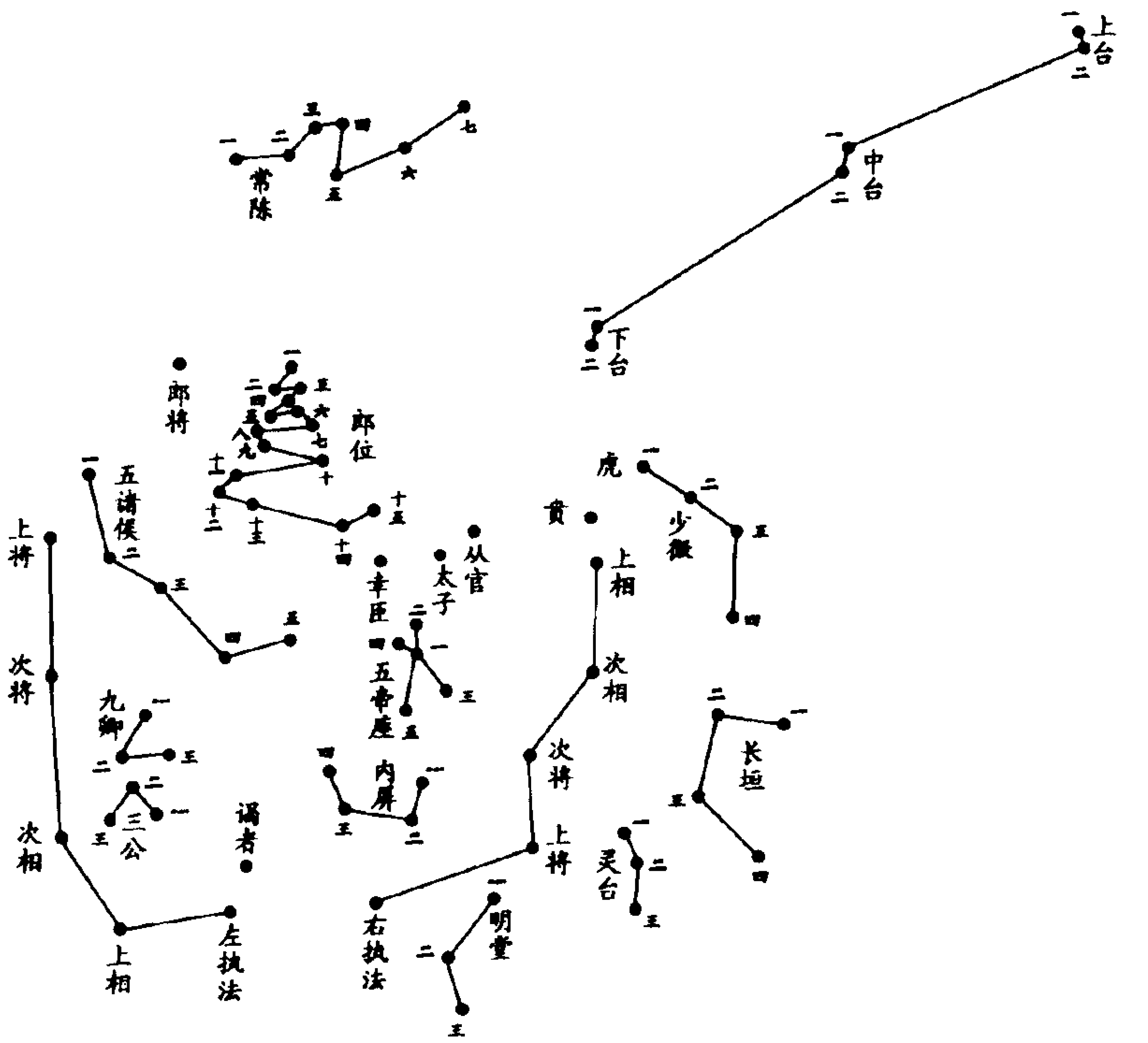


图4　太微垣图

天乙（又作『天一』）、太乙（又作『太一』）、天枪、天棓等星。天乙又名『阴德』，是天帝之神，主战争，掌管人的吉凶。如果它明而有光，就会阴阳和谐，万物成长，君主吉祥；反之，就会阴阳失调，万物衰亡，君主凶危。太乙也是天帝之神，主管十六神，并掌管风雨、水旱、战争、饥荒、疾病瘟疫。如果它不明亮或移动位置，就会有灾祸临头。另有一种说法，说天一、太一主王者即位，它不能暗淡无光，如果暗淡无光，那就会有废立不当的事情出现，导致君位继承人的乏绝。天枪、天棓二星同战争有关，如是它们光芒上射而有角，则意味着发生战争。

太微垣

太微垣在紫微垣下的东北脚。它所包含的星，《步天歌》的说法是：

上元天庭太微宫，昭昭列象布苍穹。
端门只是门之中，左右执法门西东。
门左皂衣一谒者，依次即是乌三公。
三黑九卿公背旁，五黑诸侯卿后行。
四个门西主轩屏，五帝内座于中正。
幸臣太子并从官，乌列帝后从东定。
郎将虎贲居左右，常陈郎位居其后。
常陈七星不相误，郎位陈东一十五。
两面宫垣十星布，左右执法是其数。
宫外明堂布政官，三个灵台候云雨。

少微四星西南隅，长垣双双微西居。

北门西外接三台，与垣相对无兵灾。

太微垣的见星图四。

太微垣主要包括：

五帝座是它的中心。五帝座包含五颗星，中间是黄帝含枢纽，东面是苍帝灵威仰，南面是赤帝赤熛怒，西面是白帝白招炬，北面是黑帝叶光纪。五帝的设置，以黄帝为中心，配以青(苍)、赤、白、黑四帝，显然是受五行学说影响的结果。围绕五帝座的有太子、从官、幸臣，还有五诸侯，九卿、郎将、郎位、谒者等。这些星的东西两面各有五星，组成两道屏藩。东藩是左执法，上相、次相、次将、上将五星，西藩是右执法，上将、次将、次相、上相五星。左执法和右执法之间称为端门。两藩外北有常陈、三台，西北有少微，西南有长垣、灵台、明堂等。太微垣的命名构想与紫微垣有点类似，因此它被认为是天帝的南宫，主要掌管法式武备一类的事。

占星家认为比较重要的星有：

五帝座，必须明亮有光，才意味着天子得天地之心，如果暗淡无光，就意味着天子失位。

五诸侯，由五星组成。必须光明润泽，如某星枯燥无光，就意味某方要发生灾变，大至诛戮，小至流亡。如果这五星动摇不定，就意味着地方诸侯专擅，威逼主上。

少微，由四星组成。这四星分别是处士、议士、博士、大夫，这四星如果大而黄润，就意味着贤人得以提拔，如果暗淡，情况就相反。如果五星犯守，那么就会导致处士处于忧患之中，朝中要更换宰相。

三台，又称泰阶，分上阶、中阶、下阶，故称三台。每阶各有二星。上阶的上星为男主，下阶为女主；

中阶的上星为诸侯三公，下星为卿大夫；下阶的上星为士，下星为庶人。如果三阶平，就会阴阳调和，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不平，就会冬天打雷，夏天降霜，庄稼失收，容易导致战争。如果统治阶级大兴土木，修造楼台苑囿，甚至会引起上阶两星坼坏。对三台的这种看法，影响极为广泛深远。『泰阶平』成了天下太平的代用语，这在古代的诗文中经常可以看到。

天市垣

天市垣在紫微垣下的东南脚。《步天歌》说：

下元一宫名天市，二扇垣墙二十二。
当门六个黑市楼，门左两星是车肆。
两个宗正四宗人，宗星一双亦依次。
帛度两星屠肆前，侯星还在帝座边。
帝座一星常光明，四个微茫官者星。
以次两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
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个贯索星，
索口横着七公成。天纪恰似七公形，
数着分明多两星。纪北三星名女床，
此座还依织女旁。三元之象无相侵，
二十八宿随其阴。水火土木并与金，
以次别有《五行吟》。

从图五中可以看出，天市垣主要包括：

天市垣的中心是帝座。在帝座周围有宦者、侯、宗正、宗人、列肆、车肆、市楼、宗、屠肆、帛度、斗、斛等。宦者是宦官，宗正是宗大夫，是皇族中执政的成员，宗人是与王同宗的贵族。列肆是出售珠宝玉器的市场，车肆是出售各种商品的市场，市楼主管市场价格、法规、货币流通的场所，帛度即尺度，斗是量酒的量器，斛是量谷米之类的量具。在这些星的左右两旁，各有十一星组成两藩。东藩包括、宋、南海、燕、东海、徐、吴越、齐、中山、九河、赵、魏，西藩包括韩、楚、梁、巴、蜀、秦、周、郑、晋、河间、河中。这些星都以地区命名，代表地方诸侯。天市垣的构想，就是天子率领诸侯巡察皇家商品市场。在天市垣两藩之外，还有女床、天纪、贯索等。

占星家认为重要的有：

就整个天市垣而言，市中心星子要众多，市中星多就预示着年岁殷实，国库充实；相反，市中星少，就预示着年岁贫乏，国库空耗。天市众星又不能太明亮，太明亮了意味着市场官刻剥太甚，商人得不到利益；如果闪闪烁烁，若隐若现，则情况相反。

贯索，又名连营，连索，由九颗星组成。牢口有一星，是为门。贯索主法律，禁强暴，是管辖贱人的处所，又名『贱人之牢』。贯索九星如全都显现，就意味着国家刑狱苛繁；全都不显现，就意味着国家刑狱清简。如果这些星闪烁动摇，就意味着杀戮严重。如果贯索中部星虚不现，就意味着要改元。贯索的门口张开，就意味君主有忧，要赦免罪人；如果门口关闭，有星进入牢中，就意味着有人自投法网而死。夜里经常观察贯索星，发现有一星不现，就意味着国家有小喜；有两星不现，就意味着君主将要赐给俸禄，奖赏众臣；有三星不现，就意味着君主德行美好，将要赦免罪人。总的说来，贯索星与国家法令的宽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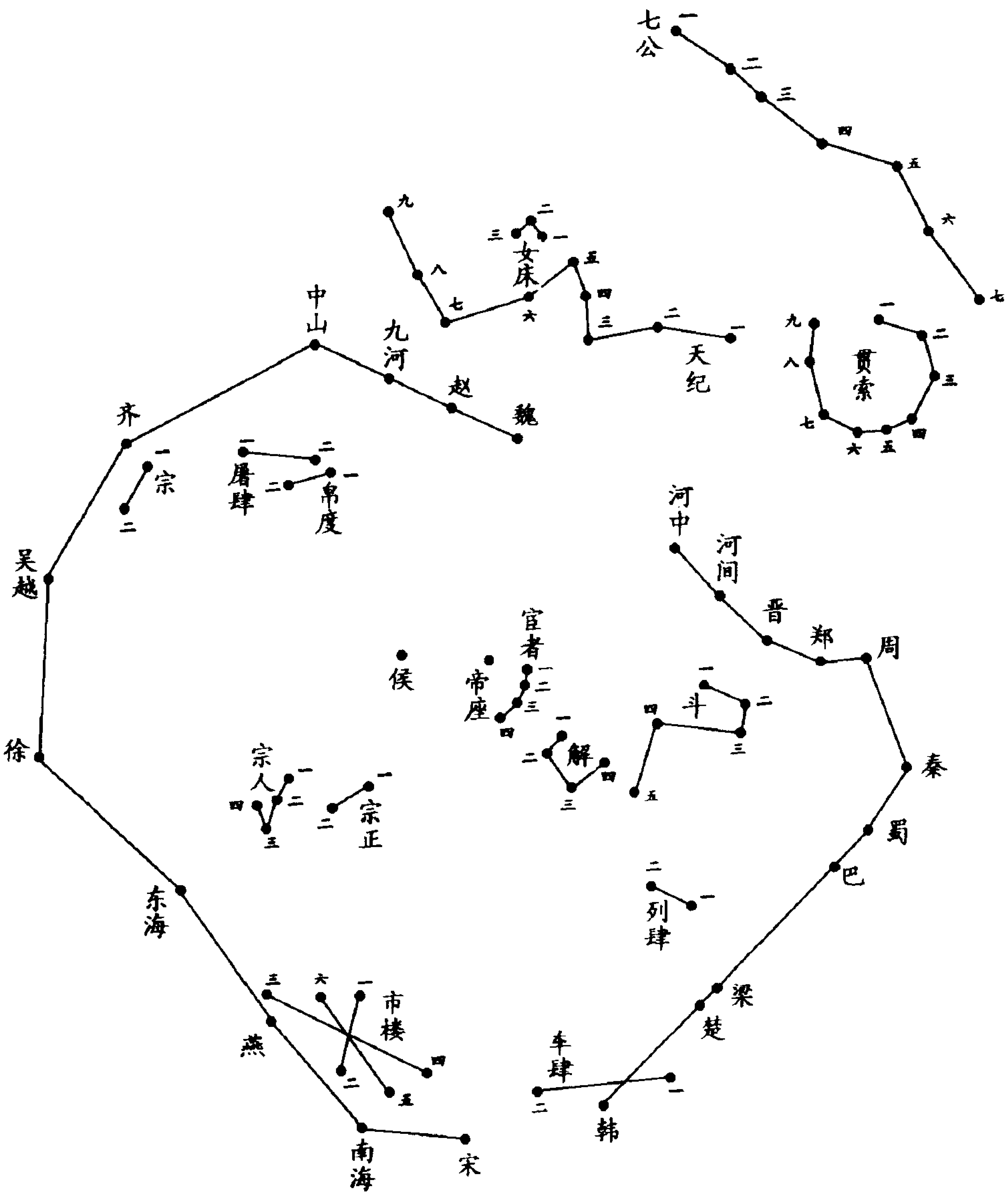

七公
女床
天纪
贯索
中山
九河
赵
魏
齐
宗
屠肆
帛度
吴越
河中
河间
晋
郑
周
宦者
侯
帝座
斗
解
宗人
宗正
徐
秦
蜀
巴
列肆
东海
市楼
燕
梁
楚
车肆
韩
南海
宋

图 5　天市垣图

有关，它是观测普通百姓命运的晴雨表，所以特别为占星家所重视。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指东方苍龙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鸟七宿。苍龙、玄武、白虎、朱鸟是四种动物，称为『四象』。四象的形象在西汉瓦当上就已有了。如图六所示。

把二十八宿分别联想成这四种动物，则如下：

东方苍龙七宿

角、亢、氐、房、心、尾、箕。占星家将角宿想象为龙角，亢宿为龙颈，氐、房为胸腹，心宿为心脏，尾、箕为龙尾。见图七。

七宿的每一宿都包括若干颗星：

角 《步天歌》说：

角两星南北正直着，中有平道上天田，
总是黑星两相连。别有一乌名进贤，
平道右畔独渊然。最上三星周鼎形，
角下天门左平星，双双横于库楼上，
库楼十星屈曲明，楼中五柱十五星，
三三相似如鼎形。其中四星别名衡，
南门楼外两星横。

见星图八。



苍龙



玄武



白虎



朱鸟

图6　二十八宿图

角由两星组成，上小下大，如角，主刑法。角间有两星，名平道，是扫平道路之官平道西面一星，名进贤，主卿相推举贤能。角北面二星，名天田，是天子的籍田，当它们早晨现于东方时，就开始春耕。天田以北有周鼎，占星家认为周朝灭亡后，周鼎于秦代沉于泗水，它的精气应于天上。角南面二星名天门，是朝聘待士的处所。再往南二星，名平，主执法平刑。再往南十星为库楼，其中有十五颗星，三个一组，是库楼的柱；五柱中有四星，是库楼的衡，库楼外有两星，为南门。库楼是藏兵器的处所。

亢 《步天歌》说：

亢四星恰如弯弓状，大角一星直上明，
折威七子亢下横。大角左右摄提星，
三三相似如鼎形。折威下左顿顽星，
两个斜安黄色精。顿下二星号阳门，
色若顿顽直下存。

见星图九。

亢由四星组成，总管天下卿大夫之法，又主病。亢上方有一星，名大角，是天王帝廷。占星家认为这颗星如果光明黄润，就会天下大同。大角两边为左右摄提，各由三星组成，它们正当斗柄所指，可据以定时节，所以又叫『摄提格』。此星是大臣之象，如果它显得很大，色温淡不明，就意味着君主有惊恐。亢南面有折威，由七星组成，主斩杀，决断军狱。折威南有顿顽、阳门，各由二星组成，前主考察民情，根据情节审理刑事，后者主执兵器以戍边。

氐 《步天歌》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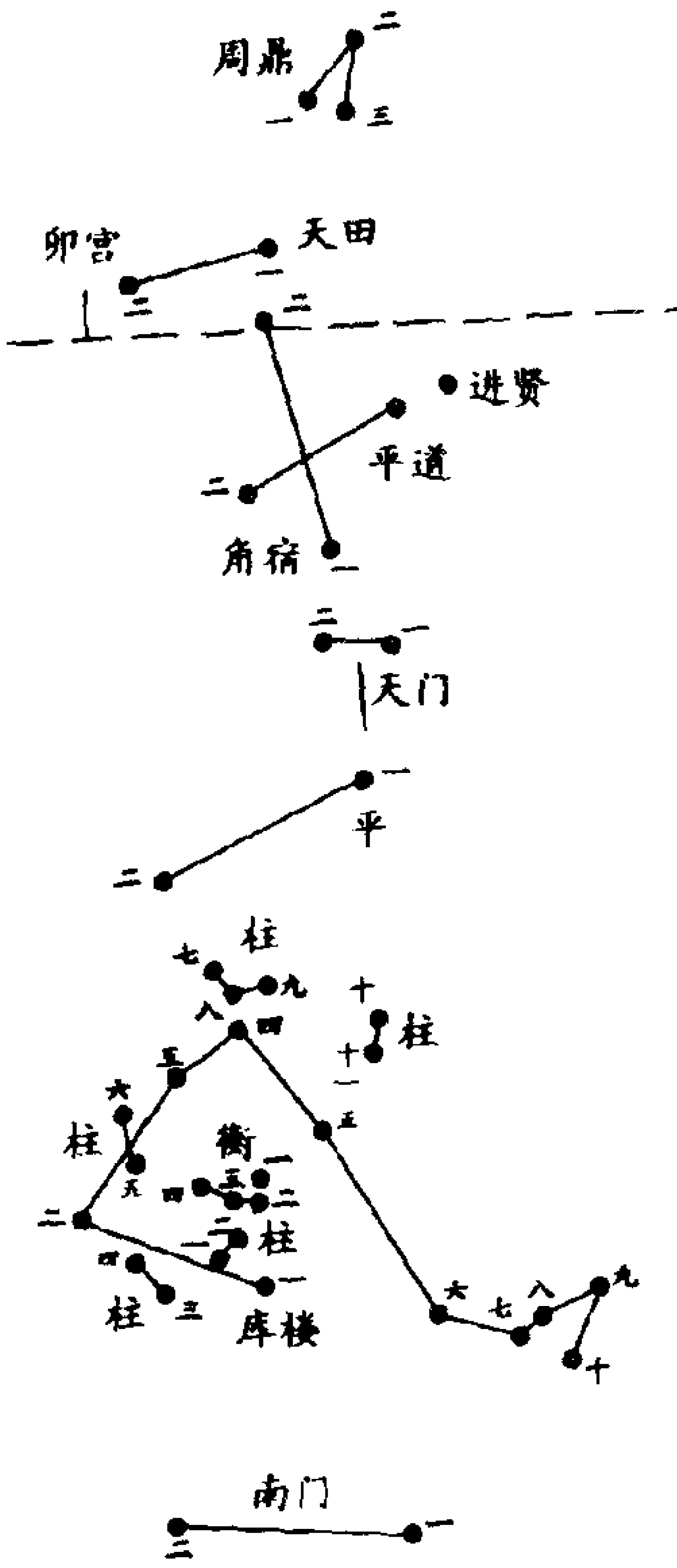


图8　角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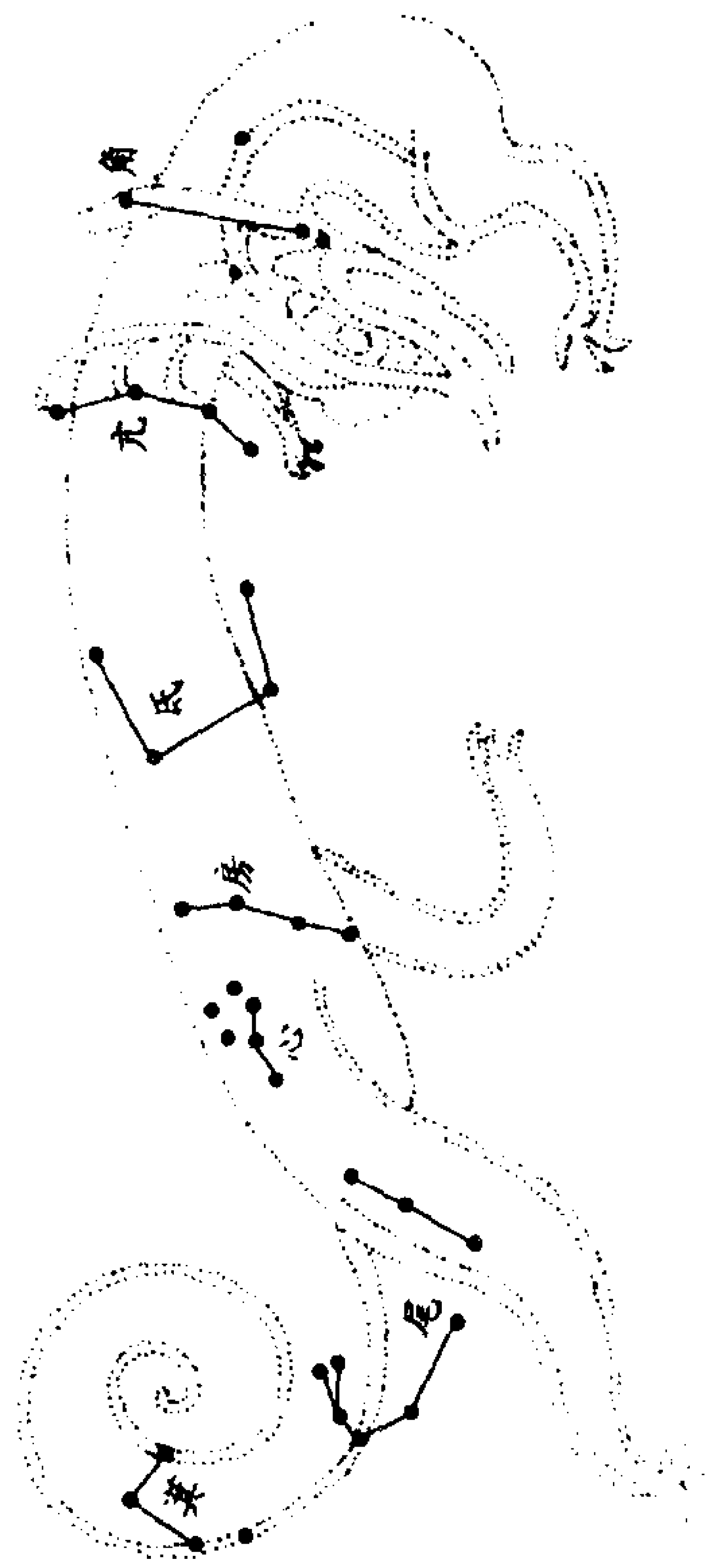


图7　东方苍龙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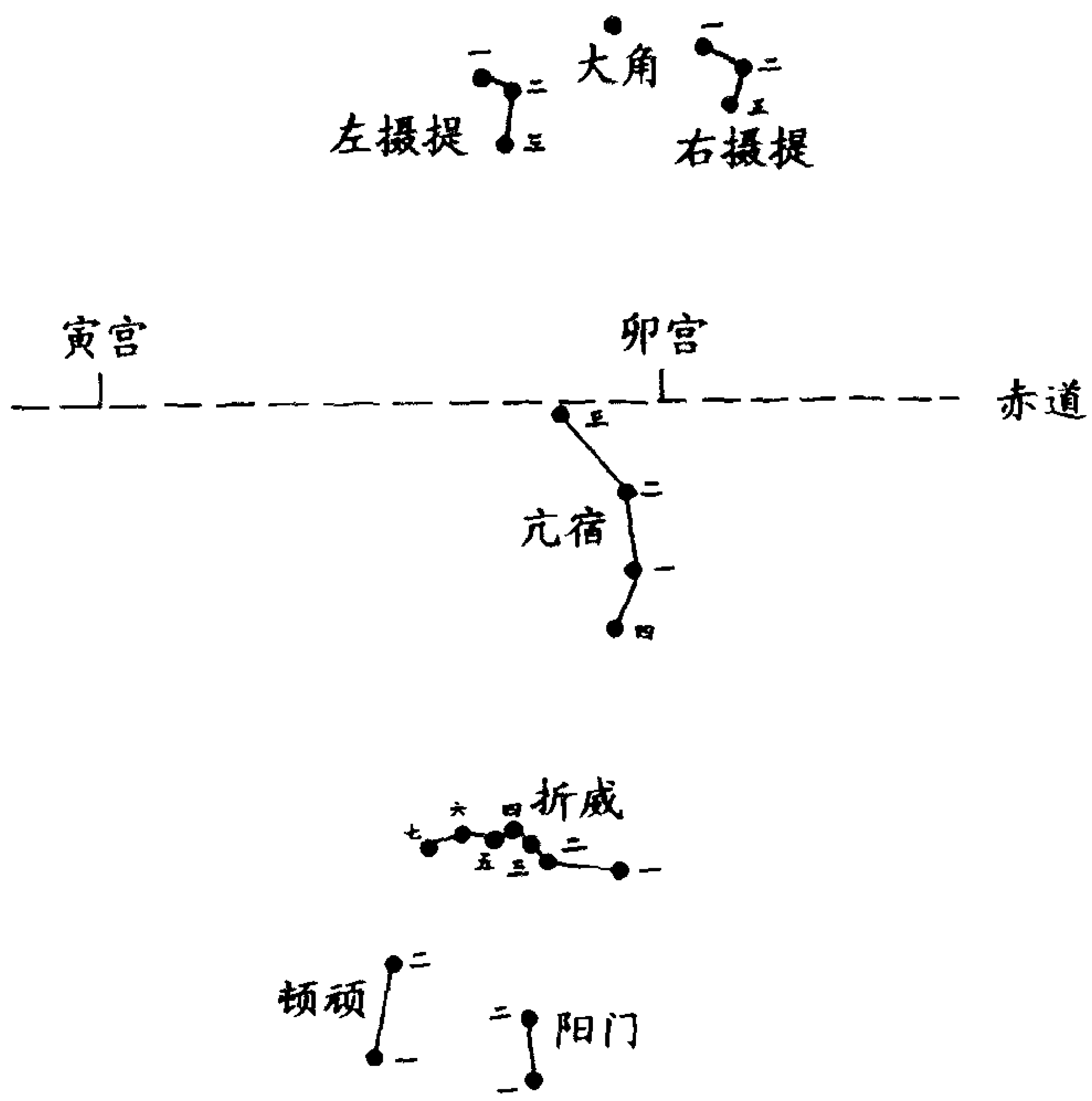


图9　亢宿图

氐四星似斗测量米，天乳氐上黑一星，
世人不识称无名。一个招摇梗河上，
梗河横列三星状。帝席三黑河之西，
亢池六星近摄提。氐下众星骑官出，
骑官之众二十七，三三相连十欠一。
阵车氐下骑官次，骑官下三车骑位。
天辐两星立阵旁，将军陈里振威霜。

见星图十。

氐 又名天根，因它在角亢下，就象树木的根，所以又名天根。氐由四星组成，是后妃之府。一说为路寝，是帝王听政的地方。如果它们大而光明，就意味着臣下遵从法度。氐的东北方有二星名天乳，主馈赠之事。天乳上六星为亢池，主舟船济渡之事。亢池上三星为帝席，主帝王的宴乐献酬之事，帝席北三星名梗河，又名天锋、天盾，主兵备寇盗，丧事。梗河的西北一星名招摇，主兵寇。氐的南面三星名阵车，又二星名天辐，主兵革之事。再往南分别为骑官、车骑、骑阵将军等，大多与军事骑战有关。

房 《步天歌》说：

房四星直下主明堂，键闭一黄斜向上，
钩钤两个近其旁。罚有三星直键上，
两咸夹罚似房状。房西一星号为日，
从官两个日下出。

见星图十一。

房由四星组成，又称天驷、天马。为明堂布政之宫。房的北面有两颗小星叫钩钤，是房的钥匙，主开闭蓄藏。钩钤东北一星叫键闭，作用与钩钤相同。再往北两旁是东咸、西咸，各由四颗星组成，主防止淫佚之事。东、西咸有三星叫罚，主惩罚之事。房宿下方有从官，主巫医疾病祝祷之事。

心《步天歌》说：

心三星中央色最深，下有积卒共十二，

二三相聚心下是。

见星图十二。

心由三星组成，又名大火，鹑火，当它现于东方时，就是夏季的首月。所以古人常凭它来辨认季节。占星家认为它是天王之正位，主赏罚。它的下面有十二颗星叫积卒，象征士兵，主扫除不祥。

尾《步天歌》说：

尾九星如钩苍龙尾，下头五点号龟星，

尾上天江四横是。尾东一个名傅说，

傅说东畔一鱼子。尾西一室是神宫，

所以列在后妃中。

见星图十三。

尾有九星，又称九子星，主阴阳风雨的调节。尾的东面有一星叫傅说，主祝祷神灵以祈求后嗣。傅说上方有一星名鱼，主云雨风气。尾的西面有一星名神宫，是换衣服用的内室。尾北面有天江，主太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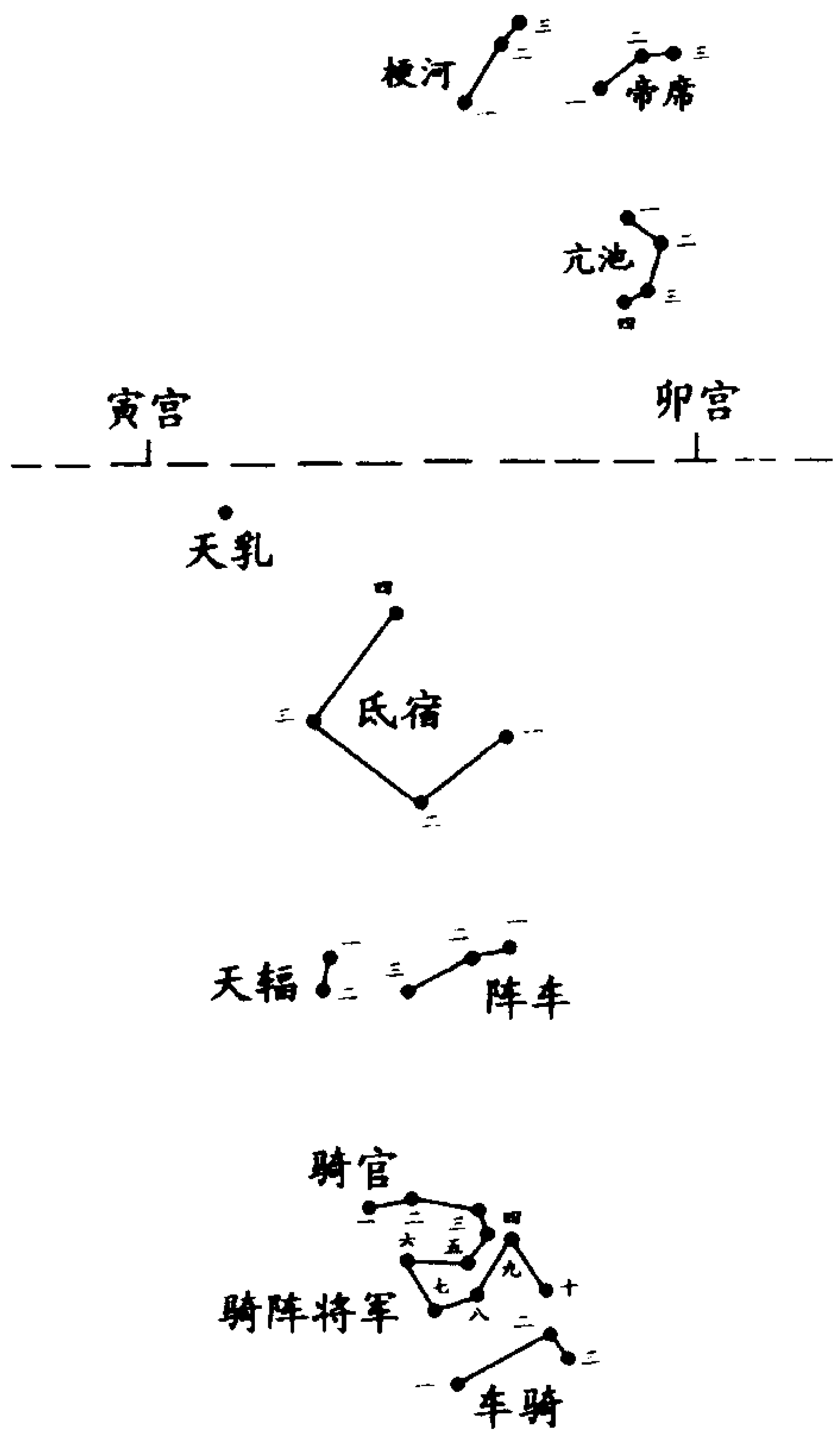


图10　房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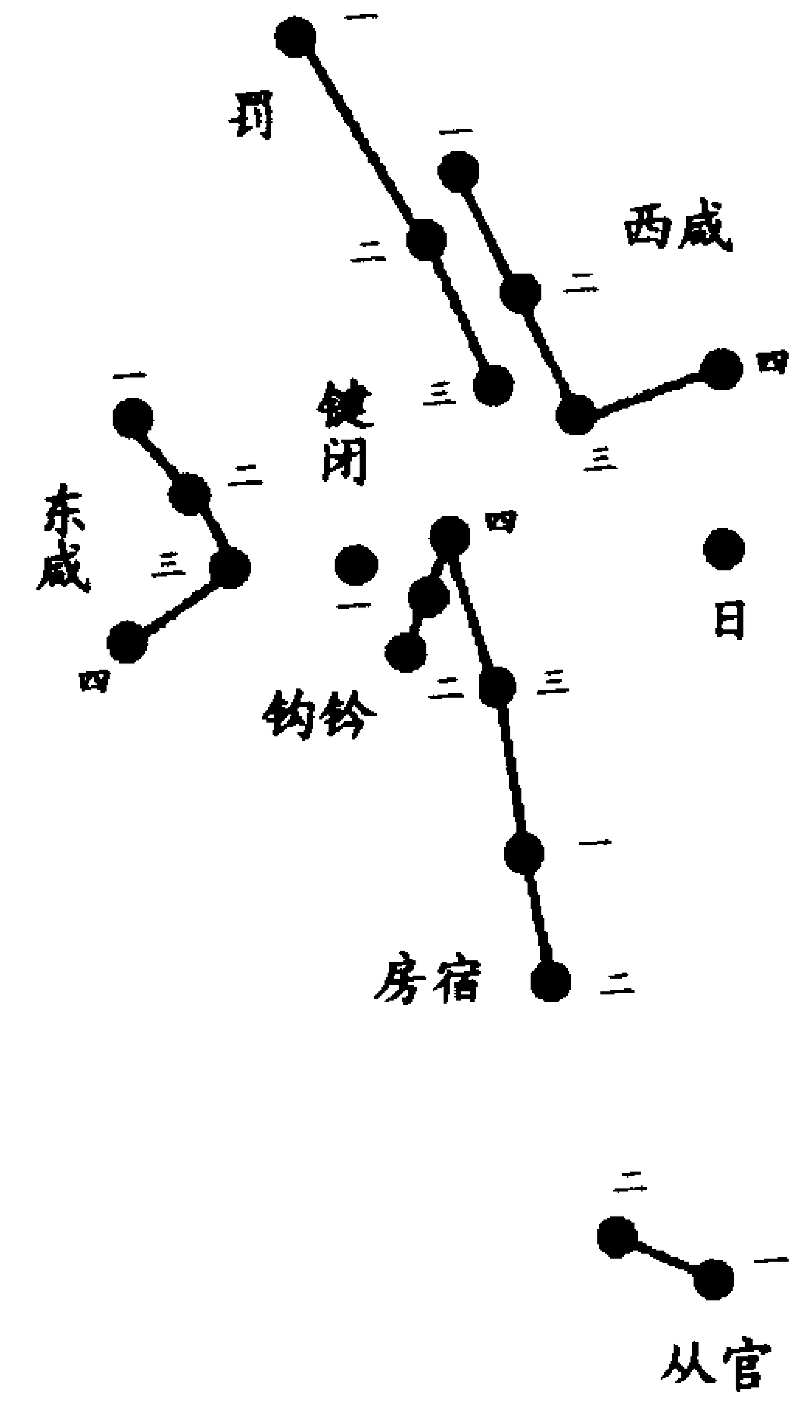


图11　氐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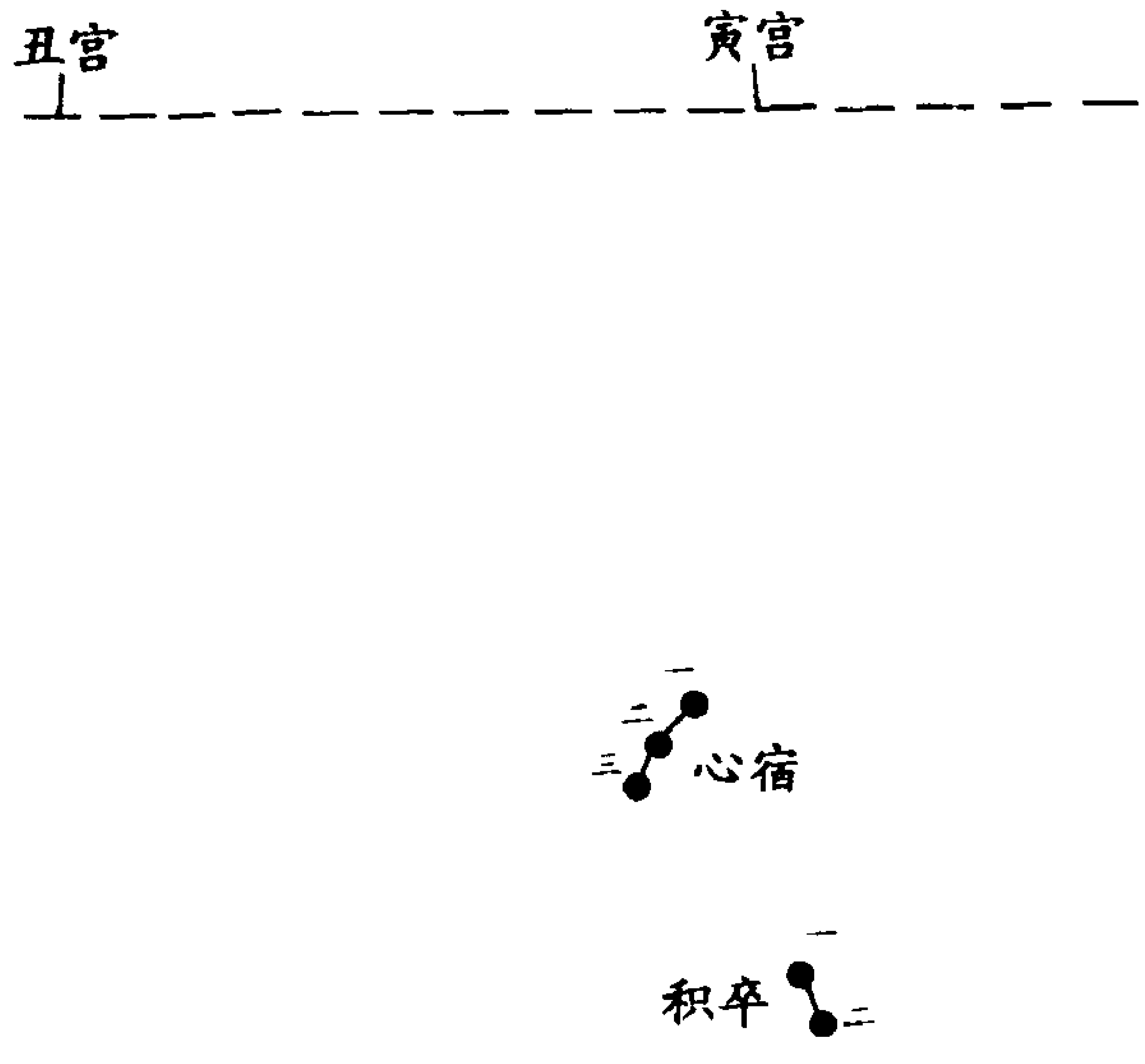


图12　心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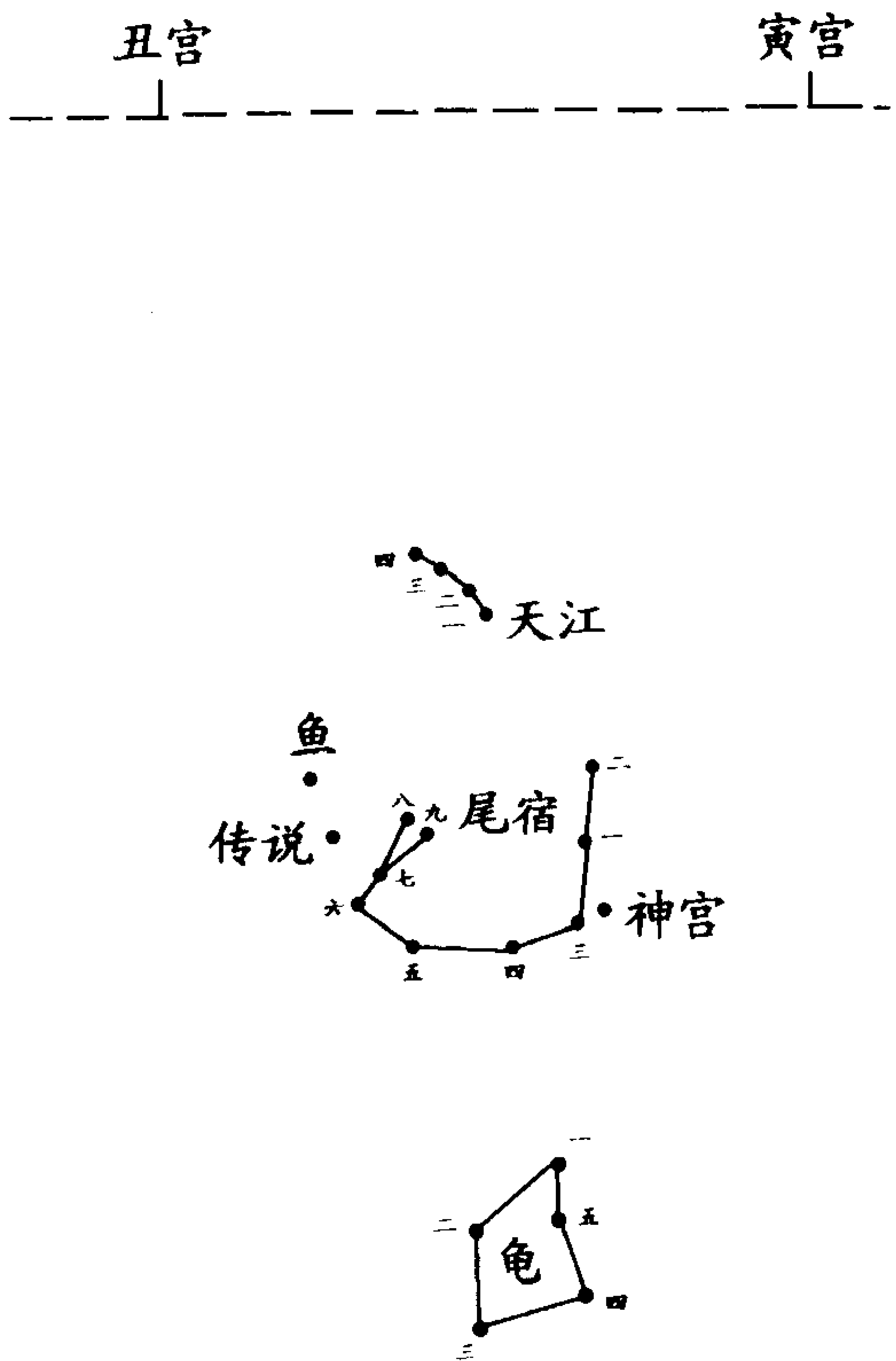


图13　尾宿图

南面有六星名龟，主龟卜，定吉凶。

箕 《步天歌》说：

箕四星形状如簸箕，箕下三星名木杵，

其前一黑是糠皮。

见星图十四。

箕宿由四组成，样子像个簸箕，所以得名。占星家认为箕星主多风，又主多口舌，有谗言。箕的前面有一星名糠，主豢养。南面有三星名杵，主舂捣粮食，供应厨房。

北方玄武七宿

斗、牛、女、虚、危、室、壁。玄武是一种首尾如蛇、身足如龟的传说中的动物。斗、牛为蛇身，其余五宿均为龟身。七宿与玄武形象的关系见图十五。

北方七宿每一宿也包含若干颗星。

斗 《步天歌》说：

斗六星其状似北斗，魁上建星三相对，

天弁建上三三九。斗下圆安十四星，

虽然名鳖贯索形。天鸡建背双黑星，

天斿柄前八黄精，狗国四方鸡下生。

天渊十星鳖东边，更有两狗斗魁前。

农家丈人斗下眠，天渊十黄狗色玄。

见星图十六。

斗由六星组成，是玄武之首，为天庙，是宰相之位，主奖掖贤人，提拔贤士，授以爵禄。斗的东北面有建星，由六星组成，又称天旗，是天之都关。此星如动摇不定，则人民劳苦；如相反，人民则安定。建星之上有天弁，由九星组成，为武官之长。斗的周围有天鸡、狗、狗国，主伺察节气，守御关梁等。下有鳖、天渊，主灌溉水利之事。

牛

《步天歌》说：

牛六星近在河岸头，头上虽然有两角，
腹下从来欠一脚。牛下九黑是天田，
田下三三九坎连。牛上直建三河鼓，
鼓上三星号织女。左旗右旗各九星，
河鼓两畔右边明。更有四黄名天桴，
河鼓直下如连珠，罗堰三乌牛东居。
渐台四星似口形，辇道东足连五丁，
辇道渐台在何许？欲得见时近织女。

见星图十七。

牛由六星组成，为祭祀所用的牺牲，又主关梁。占星家认为，如果此星大而光明，则关口桥梁通畅，对商业的发展有利；不明，则关梁不通，对商业的发展不利，天下的牛都会遭瘟疫。牛宿上方的河鼓三星，即牵牛星，著名的牛郎织女传说，就与此星有关。但占星家又认为它是天子的三将军，中央大星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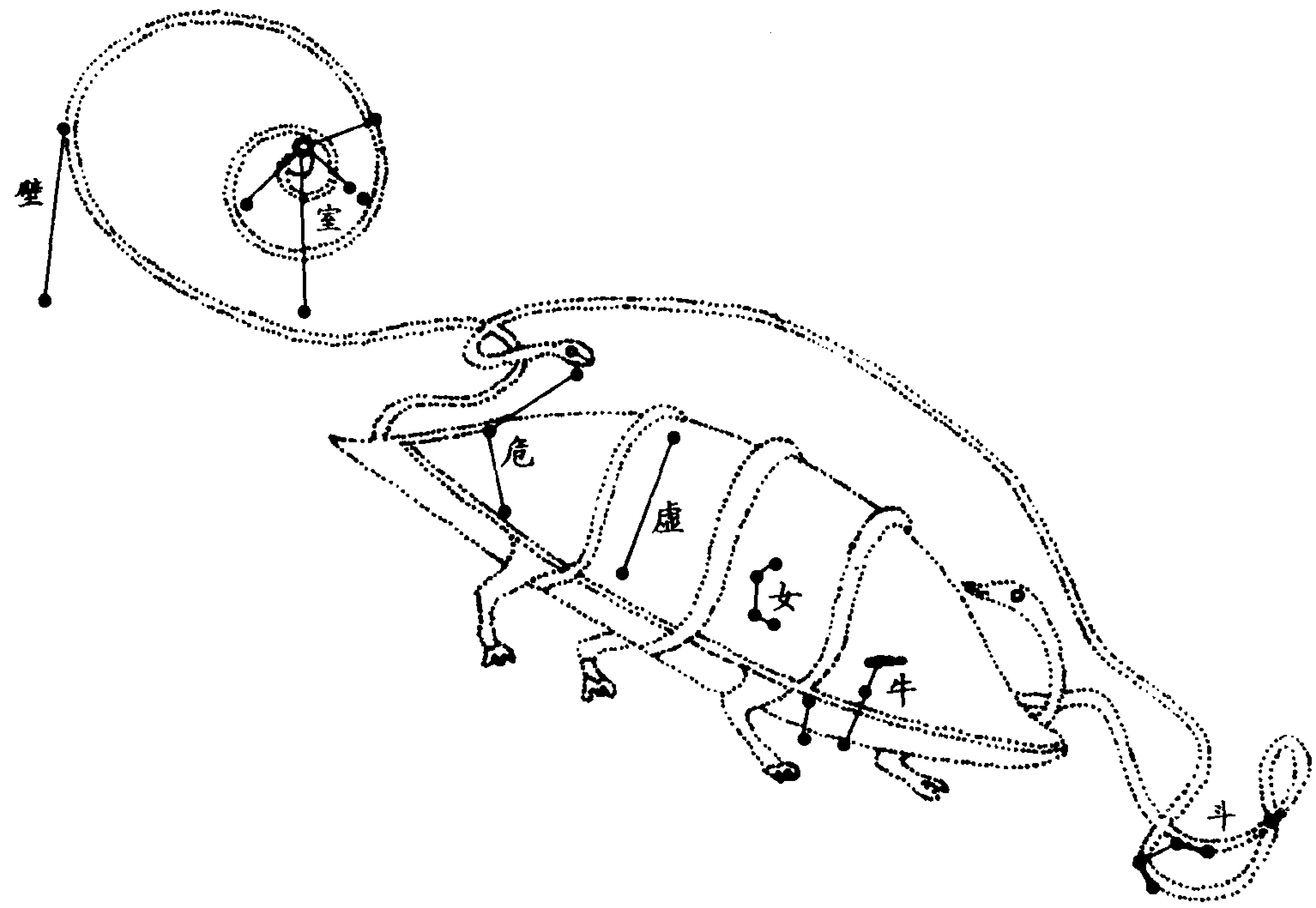


图 15　北方玄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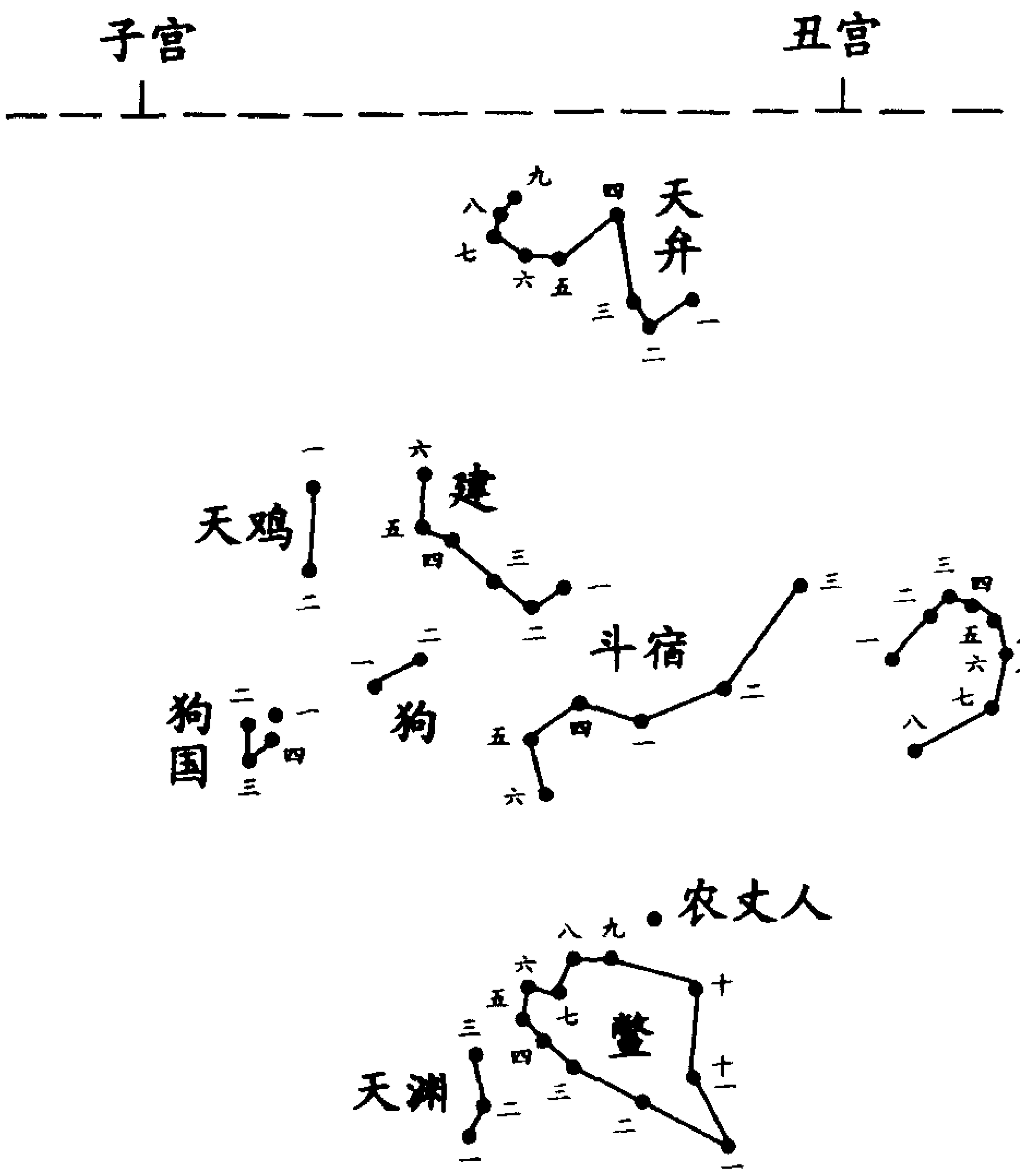


图 16　斗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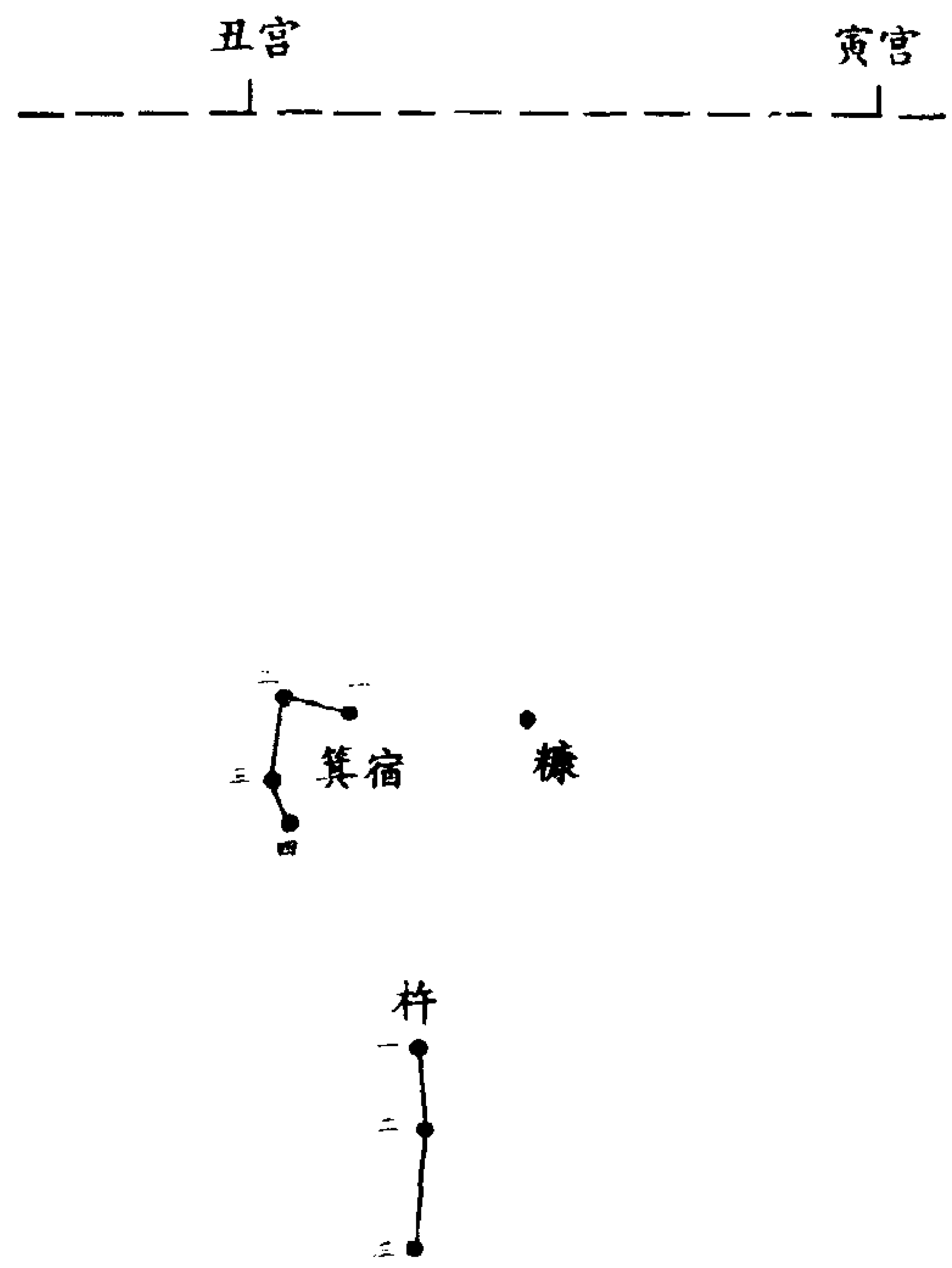


图 14　箕宿图

将军，左右两小星为左右将军，主军鼓。

如果它们大而明润，将军就吉利，动摇不定，就有乱兵起；三星成一直线，将军就有功，三星曲折，将军就会失策。河鼓的左右两侧有左旗、右旗，就是配合三将军而设置的。与河鼓遥遥相望的是织女，也由三星组成，主天下瓜果丝帛珍宝。

如果王者孝敬神明，这三星就会明亮；不然，就暗淡，天下女工都会荒废。如果大星光芒四射如角，那天下的布帛就价格昂贵；不明，就有兵乱。牛宿旁有罗堰、天田、九坎，主水利农器；织女旁有渐台，主晷漏律吕，有辇道，是人君嬉游之路。

女《步天歌》说：

女四星如箕主嫁娶，十二诸国在下陈。
先从越国向东论，东西两周次二秦。
雍州南下是齐邻，齐北两邑平原君。
欲知郑在越下存，十六黄星细区分。
五个离珠女上星，败瓜珠上瓠瓜生，
两个各五瓠瓜明。天津九个弹弓形，
两星入牛河中横。四个奚仲天津上，
七个仲侧扶筐星。

见星图十八。

女又称婺女，由四星组成，在牛宿的东北面。女宿的形状有点像箕星。是天的少府。占星家认为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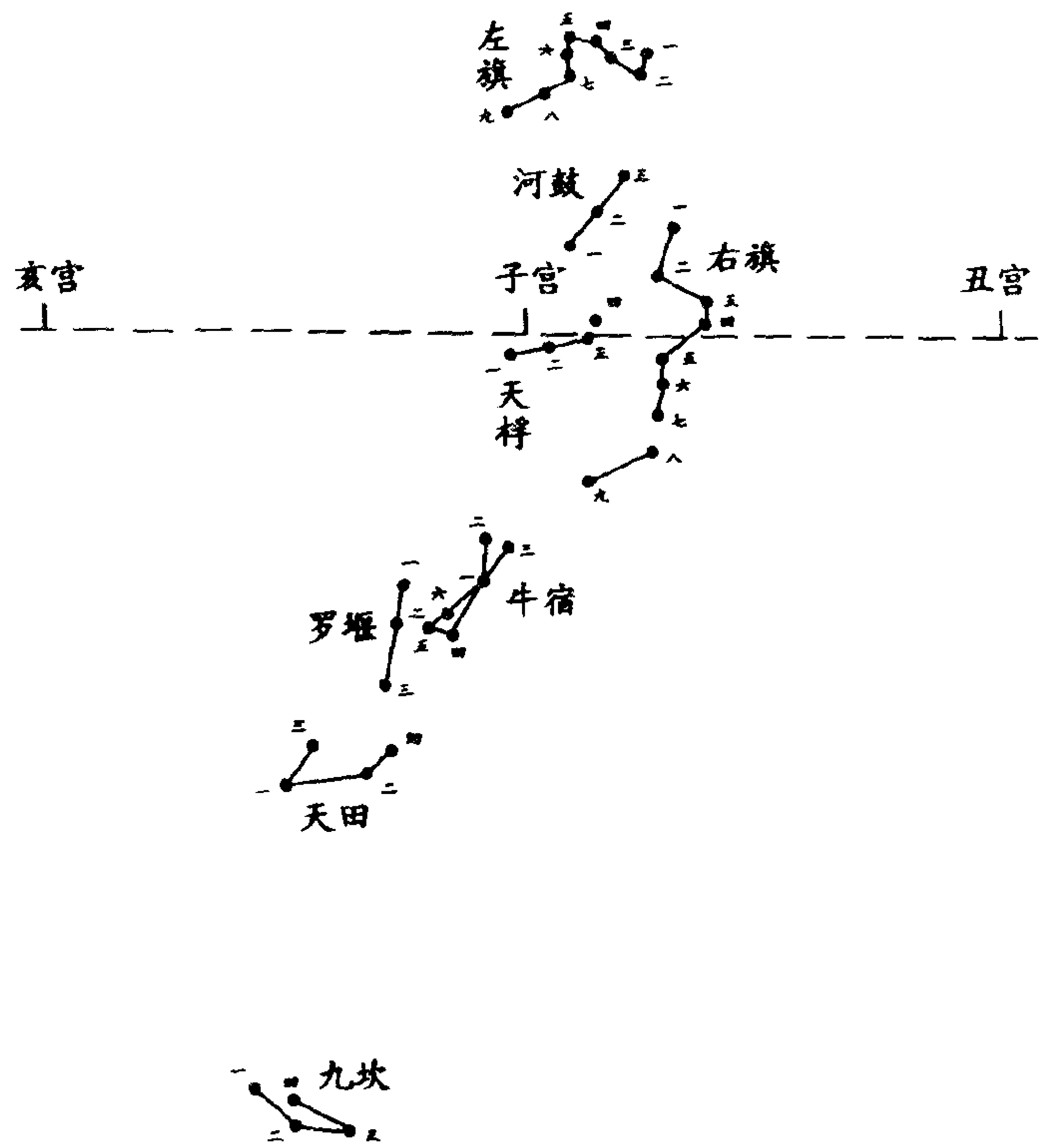


图 17　牛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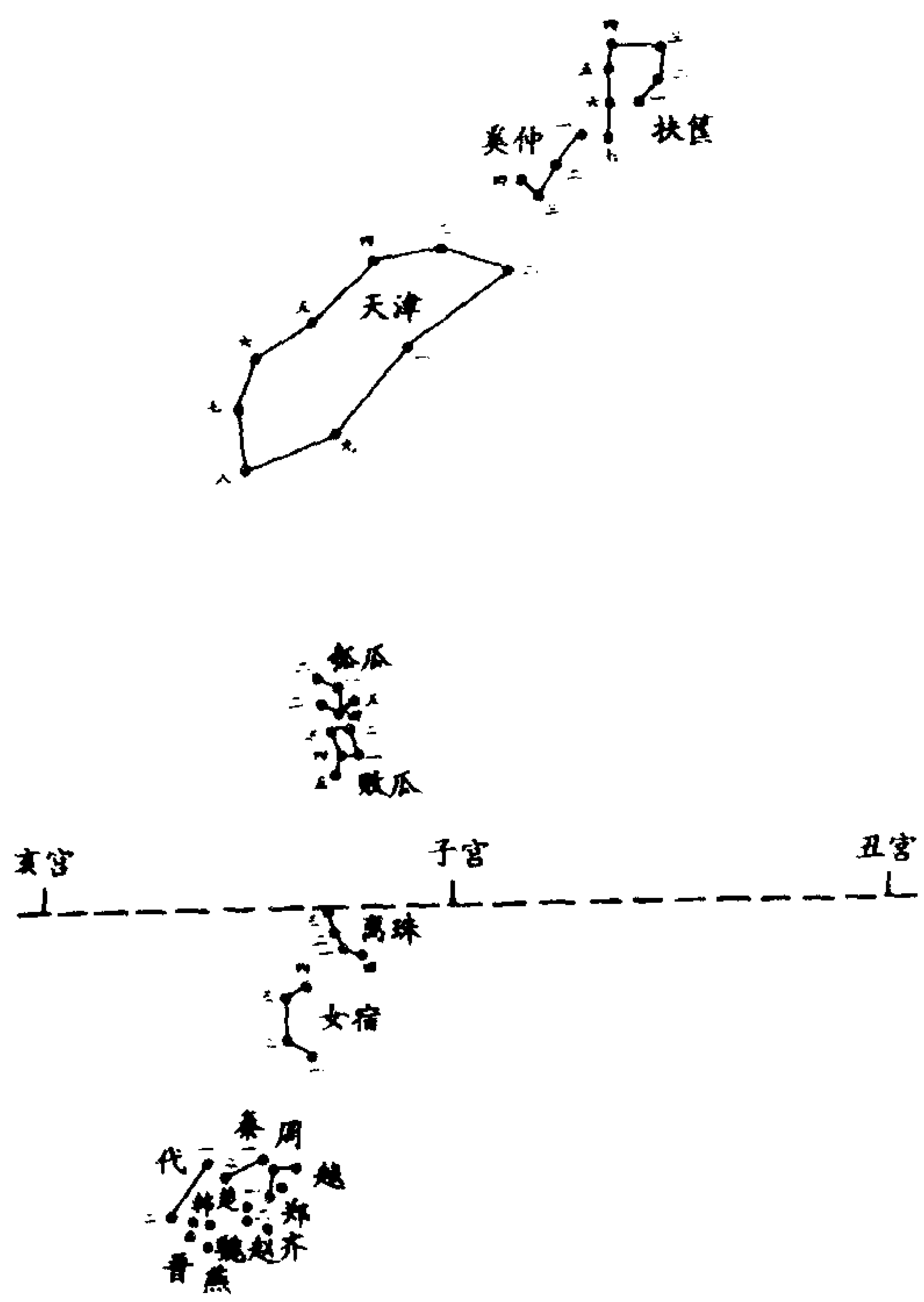


图 18　女宿图

掌管环佩布帛，为后妃裁制御服等事。婺女又作务女，即须女，是贱妾之称，故为后妃之服务人员。其北部：离珠（一作璃珠）为后宫之府藏，败瓜主瓜果，瓠瓜是天子之果园，又主后妃阴谋之事。天津九星主四渎，用以度神道四方，奚仲主车正。其南部十六星，以周、秦、代、晋、韩、魏、赵、齐、楚、郑等诸侯国命名，各主一方之事。

虚 《步天歌》说：

虚上下各一如连珠，命禄危非虚上呈，
虚危之下哭泣星。哭泣双双下垒城，
天垒团圆十三星。败臼四星城下横，
臼西三个离瑜明。

见星图十九。

虚，又名天节，由二星构成。占星家认为虚宿主死丧哭泣之事，又为邑居庙堂祭祀祝祷之事，又是天帝的宰相，主管平治天下，覆藏万物。如果它动摇不定，就有死丧哭泣之事与之相应而来。它的左边有哭和泣各两星，也是同死丧有关。右边有天垒城，主鬼方北夷等少数民族。南有败臼，主败亡灾咎。北面有司命，主刑罚生死之事；有司禄，主增寿进德、官禄食料之事；有司危，主诫骄满以正天下，又主台榭死丧之事；有司非，主伺察过失。凡虚宿内的星命，多与死丧危亡有关，这是因为虚宿色黑而虚耗的缘故。

危 《步星歌》说：

危三星不直旧先知，危上五黑号人星，

人畔三四杵臼形，府上天钩九黄晶。
钩上五鸦字造父，危下四星号坟墓。
墓下四星斜虚梁，十个天钱梁下黄。
墓旁两星能盖屋，身着黑衣危下宿。

见星图二十。

危由三星组成，上一星高，傍两星低，形如盖屋。为天府，主宗庙宫室；一说为天市，主营造受藏之事。它的左边有四星名坟墓，主墓地死丧之事。坟墓下有虚梁，主灵庙祀祷之事。危上有五星名人，主万民。有四星名杵，主春军粮。杵上有车府、造父诸星，造父主御马。

室《步天歌》说：

室两星上有离宫出，绕室三双有六星。
下头六个雷电形，垒壁阵次十二星。
十二两头大似井，阵下分布羽林军，
四十五卒三为群。军西西下多难论，
仔细历历看区分。三粒黄金名铁钺，
一颗真珠北落门。门东八魁九个子，
门西一宿天钢是。电旁两星土公吏，
腾蛇室上三十二。

见星图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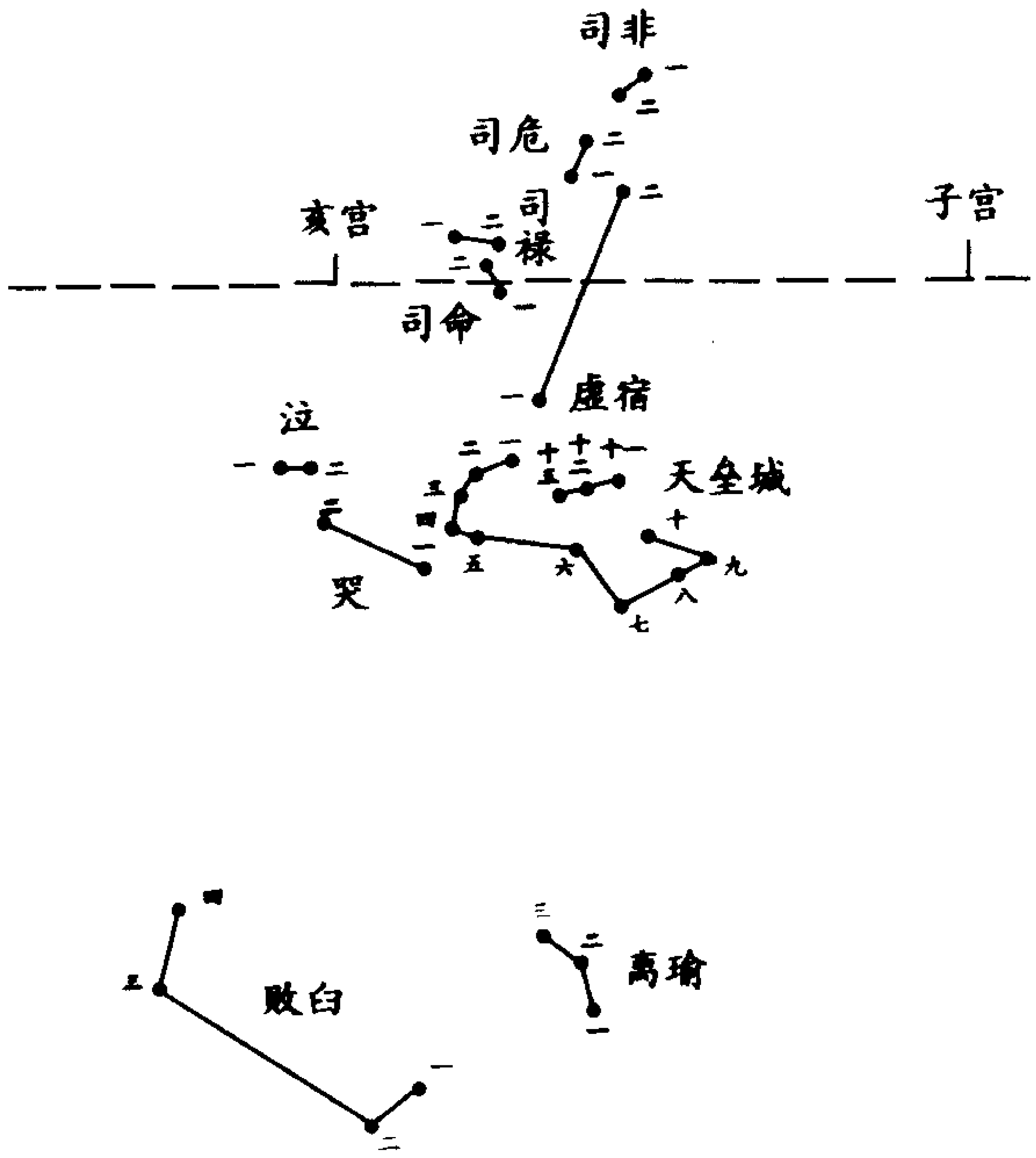


图 19　虚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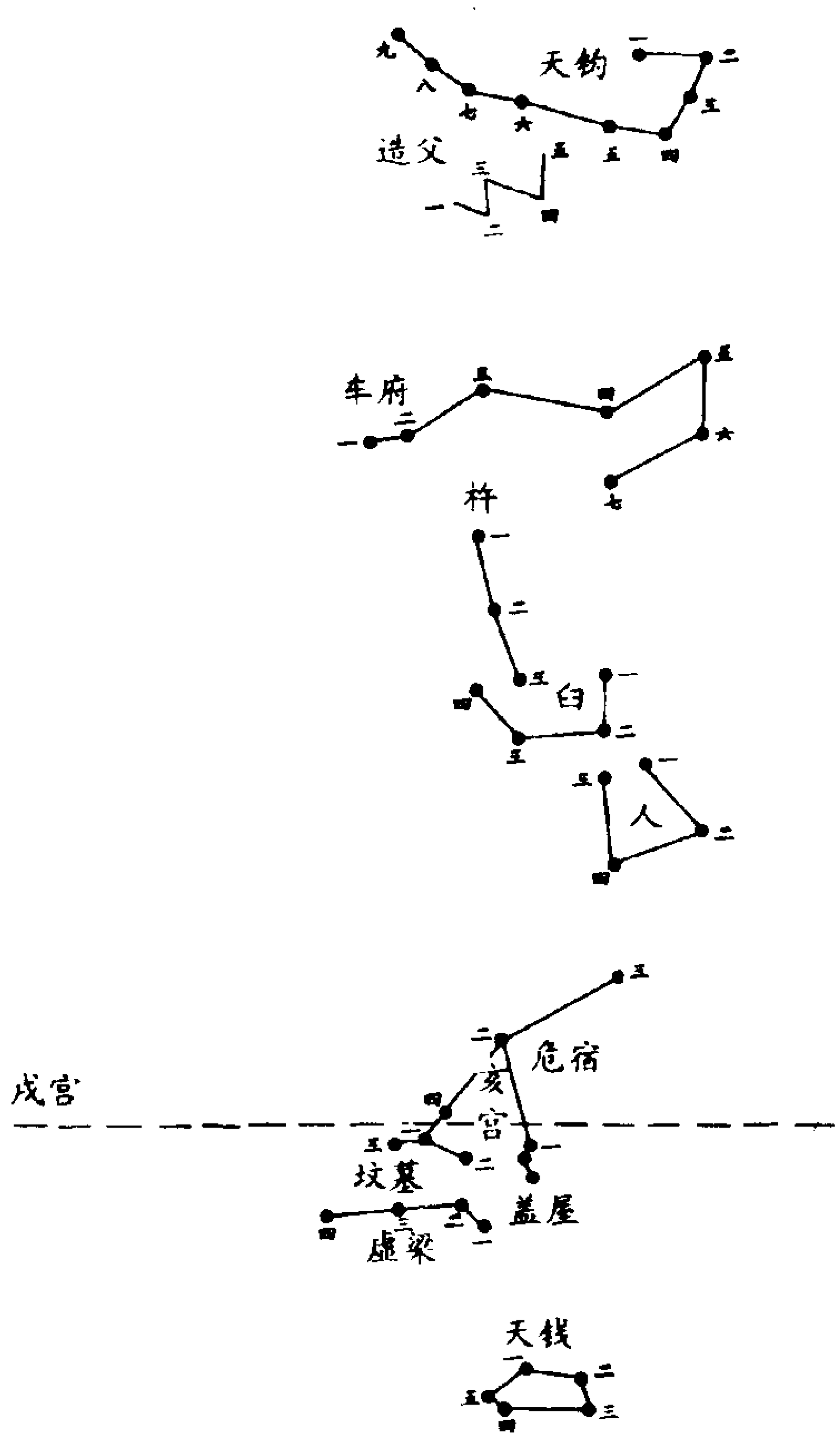


图 20　危宿图

室，又名营室、玄冥，由二星组成，一为玄宫，一为清庙。为军梁之府，又主土木工程。在室周围有六星，两个一组，称为离宫。营室又名定星。定是『正』的意思，据说天下修建宫室，都以营室中为正，营室北有二十二星，称为腾蛇，主风雨。南有六星名雷电，主雷电；有二星名土公吏，为主土之官。雷电南有十二星名垒壁阵，是天军的营垒；再往南有四十五星，每三个一组，称羽林军，是天上的御林军。羽林军附近有八魁，主机关陷阱，网罗禽兽；有铁钺，主行诛拒敌，斩伐奸谋；有北落师门，主候兵；有天纲，主武帐。

壁

《步天歌》说：

壁两星下头是霹雳，霹雳五星横着行。
云雨次之口四方，壁上天厩十圆黄。
铁钺五星羽林旁，土公两黑壁下藏。

见星图二十二。

壁，又称东壁，由两星组成。为图书之官，主土功。它的附近有霹雳、云雨，主雷雨。北面十星，名天厩，主马厩。南端有五星，名铁钺，主芟除杂草以便耕种的农具。

西方白虎七宿

奎、娄、胃、昴、毕、觜、参。觜为虎头，虎须，参为虎前肢，奎为虎尾，其余为虎身。见图二十三。

奎

《步天歌》说：

奎腰细头尖似破鞋，
一十六星绕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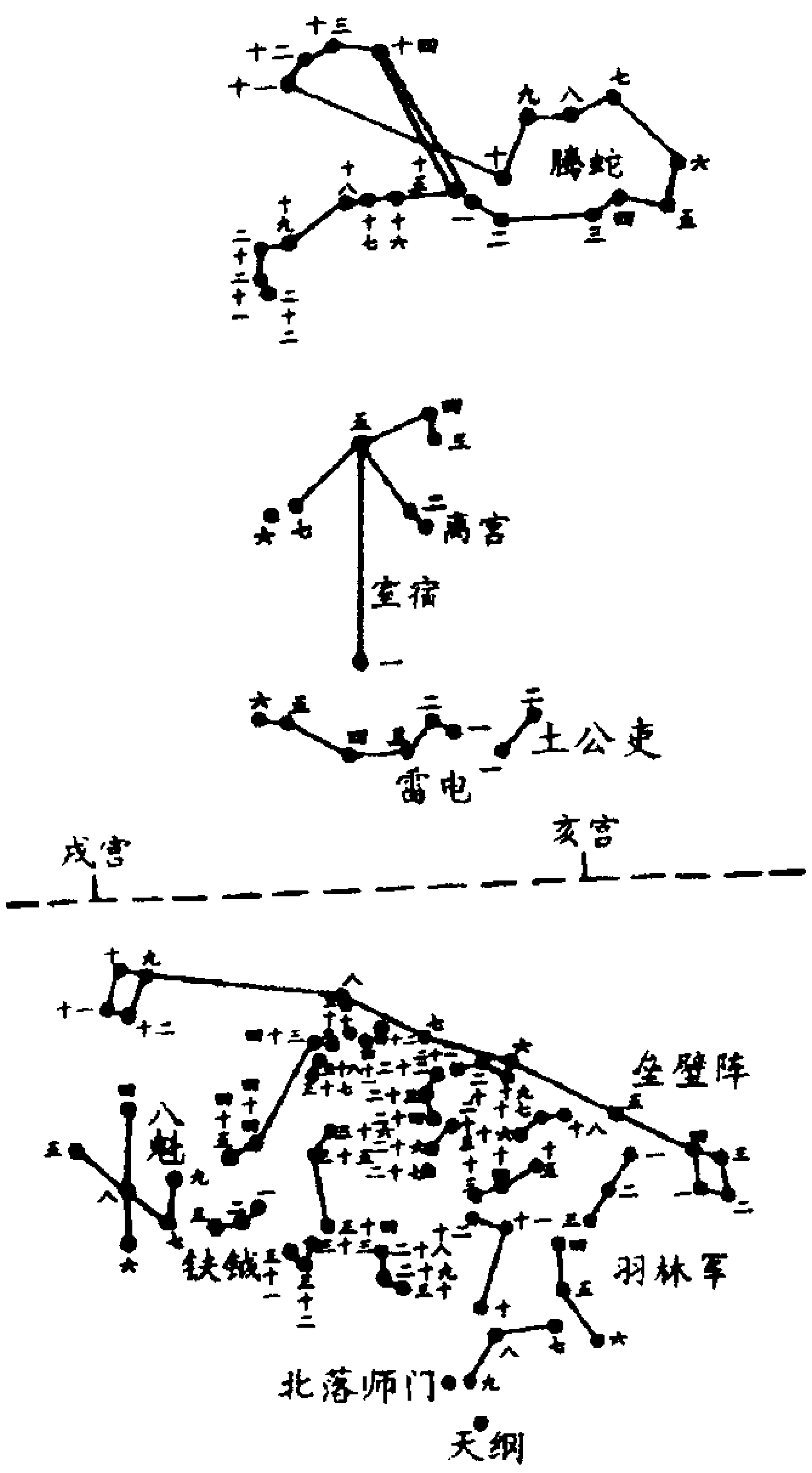


图 21　室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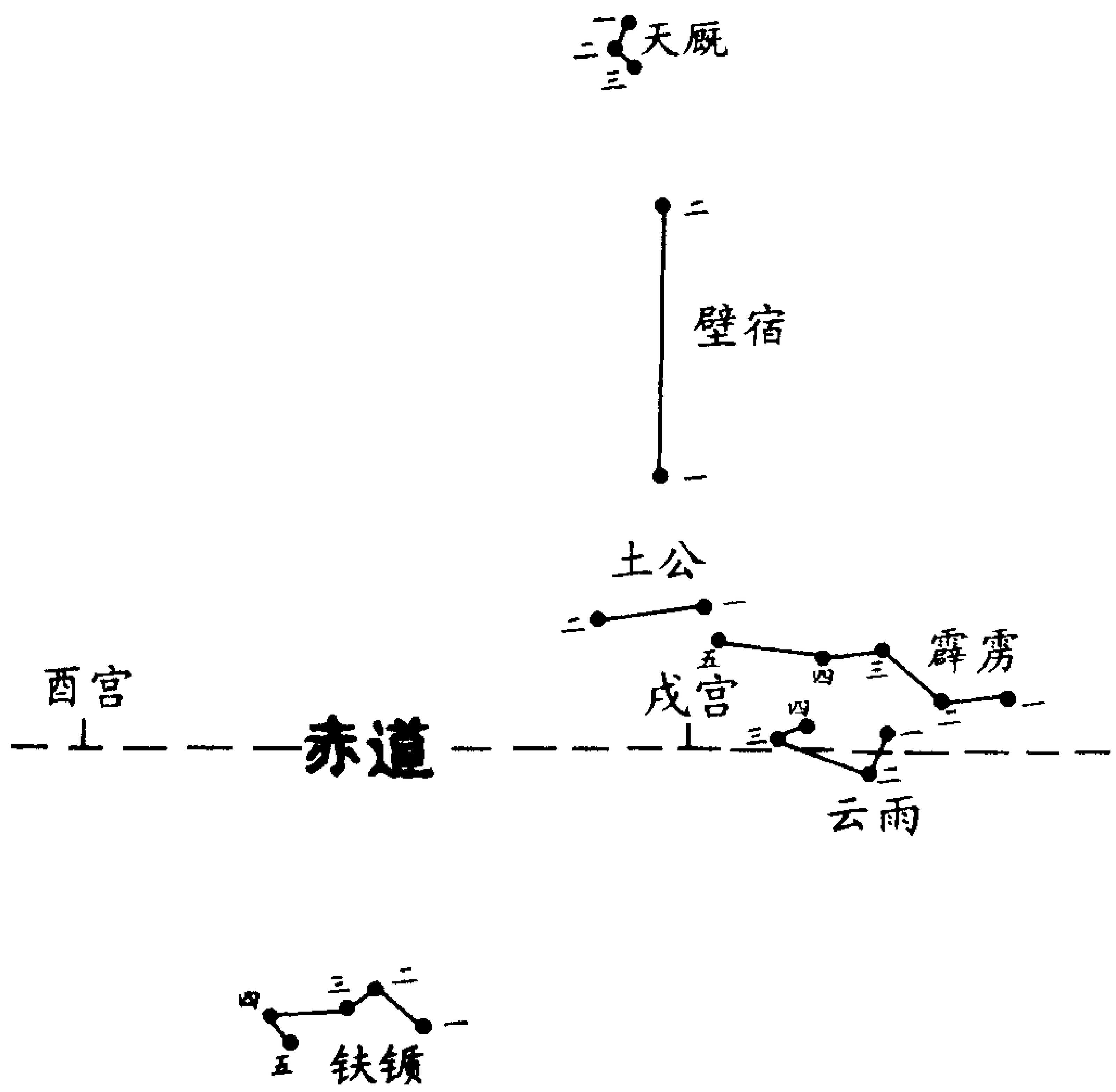


图 22　壁宿图

外屏七乌奎下横，
屏下七星天溷明。
司空左畔土之精，
奎上一宿军南门。
河中六个阁道形，
附路一星道旁明。
五个吐花王良星，
良星近土一策明。

见星图二十四。

奎为西方白虎的第一星，又名降、封豕，由十六星组成，样子像一只破鞋。占星家认为它是天之军库，主兵，以禁横暴。又主沟渎。它的北面有一星名军南门，主禁入以防盗诈，是军营的南门。军南门上有阁道，又有策、王良，主驾车御马之事。奎的南面有外屏，主障蔽恶秽，是天溷的遮拥物。天溷在外屏南，由四星组成，是天的厕所。天溷南有土司空，是主水土功利之官。

娄

《步天歌》说：

娄三星不匀近一头，左更右更乌夹娄。
天仓六个娄下头，天庾三星仓东脚
娄上十一将军侯。

见星图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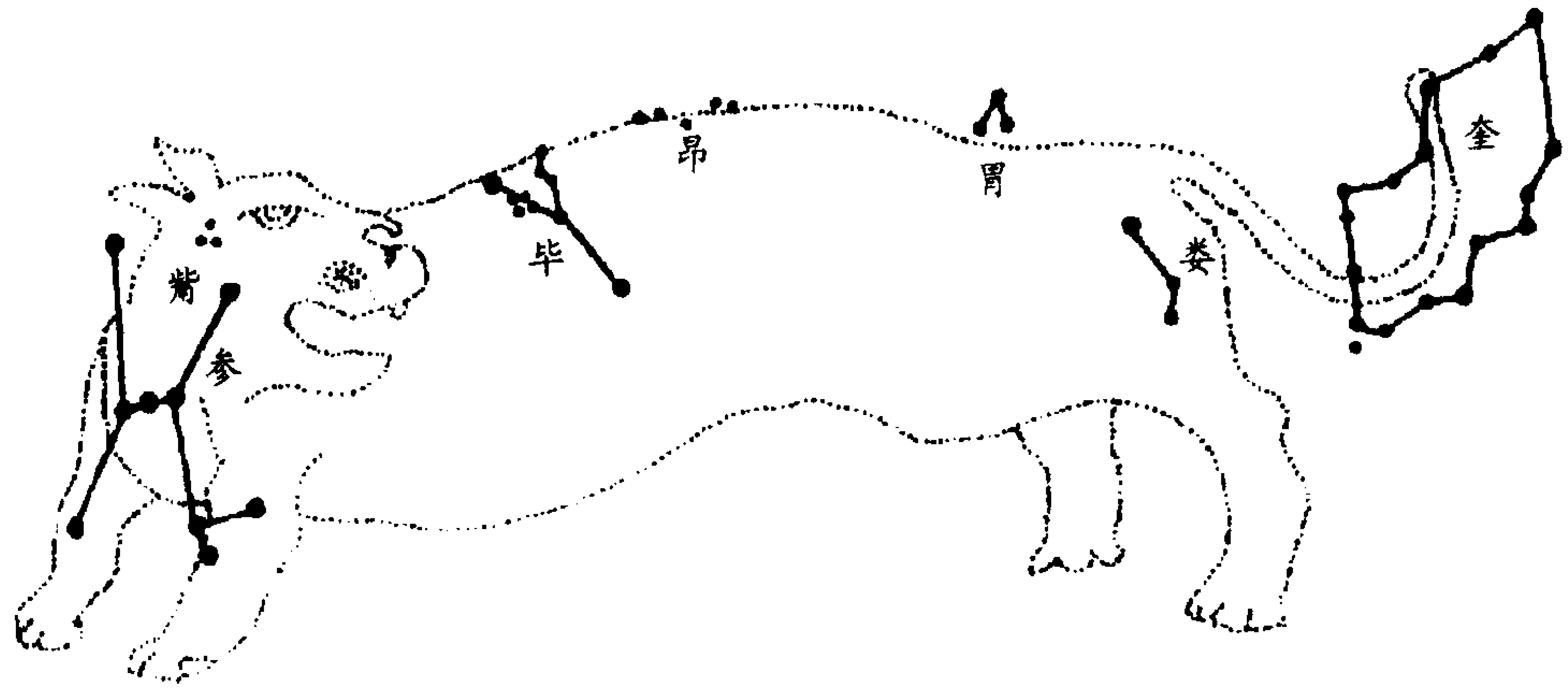


图 23　西方白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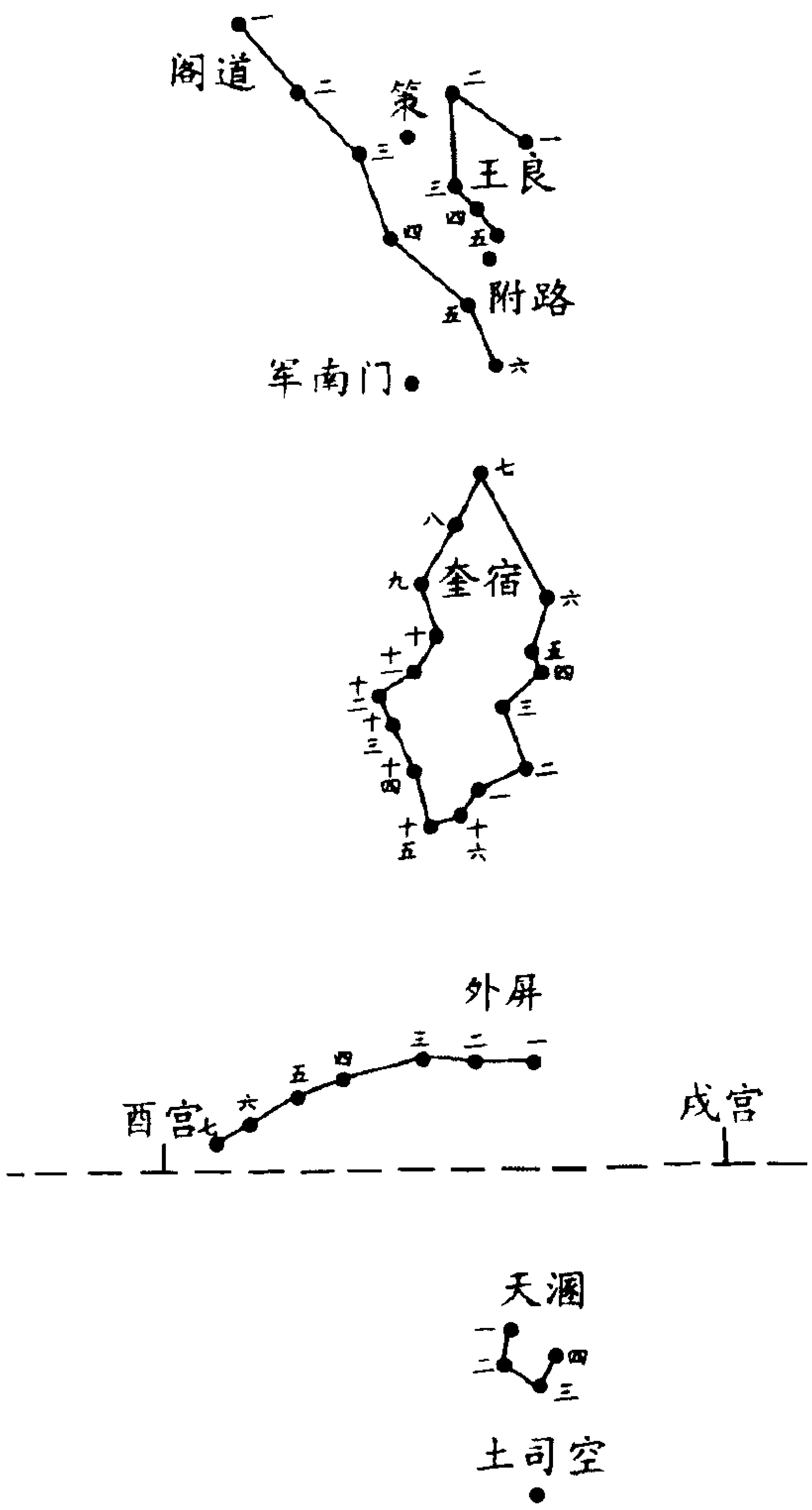


图 24　奎宿图

娄三星，像一个园子，主牧养牺牲以供祭祀，又名聚众。如果此星动摇，则众兵聚娄左右有左更、右更，北面是天大将军，左更、右更主仁智礼义、又主陂池林泽，是管猎物的小官。天大将军是用武兵之官。娄南面有天仓、天庾，主积蓄粮食。

胃

《步天歌》说：

胃三星鼎足河之坎，天囷胃下斜四星，
天囷十三如乙形，河中八星名大陵，
陵北九个天船名，陵中积尸一个星，
积水船中一黑精。

见星图二十六。

胃由三星组成，是储藏五谷之府。又主讨捕诛杀之事。它的北面有八星，名大陵，大陵中有一星，名积尸，是主管死丧坟墓的。南面有四星名天囷，十三星名天苑，都是主收藏五谷的。占星家认为，胃三星如果明亮，就预示着天下和平，五谷丰收。如果暗淡无光，就会天下大乱，五谷歉收。

昴

《步天歌》说：

昴七星一聚实不少，阿西月东各一星。
月下五黄天阴名，阴下六乌刍藁营，
营南十六天苑形。河里六星名卷舌，
舌中黑点天谗星，砺石舌旁斜西丁。

见星图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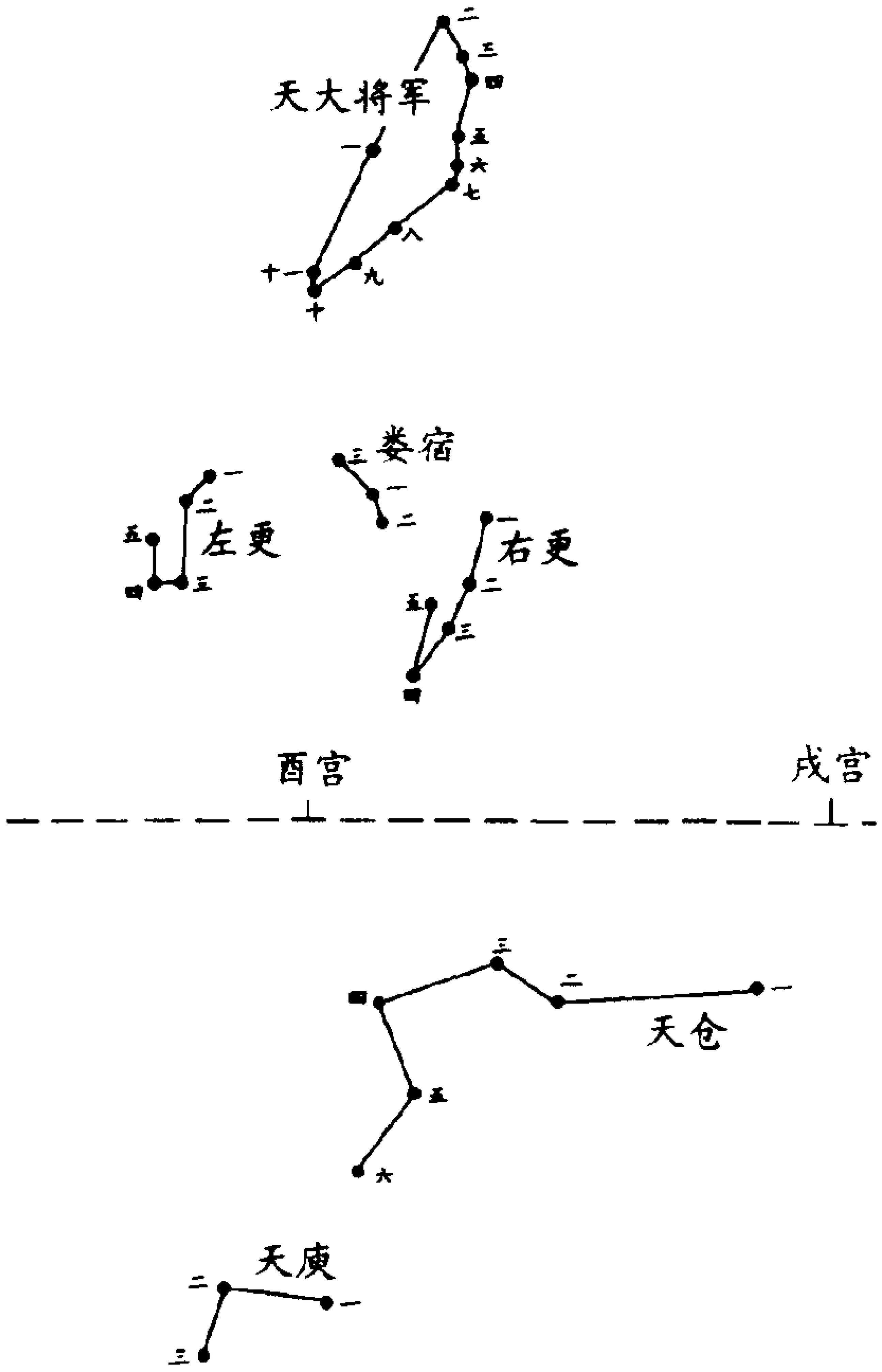


图 25　娄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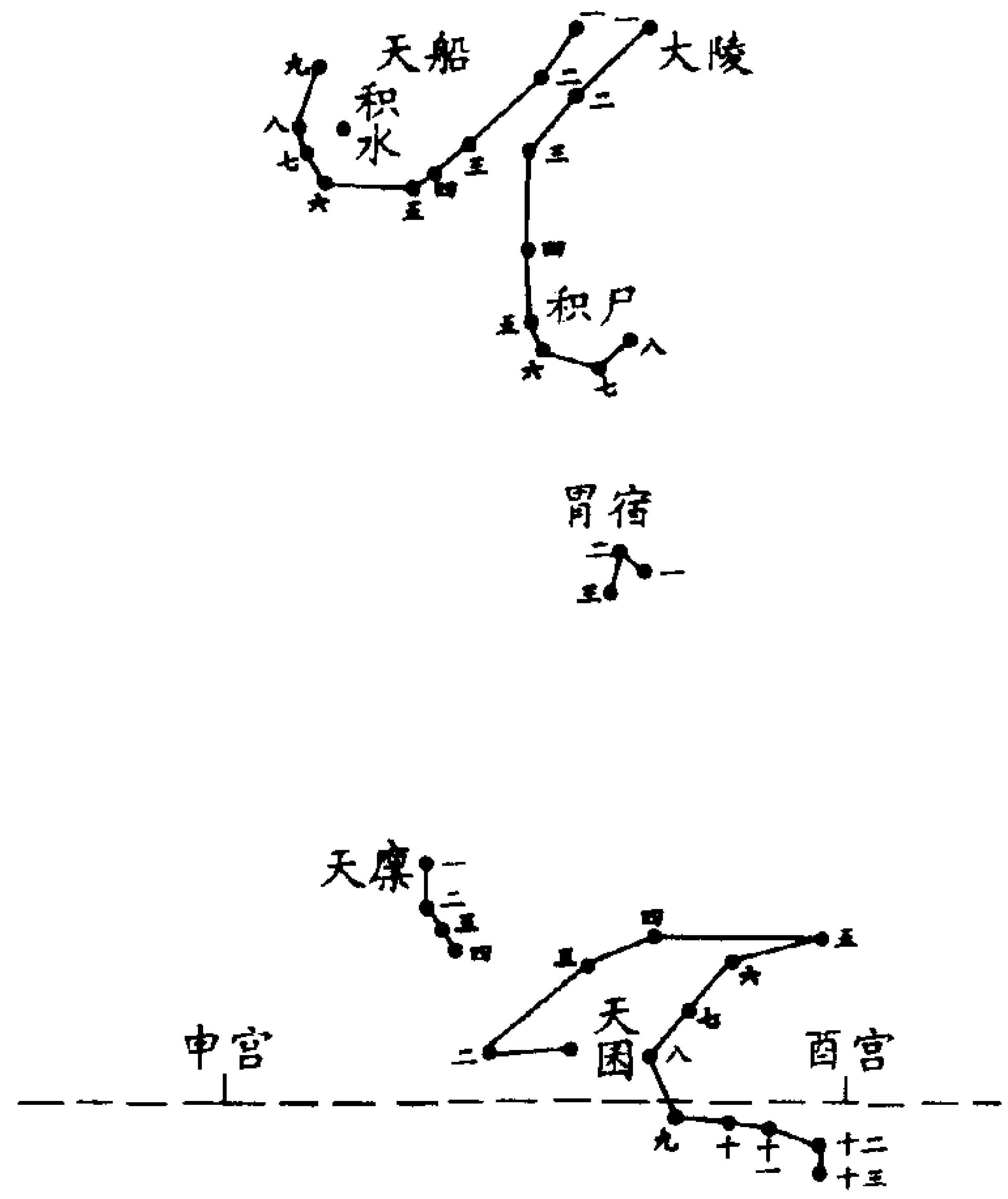


图 26　胃宿图

昴由七星组成，即七姐妹星团，又名大粱。它于仲秋之月出现，居于西方白虎的中部。《史记·天官书》称昴为髦头，为胡星，为白衣会。占星家认为它既主匈奴，又主狱事。如果它们明亮，就天下狱讼公平；如果暗淡，就会出现刑罚苛滥的情况。昴七星中有一星较大，其余六星较小。如果六小星同大星一样亮，就有大水将至，天下大兵起；如果它们摇动不定像在跳跃，就有匈奴大举入侵的事发生；有一星不现，也是有兵灾的迹兆。昴的西北面有一星名天阿，主察候山林妖变。北面有六星名卷舌，主言语，其中有一星名天谗，主谗言及医巫。东南有四星名砺石，主磨砺锋刃。南面有十六星，名天苑，是养禽兽的地方。天苑西面有六星名刍，是供给牛马草料的地方。

毕

《步天歌》说：

毕恰似爪叉八星出，附耳毕股一星光。

天街两星毕背旁，天节耳下八乌幢，

毕上横列六诸王。王下四皂天高星，

节下团圆九州城。毕口斜对五车口，

车有三柱任纵横。车中五个天潢精，

精畔咸池三黑星。天关一星车脚边，

参旗九个参车间。旗下直建九斿连。

斿下十三乌天园，九斿天园参脚边。

见星图二十八。

毕由八星组成，主弋猎边兵，以备敌寇。毕旁有一小星，名附耳，主为君主听得失，伺僭过。如此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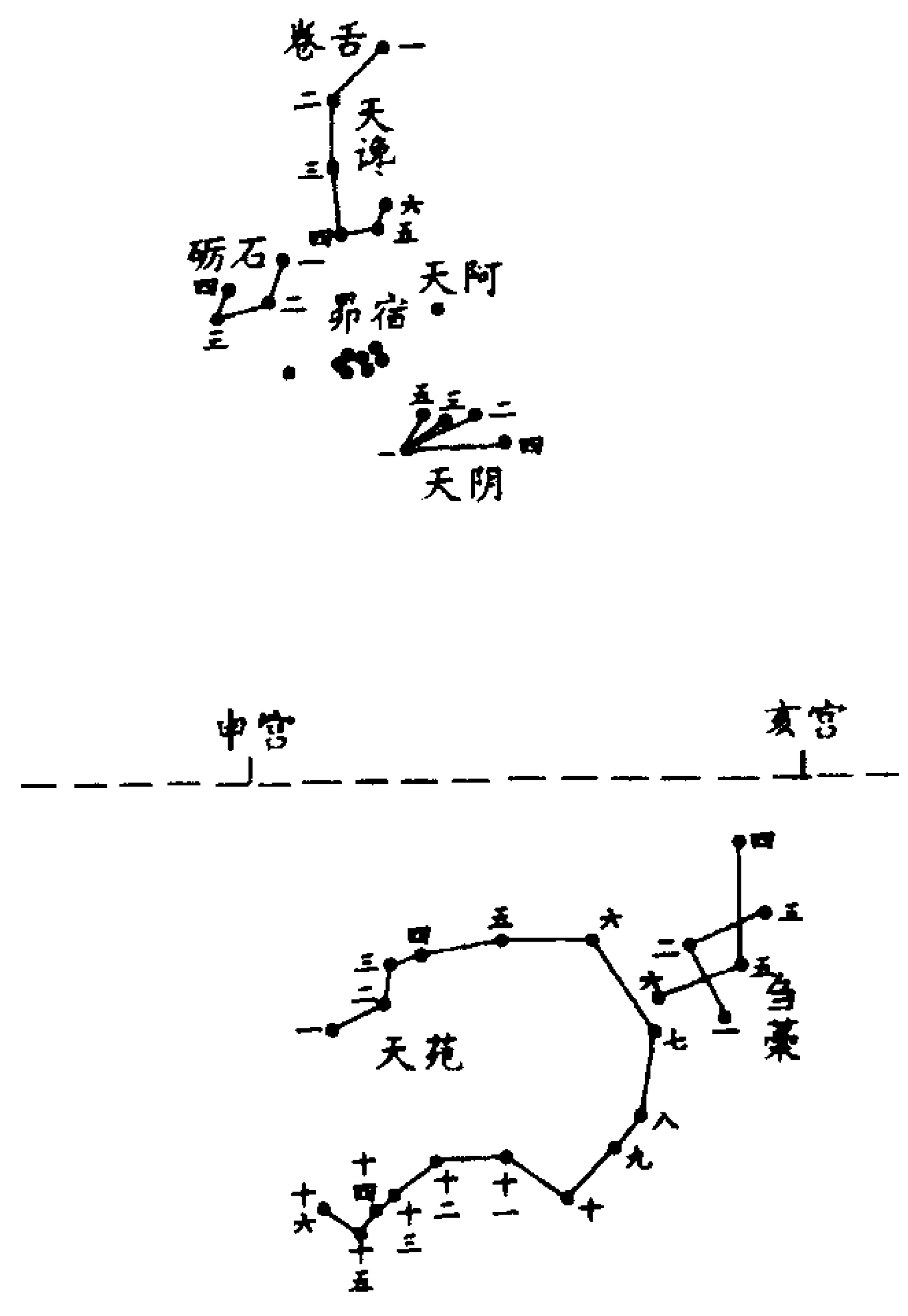


图 27　昴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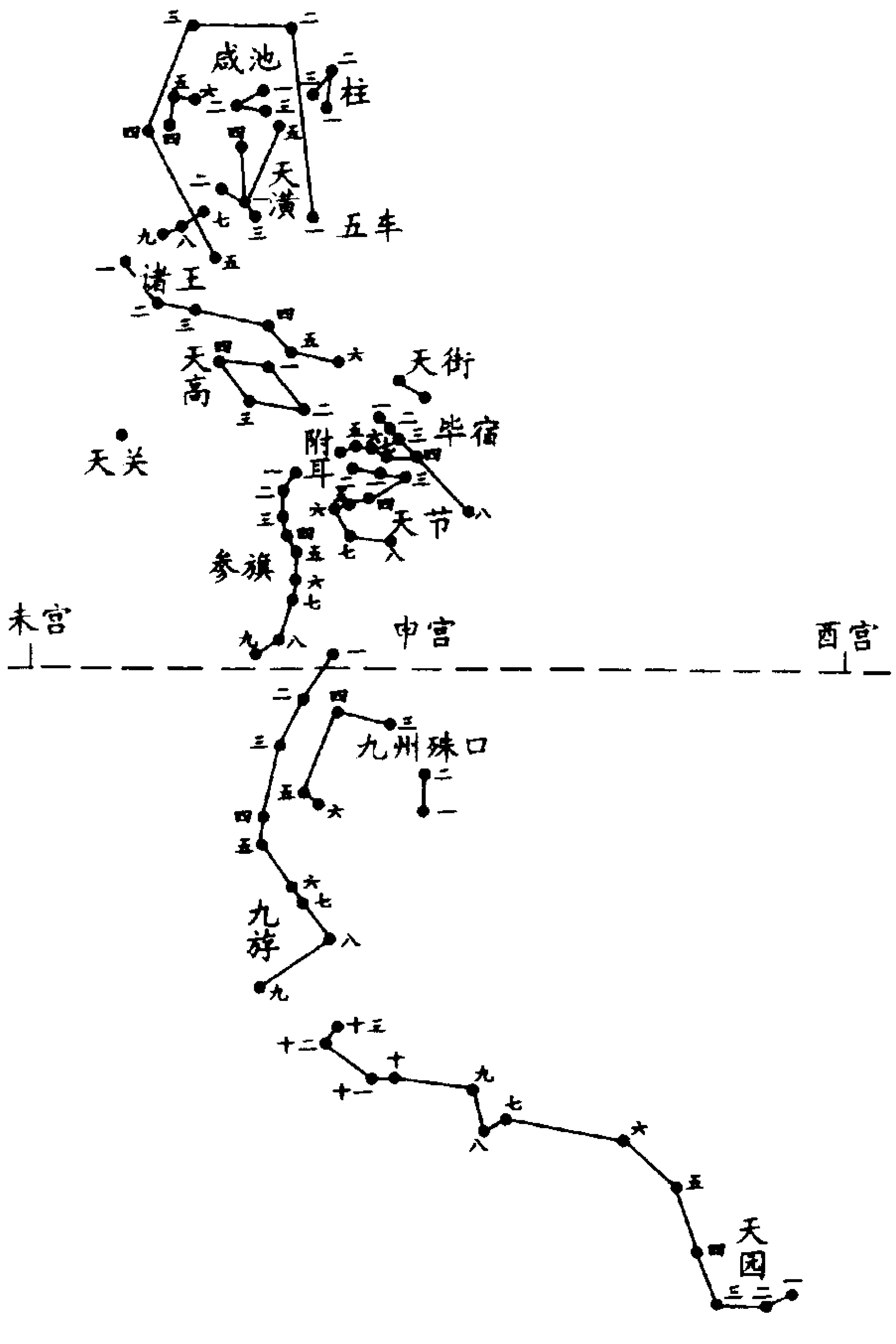


图 28　毕宿图

明亮，则意味着中原衰微，边寇犯境，摇动，则君有逸臣在侧；入毕，则国有兵事。又有二星为天街，街南为华夏，街北为绝塞。南有八星名天节，主郎将奉命出使。附耳旁有九星名参旗，是天子之兵旗。南有九星名九斿，是天的号令旗。九斿西面有九州殊口，主远方通俗传驿。西南面有九星名天园，主掌蔬菜之官。毕的北面有天高，主望八方云气。有天关，是天的门，主关闭，防道路之事。天高之北有诸王，主宗庙，用以藩屏王室，审察诸侯。诸王之北有五车，车中有咸池、天潢，主河梁津泽、池沼鱼鳖之类。

觜

《步天歌》说：

觜三星相近作参蕊，觜上座旗直指天，

尊卑之位九相连。司怪曲立座旗边，

四鸦大近井钺前。

见星图二十九。

觜由三星组成，样子像花蕊，所以《步天歌》说它『三星相近作参蕊』。《史记·天官书》说『参为白虎』，『觜觽』(即觜宿)为虎首』，主采集野生植物，一说主军旅。觜上方有四星，名司怪，专主怪异灾变。司怪的北面有九星名座旗，主旗帜，以表尊卑。

参

《步天歌》说：

参总有七星觜相侵，两肩双足三为心。

伐有三星足里深，玉井四星右足阴。

屏星两扇井南襟，军井四星屏上吟。

左足下四天厕临，厕下一物天屎沈。

见星图三十。

参由七星组成，中央三星名伐，主斩伐之事，又主戎狄之国。右边四星名玉井，主水泉。下有四星名军井，是专供军营所用的井。军井下有四星名厕，是天的厕所，厕南有一星名屎，西面有二星名屏，是厕的围屏，用以阻隔臭秽外泄。

南方朱鸟七宿

井、鬼、柳、星、张、翼、轸。井为鸟首，鬼为鸟目，柳为鸟喙，星（七星）为鸟颈，张为鸟嗉，翼为羽翼，轸为鸟尾。

见星图三十一。

井 《步天歌》说：

井八星横列河中净，一星名钺井边安，
两河各三南北正。天樽三星井上头，
樽上横列五诸侯。侯上北河西积水，
欲觅积薪东畔是。钺下四星名水府，
水位东边四星序。四渎横列南河里，
南河下头是军市。军市团圆十三星，
中有一个野鸡精。孙子丈人市下列，
各立两星从东说。阙丘二个南河东，
丘下一狼光蒙茸。左畔九个弯弧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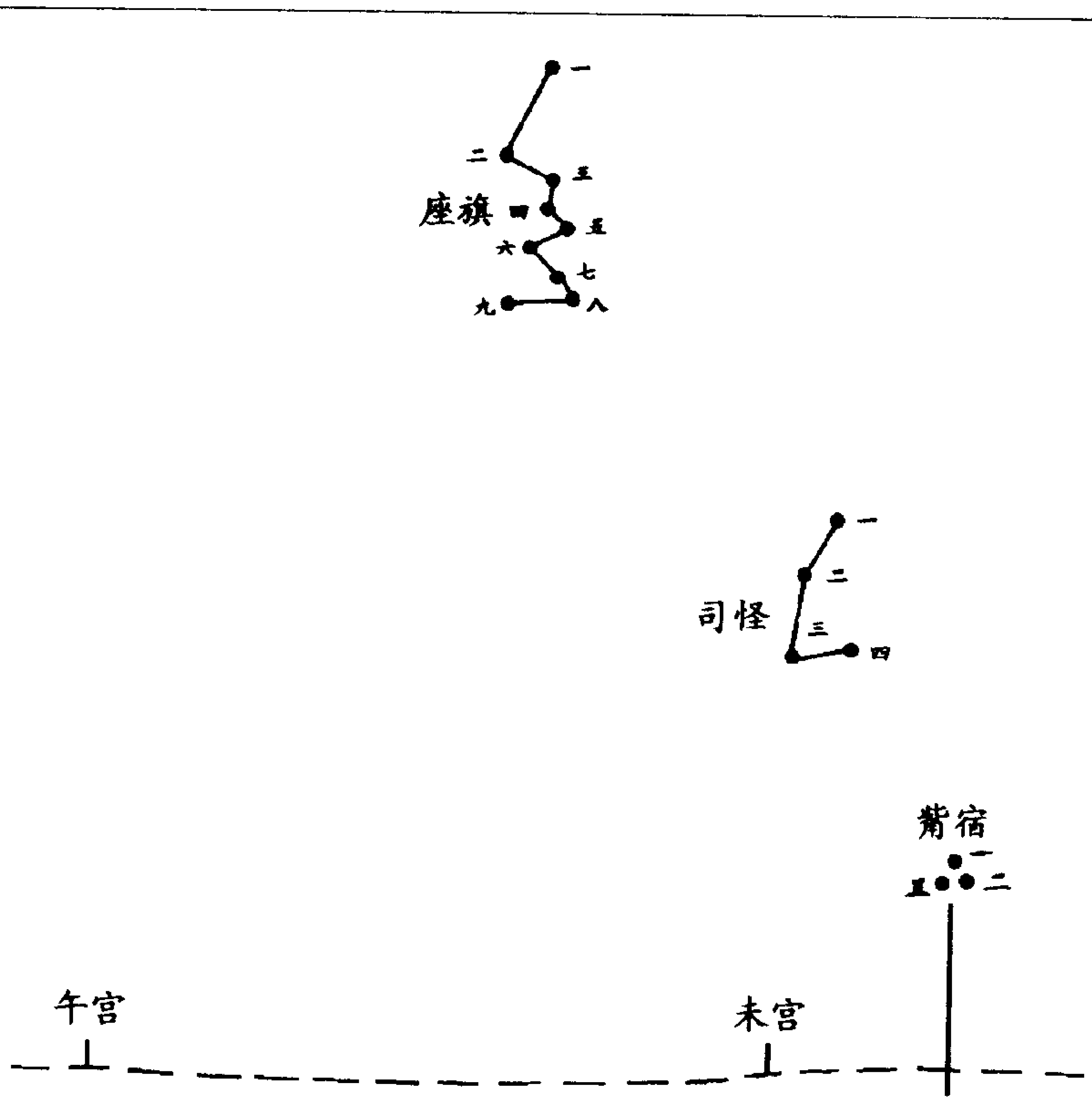


图 29　昂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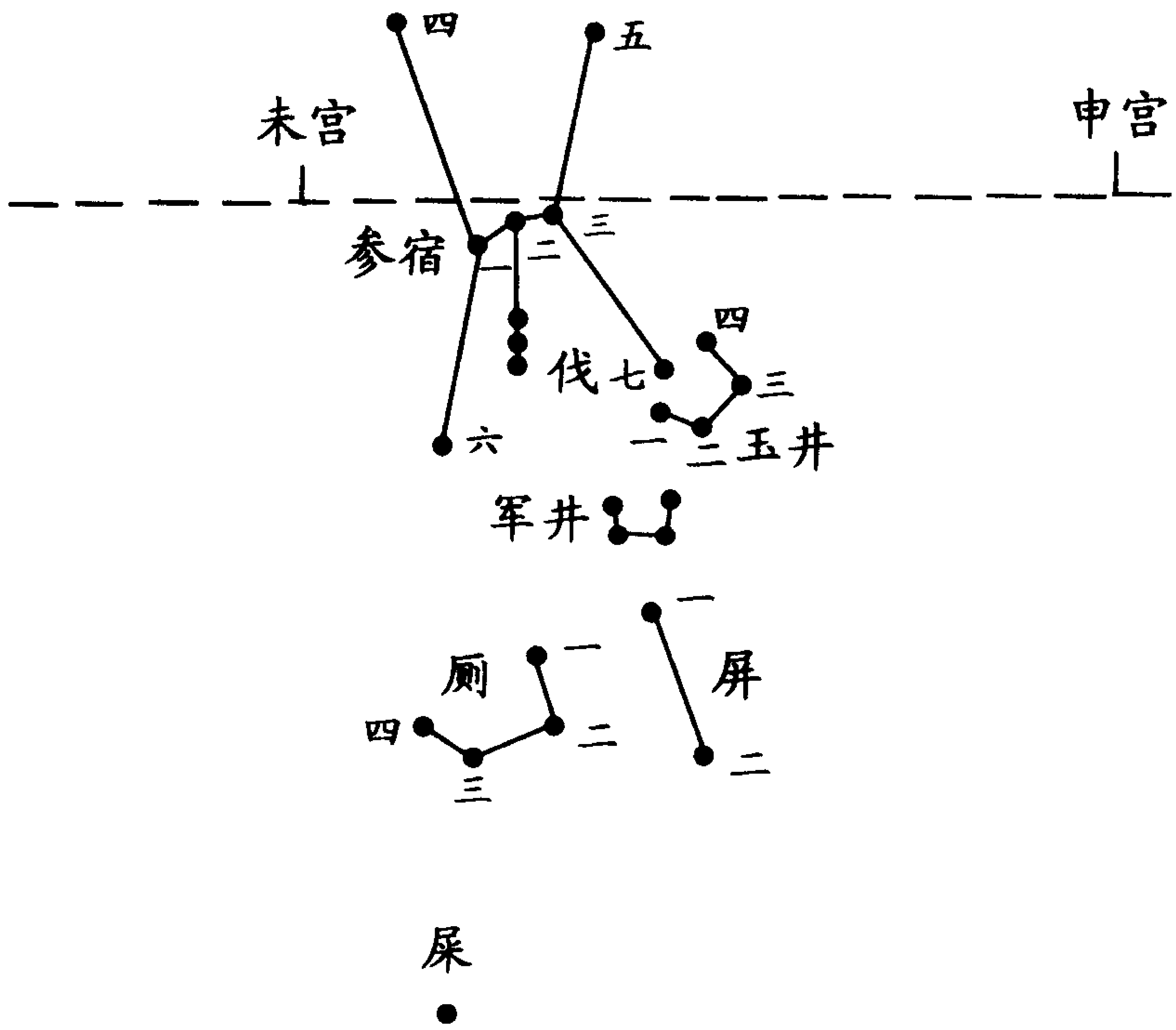


图 30　毕宿图

一矢拟射顽狼胸。有个老人南极中，
春秋出入寿无穷。

见星图三十二。

井，由八星组成，横列在银河中，因它位于玉井之东，又名东井。主水。井旁一星名钺，主伺察斩伐淫佚奢侈。此星不能太明亮，如果明亮到与井星一样，或摇动不定，就会有天子诛杀大臣之事。南有四星名水府，主堤防沟渎之事。北面有天樽，是装水米粥浆的器具，主施舍给贫苦饥饿之人。夹银河南北为南河、北河，各三星，主南北通路。如南星不现就南道不通，北星不现则北道不通。两河之间有一星名积薪，主厨房烹饪之事；又四星名水位，主水衡。北河之南有五诸侯，主治理阴阳，考察得失。北有积水，是供应酒浆之所。南河与水府之间有阙丘，是两座宫观。阙丘南有天狼，为野将，主侵掠。如此星位置发生变化，就会有人吃人的灾祸降临；如果它色黄白明亮，就吉利。如变成赤色，光芒四射如角，有兵起。天狼南面有十三星名军市，是军队贸易的场所。军市中有一星名野鸡，主野外的变怪之事。军市东南有九星如弓弧，最前一星如箭矢。称为弧矢，是天的弓箭，主讨伐叛逆，怀柔远方之国，又主备盗贼，知奸邪。弧矢与天狼相对，如向天狼移动，就多盗；大而明亮且变色，或弧矢的矢不正对天狼，也多盗。如弧矢的弓像个拉满的弓，就天下闹兵荒。弧矢西有两星名子、两星名孙，主孝敬。又有两星名丈人，主寿考，主哀怜孤独之人。最南面有星名老人，又称南极老人。主延年益寿。它常于秋分时出现，如显现，就天下太平，人人寿考；反之，则有兵起。

鬼 《步天歌》说：

鬼四星册方似木柜，中央白者积尸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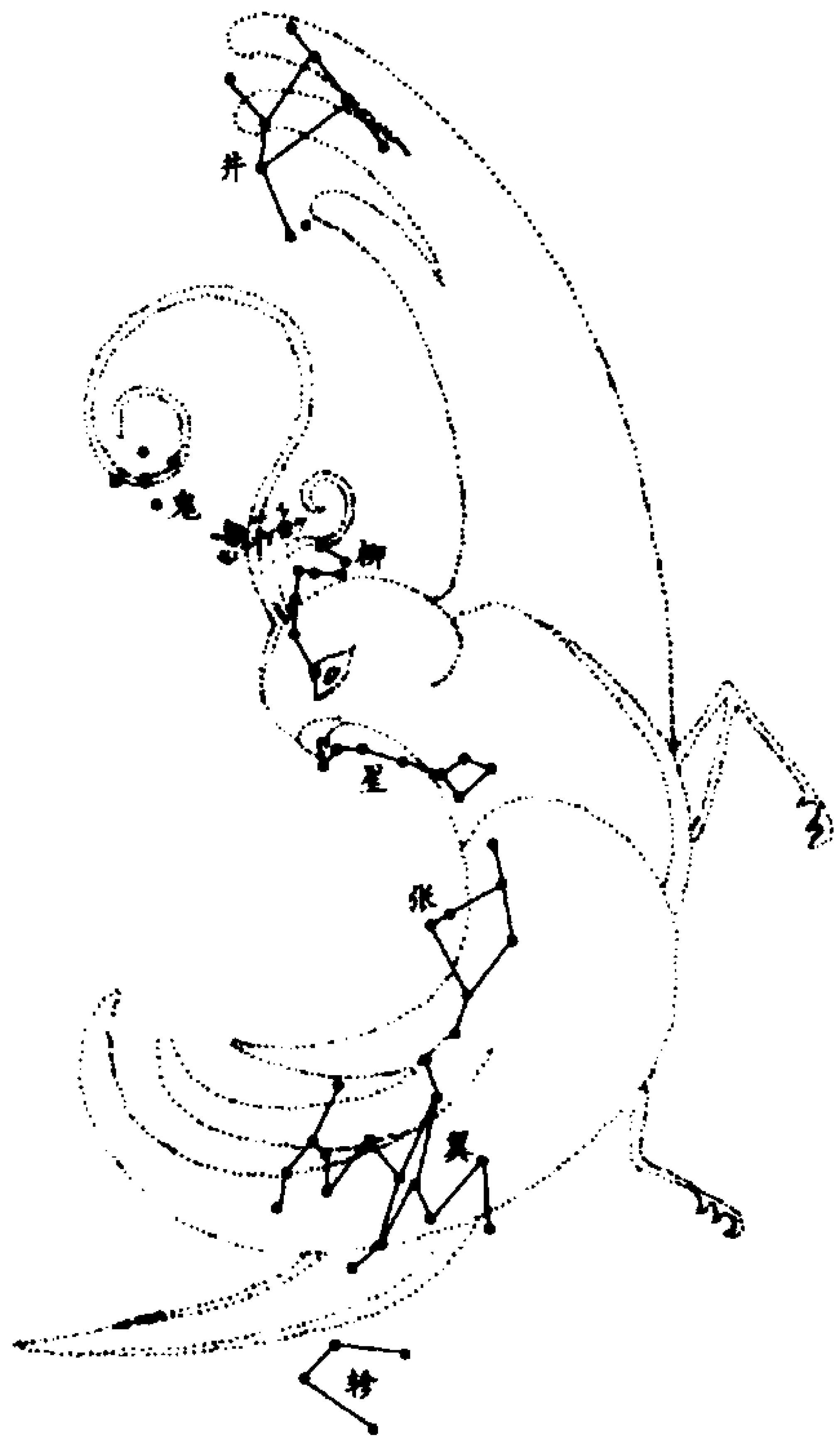


图 31　南方朱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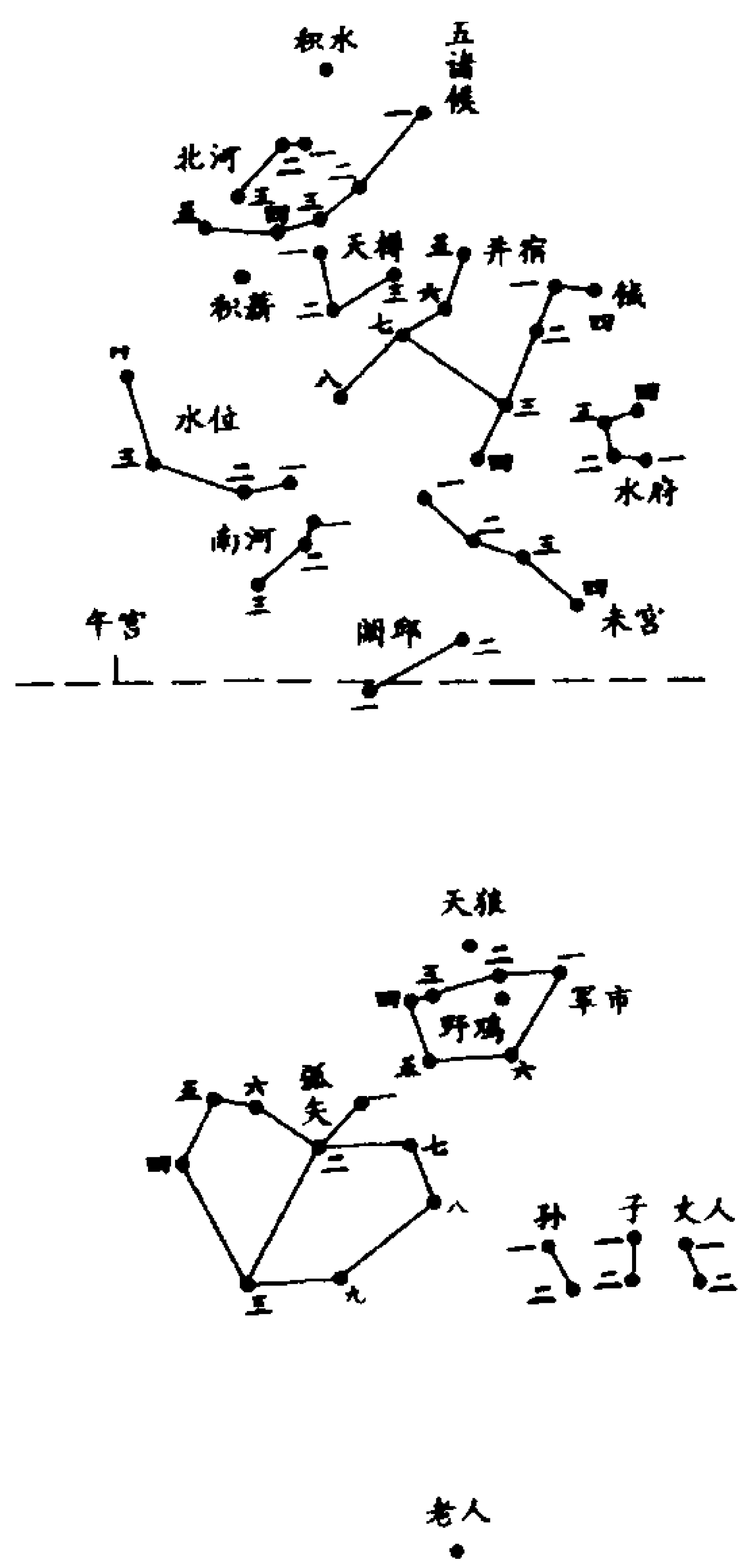


图 32　井宿图

鬼上四星是爟位，天狗七星鬼下是。

外厨六间柳星次，天社六个弧东倚，

社东一星是天记。

见星图三十三。

鬼由四星组成，又名舆鬼。占星家认为它是天目，主明察奸谋。东北星主积马，东南星主积兵，西南星主积布帛，西北星主积金玉。鬼中一星名积尸气，主死丧祠祀。鬼星如果大而光明，就五谷丰登；不明亮，则百姓离散。积尸气以暗淡不明为吉，明则有兵起，大臣被诛，下人死亡。鬼南面有外厨，主宰杀烹煮之事；再往南有天狗，主守御；有天社，是社神，为土地之主；有天记，一作天纪，主管理、医治禽兽。

柳《步天歌》说：

柳八星曲头垂似柳，近上三星号为酒，

享宴大酺五星守。

见星图三十四。

柳由八星组成，因为它是朱鸟的口，所以又名咮。因为它的八星弯曲如柳，所以叫柳。主草木。又是天之厨师，主尚食，调和滋味。以明亮为吉。它的北面有三星，名酒旗，是酒官之旗帜，又主飨宴酒食之事。

星《步天歌》说：

星七星如钩柳下生，星上十七轩辕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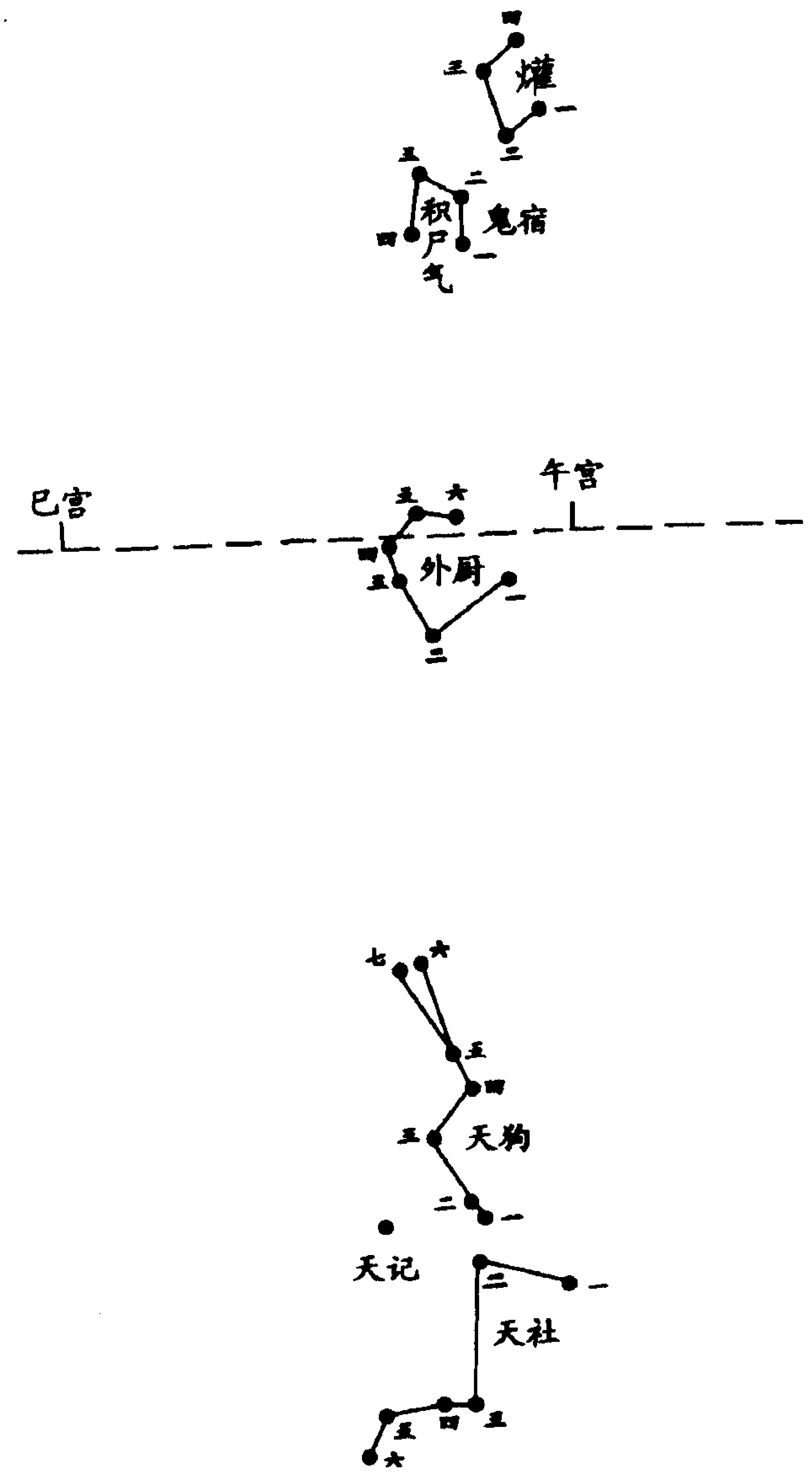


图 33　鬼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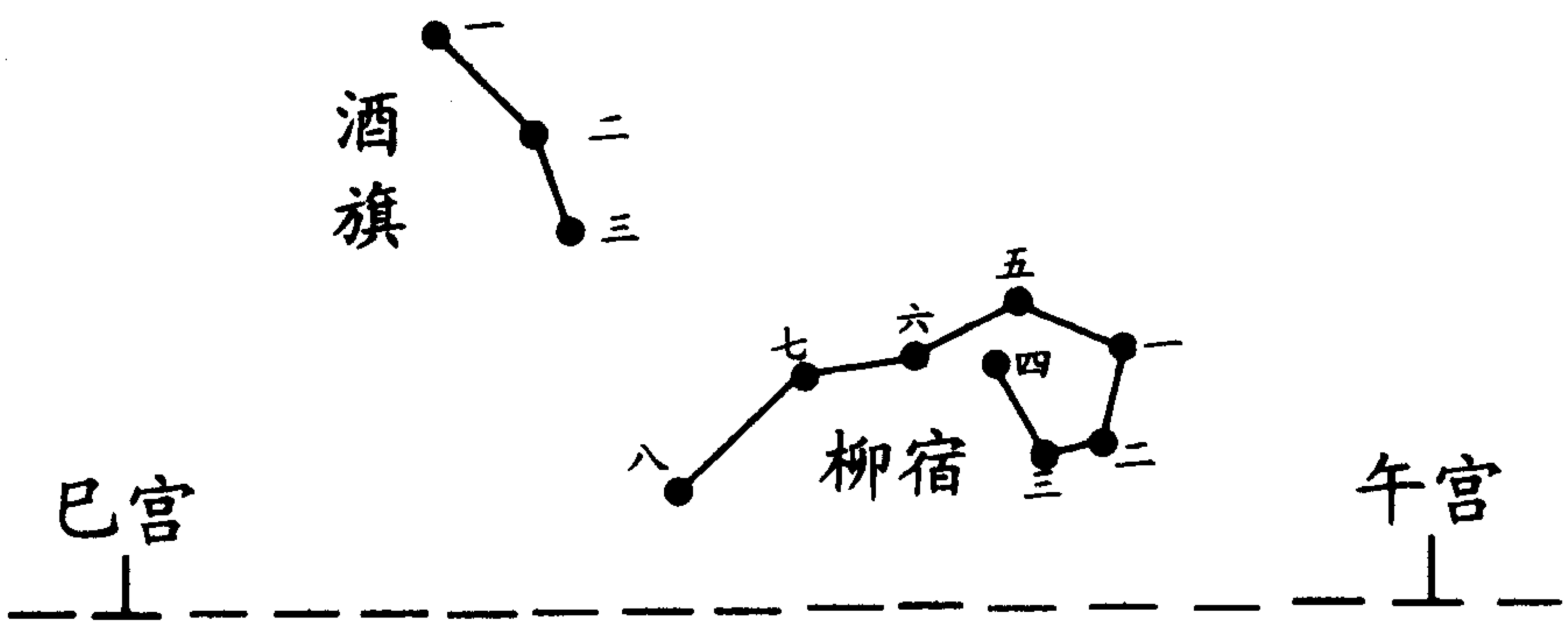


图 34　柳宿图

轩辕东头四内平。平下三个名天相，相下稷星横五灵。

见星图三十五。

星由七星组成，是朱鸟的颈，又是朱鸟的喉咙，物在喉咙，不能久留，引伸出紧急的意思，所以占星家认为星主急事。以光明为吉，暗淡为凶。星北十七星名轩辕，又名东陵、权，主雷雨之神，黄帝之神，后宫之象。阴阳交感，产生雷电风雨，风霜雪露，都由轩辕主管。其中较大的星，为女主；次北一星，为夫人；女主南一小星，名御女。这些星如显得小且黄而明亮，就吉利；如非常明亮，那就意味着君主的后宫互相争竞；如移动，则国人流离失所。轩辕东有四星名内平，是执法官之象。星宿东有三星名天相，天相是大臣之象，也是御府官。

张

《步天歌》说：

张六星似轸在星旁，张下只是有太庙，
十四之星册四方。长垣少微虽向上，
星数倚在太微旁，太尊一星直上黄。

见星图三十六。

张宿六星，是朱鸟的嗉袋，主厨房饮食赏赉招待客人。以明亮为吉，暗淡为凶。张南有十四星名天庙，主祭祀天子之庙。前人或认为天庙属翼宿，《中国天文学史》认为天庙实属张宿，但上图未另标出天庙。

翼

《步星歌》说：

翼二十二星太难识，上五下五横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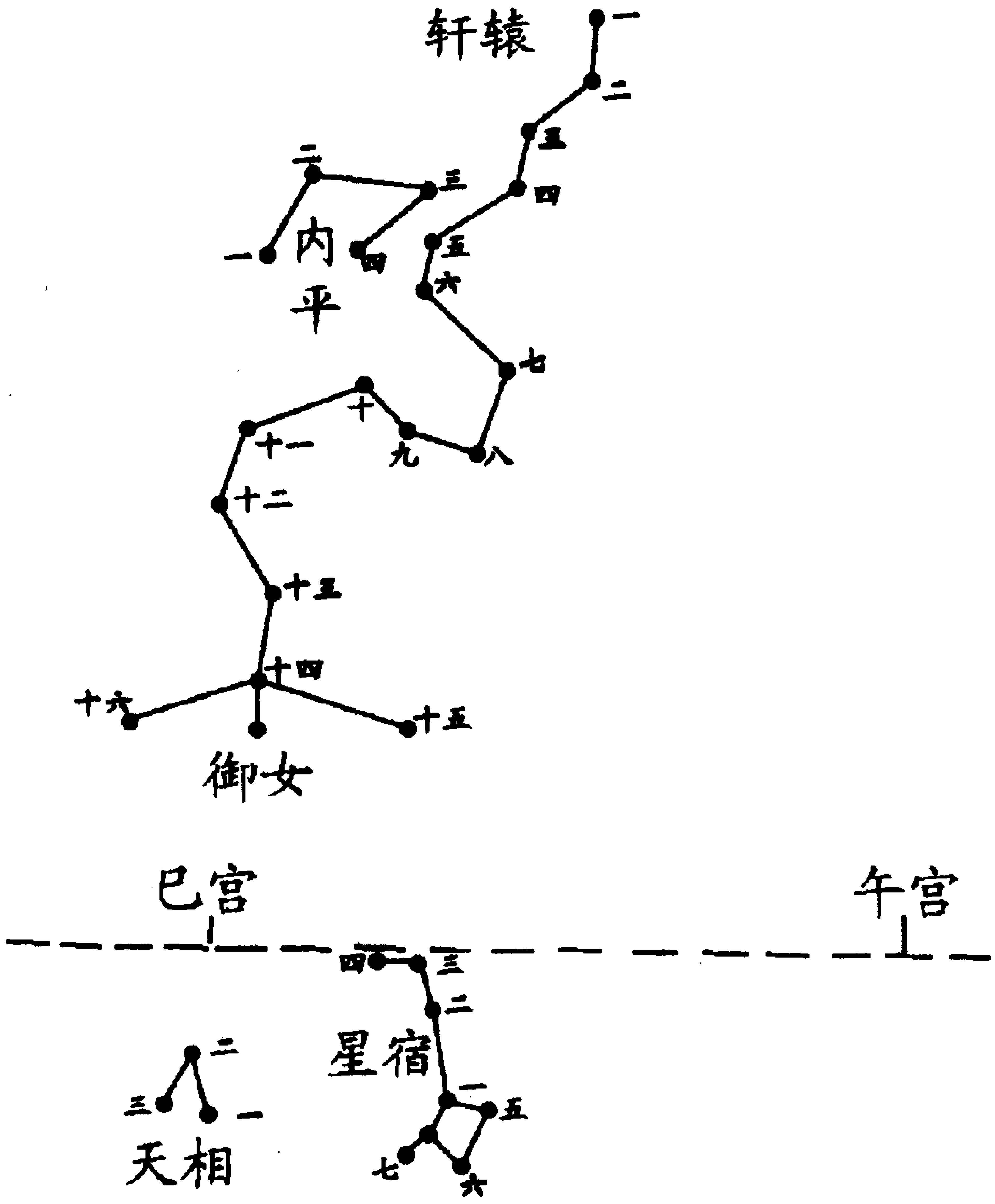


图 35　星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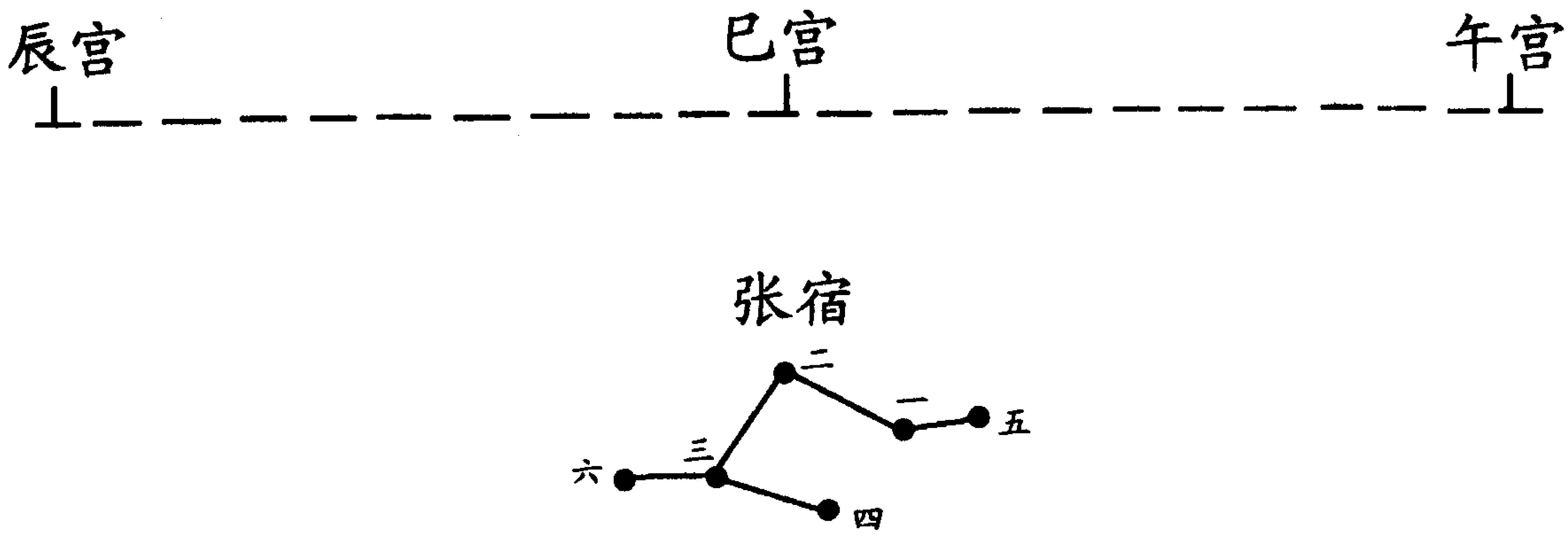


图 36　张宿图

中心六个恰如张。更有六星在何许？
三三相连张畔附。必若不能分处所，
更请向前看野取。五个黑星翼下头，
欲知名字是东瓯。

见星图三十七。

翼由二十二星组成，是朱鸟的翅膀。是天的乐府，又主远客。翼大而明，就礼乐兴，四方少数民族宾服；移动位置，就意味着天子将举兵讨伐叛乱之人。翼西南有五星名东瓯，主南越一带少数民族。《晋书·天文志》把东瓯列于二十八宿之外，故图上未标出此星。

轸

《步星歌》说：

轸四星似张翼相近，中央一个长沙子，
左辖右辖附两星。军门两黄近翼是，
门下四个土司空。门东七乌青丘子。
青丘之下名器府，器府之星三十二。
以上便为太微宫，黄道向上看取是。

见星图三十八。

轸由四星组成，主宰相辅臣，又主车骑，主风。如果明而大，就会有战争；太白守轸，天下学校散坏，文儒失业，兵戈大兴；荧惑守轸，南方有不听天子命令之国出现，应起兵讨伐；辰星守轸，徐州、泗水一带有屠戮之人。轸旁有一小星名长沙，闪闪烁烁，此星不能太明亮，如明亮得同轸宿四星一般，或五星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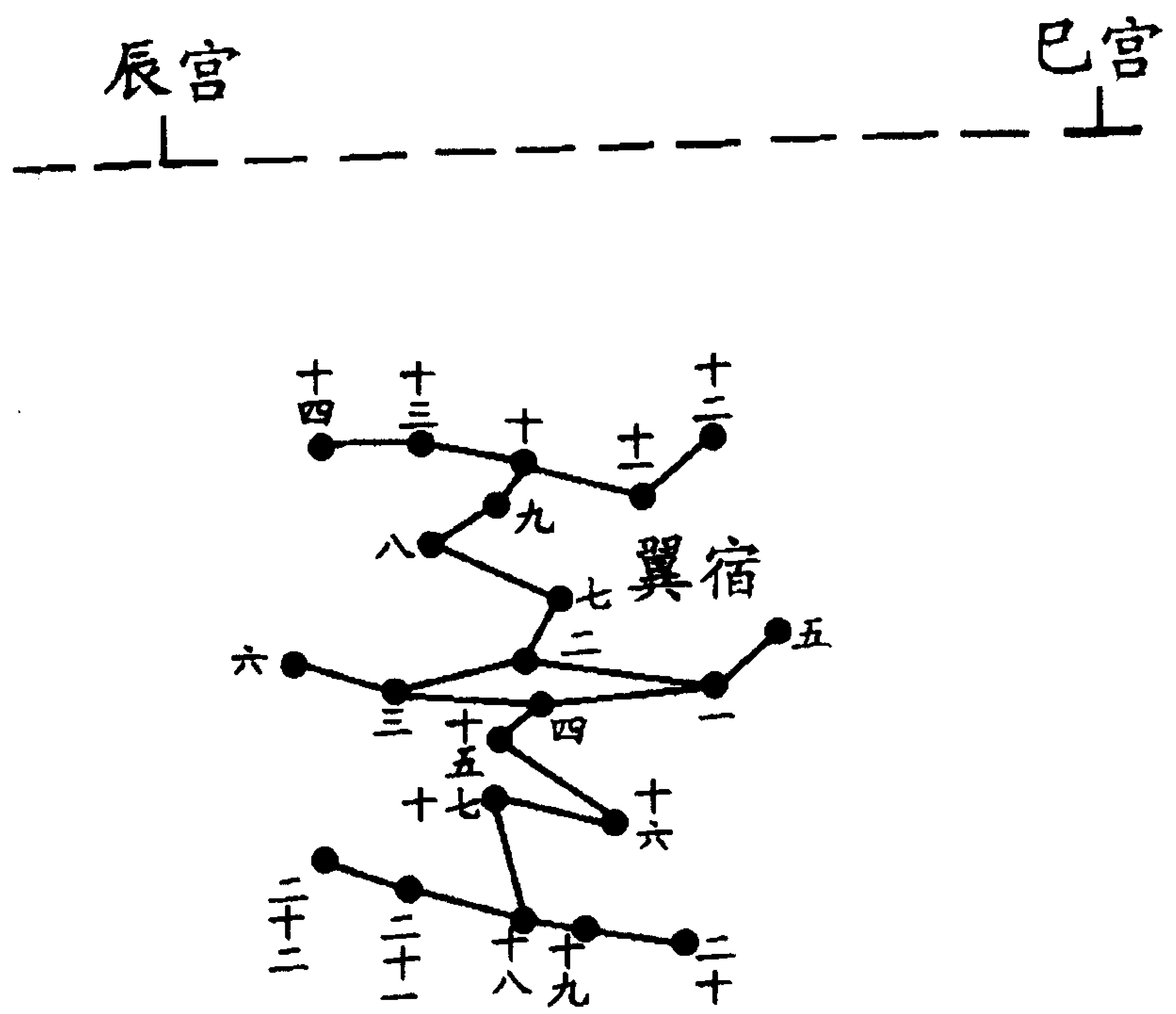


图 37　翼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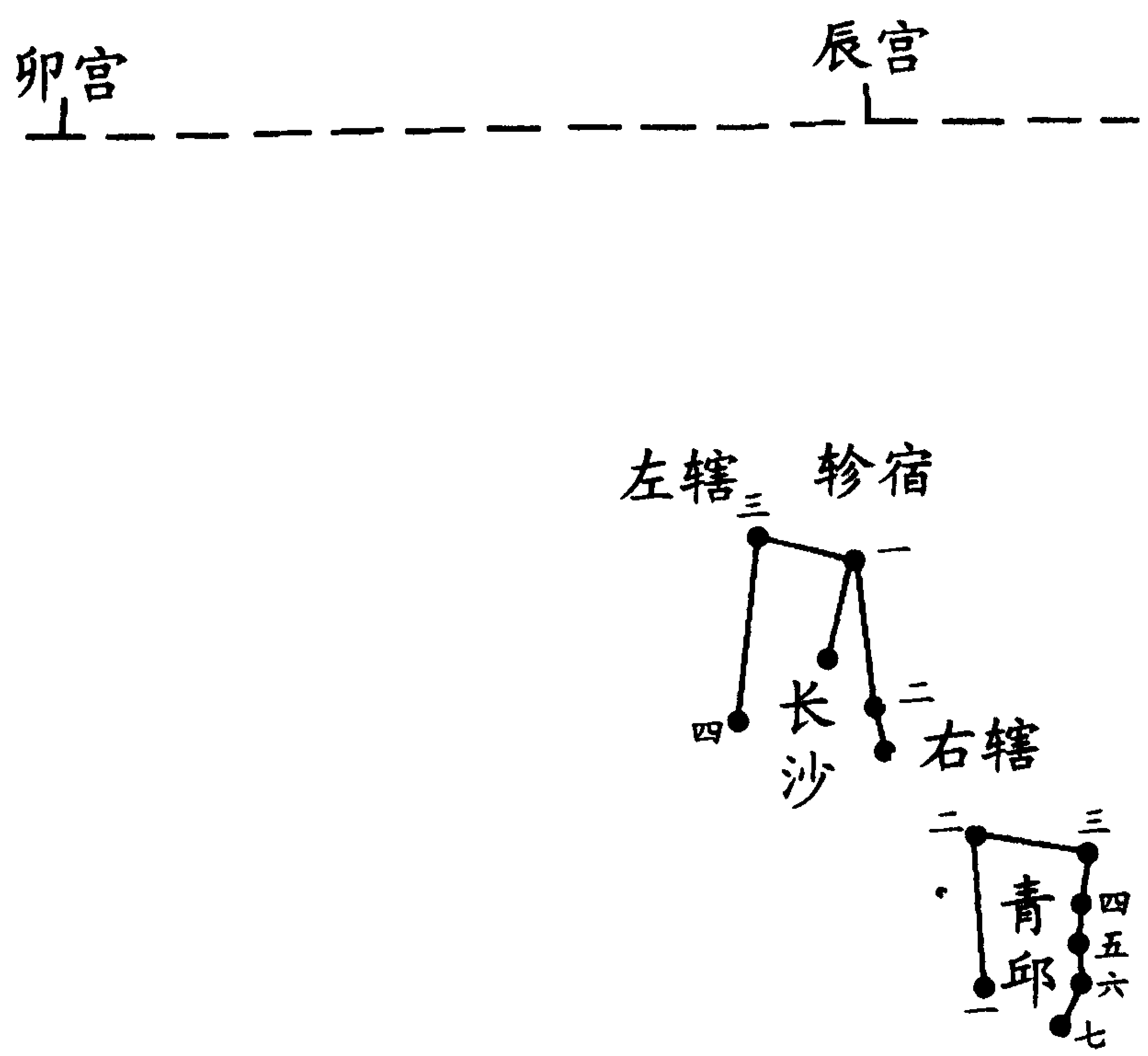


图 38　轸宿图

轸中，就有兵大起。长沙左肩有左辖，右肩有右辖，分别代表同姓和异姓诸侯。东面有七星名青丘，代表南方蛮族之国。西面有两星名天门，（或名军门）是天子的军门。南四星名土司空，主城界人民之事。青丘下有三十二星名器府，是乐府。

占星术诠解

天文学家、占星家观察或记录天象，有一套操作方法和专门术语。下面对一些常用的术语作一些诠解：

星色和亮度

占星家常根据星的颜色和亮度来定正变，以预卜吉凶。例如对于五星的颜色，《史记·天官书》、《晋书·天文志》都提出过一个区分标准。《隋书·天文志》说：『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顺时应节。色变有类，凡青皆比参左肩，赤比心大星，黄比参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应其四时者，吉；色害其行，凶。』这些话的意思是：凡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都有颜色、大小的不同，观察它们的颜色大小，要根据它们在五行中的所属，并顺应不同的季节来决定。例如金星在五行中属木，为青色。在摄提格年的正月早晨它出现于东方，颜色应青苍有光，才算正常。在大荒落年的四月早晨出现，颜色就应是红赤而有光，才算正常。所谓青、赤、黄、白、黑，是有个参照系的。青色以二十八宿西方白虎中参宿的左肩（参宿由七星组成，中间三颗大星，正中一星为大将，左右为左右将军，左肩即左将军）为参照系；黄色以参宿的右肩（即右将军）为参照系；赤色以二十八宿东方苍龙的心宿中的大星（心宿由三星组成，中心一星最明，为大星）为参照系；白色以狼星（即天狼星，在二十八宿南方朱鸟井宿的星区内，是全天空最亮的星）为参照系；黑色以二十八宿西方白虎奎宿的大星（奎由十六星组成，其大星在西南面）为参照系。关于星的颜色，本书后面的介绍中经常会提到，可以参看。占星家认为五星如果都不失其本来的颜色，而且能根据季节改变成相应的颜色，就吉利；如果它的颜色与五行相违背，就凶。

亮度也是很重要的方面。星的亮度的正变必须通过长期的观察才能确定。有些星本来很亮，如果它在一定时间内变暗，则为不正常。以昴宿为例，占星家认为它主狱事，如果它很明亮，就意味着天下狱讼公平，如变得暗淡，就意味着已出现刑罚苛滥的情况。相反，有些星则以暗淡为正常，如明亮，将为不正常，如紫微垣中的天理四星(又称『贵人之牢』)。占星家认为如此四星明亮，则意味着将有贵人下狱。

星的颜色、亮度，是天文观测的重要方面，它们的颜色、亮度如何，取决于它本身的性质、离地球的远近，凭肉眼观察，还经常受地球大气层变化的影响。现代天文学对星的颜色、亮度的区分已有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但前人的观测也留下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资料，可供天文学史研究参考。凭颜色、亮度来观察人间祸福吉凶，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

大小和形状

占星家认为星的大小、形状也是用以测度正变、预卜吉凶的尺度之一。

一般的星，在正常情况下，其大小是比较固定的。这个相对固定的大小就是正。但有时也因特殊原因，有些星的大小会显得比原来有差别，这就是变。星由小变大或由大变小是吉是凶，要视情况而定。例如轸宿四星，就以小为吉，如果大而明就会有战争。太微垣的少微四星，就以大而黄润为吉，如果小而暗淡，则意味着贤人失志。如此等等。

星的形状以肉眼来观察，一般都只是个小圆点，很难看出特异之处。但有些星的形状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例如客星，它是在短时间内突然变大变亮的星，甚至在肉眼看来，它是突然出现的星，如同不速之客，所以称为客星。它的形状也有很多种，有的如炎炎大火，有的如粉絮飘拂，有的如云非云，有的状如牙旗，有的状如削瓜，有的状如雄鸡。又如彗星，一般都有个长长的尾巴，或光射如角，也很明亮，是容易

看出来的。由于这些彗星的形状比较奇特，所以占星家多半把它们同凶兆联系起来。

也有一些星由几颗星组成，几颗星之间构成一定的形状。这种形状有时是有变化的。它们的变化是吉是凶，也要视情形而定。如三台星（一名泰阶），它是由两两一组的六星组成，这种组成以成直线为吉，叫作『泰阶平』，意味着天下太平。如果屈曲，则意味着有各种灾变。

附录

占星术简史

占星术是我国古老文化中遗留下来的一份充满神秘色彩的遗产，对从事科学史特别是天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的人来说，它是一份值得重视的遗产。

占星术的起源、发展与天文学可以说是同步的。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占星术与天文学共同携手走过很长的路，是血肉相连的同胞兄弟。不同的地方，是天文学总是作理性的思考，注意对自然本身的观察、测算，求真求实，而占星术却总把天象同人间社会联系起来，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灵，通过天象的变异向人间预示吉凶祸福。他总是把国家的兴亡，王朝的盛衰，政治的良窳，民生的苦乐，事业的成败，战争的胜负，人命的寿夭同日月星辰的色彩、形状、位置、运行的方位等所呈现的变化串通起来加以解释，说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并总是依据后者论断前者。

随着地下文物的发掘，人们对史前时期的情况了解得多一点了。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过一个彩陶，可能是一件礼器，上面有太阳的图象。它距今约四五〇〇年，可视为天文学、占星术的萌芽。

古籍中有很多关于上古天文学、占星学方面的记载。例如《周语·楚语下》中谈到黄帝之子少皞的时代，『民神杂糅』的情景，那时人人可享有祭祀权，个个都可做巫史。到了颛顼时代，这种情况就有了变化，他命令南正重司天，以分出神的职位次序，又命火正黎司地，掌管人民。《尚书·尧典》记载尧委任羲氏父子掌管天文，司察日月星辰。那时他们已能掌握四星中天（指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确立四季（有些人认为是确立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说明他们对星宿、心宿、虚宿、昴宿等恒星的出现与季节的关系已有相当长时间的观测。他们还

把一年分为三百六十六天，并以闰月定四时。《尚书·胤征篇》记载夏代仲康时代主管天文的羲氏与和氏沉湎于纵酒享乐，以至于『昏迷于天象』，后来季秋月朔那天（唐代一行推算为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即公元前二一五五年）发生了『辰弗集于房』（一般认为指发生了日食）的情况，他们都未能预报，结果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乐师们敲着鼓，啬夫骑着马奔跑，老百姓竞相奔走，赶紧来营救太阳。为了这么一件事，仲康命令胤侯率军去征讨羲和。这些记载虽带有很大的传说性质，但它们对我们了解上古的天文、占星术的大致情况是有参考价值的。

商代的情况比较清楚一点，在发掘出来的甲骨卜辞中，其中与天象有关的为数不少，其中有涉及日月食的，有涉及恒星的，（如鸟星、侑火等），有涉及行星的（如岁星），有涉及新星的，还有些尚待进一步研究。可见商人非常重视对天象的观察和记录。商代的神学也是很有势力的，这些天象都以占卜的形式出现在卜辞中，就是明证。商代有一位著名的占星家叫巫咸，在《开元占经》中，保存了一部分巫咸的遗说。这些遗说大都把天象与大事的吉凶祸福联系起来。但这些遗说涉及的天象比卜辞远远为多，并涉及到行星运行的一系列问题，理论上也比较成系统，可能不是巫咸旧说的原貌，或系后人的假托之作。商代的巫者兼掌天文历法，说明天文学和卜祝之学是混合在一起的，这时所谓的天文学，实则就是占星术。商代在天象观测和记录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与占星学是密不可分的。

周代对天文学、占星术也是很重视的。《诗经》中春秋以前的作品（如《豳风·七月》）已涉及到很多天象。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但他所举的例子，如『七月流火』（《七月》）『三星在天』（《诗经·唐风·绸缪》），『月离于毕』（《诗经·小雅·渐渐之石》）等，大多是周代的材料，这些话出于农夫、妇女、戍卒之口，可见周代天文知识的普及。周代著名的天文家兼占星家有周武王时的太史尹佚和

周灵王时的大夫苌弘。周代同商代不一样的地方，是周人虽然也相信天象能降灾降祸，却很重视人事本身。名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等就出于《周书》。周人的这种理性精神，有助于天文学的发展。但周人对星占也是极重视的。《周礼》卷二十五有『眂祲掌十煇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的记载。所谓十煇，指祲、象、鑴（《晋书·天文志》中作『觿』）、监、暗、瞢、弥、叙、隮、想。对这十煇，后人解释不同，以《晋书·天文志》最为明了，可以参看。十煇主要指太阳所出现的云气、珥璚、光晕之类，但分类如此地细致，可见当时占星术研究的深入。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和占星术都有长足的发展。人们对天文某些规律的掌握从孟子所说的『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孟子·离娄下》）一语可见一斑。荀子也说过『天行有常』（《荀子·天论》）。这时对日月五星及二十八宿的观测都已比较系统，并建立起了用以测量星宿位置的赤道坐标系。这一时期著名的天文家兼占星家宋有子韦，郑有裨灶，齐有甘德（一说为楚人），楚有唐味，赵有尹皋，魏有石申。这些人当中，以甘德和石申的成就为最大。石申著有《天文星占》八卷。原书已佚，部分存于《开元占经》之中，后人从此书和其他书中辑出，可窥见其大概。石氏对二十八宿距星的距度、去极度以及一百一十五颗恒星的入宿度和去极度都有观测纪录；为后世的天体测量学打下了基础。在这一时期的一些著作如《春秋》、《左传》中，关于日食、月食、彗星、流星、流星雨、陨石等都有大量记载，其中包括全世界最早记录的哈雷彗星记事。《史记·天官书》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六次，彗星三次出现，宋襄公时星陨如雨，都是根据这些著作所作的统计。

秦汉时期主要是汉代，是天文学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在汉初初，标志这种重大成就的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云气星象杂占》和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五星占》对行星的顺行（由

西往东运行)、逆行(由东向西运行)、留(顺行由快而慢,从地上观察,似乎未动)等都有记载。《隋书·天文志》说:『古历五星并顺行,秦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并时,自有差异。汉初测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这是说,秦以前天文家认为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都只是由西向东运行,秦代才发现金星、火星有逆行现象,到汉初经过进一步观测,才发现五大行星都有逆行的现象。《五星占》还详细地记载了自秦始皇元年(公元前二四六年)至汉文帝三年(公元前一七七年)七十年间的木星、土星和金星的位置,并对它们的会合周期有相当精确的数据记录。《云气星象杂占》对彗星的观测已相当细致,并有二十九幅彗星图。《史记·天官书》则对二十八宿、五星等有全面的记录,它共记载了九十一个星官,五百余颗恒星。它既是对前代星象观测成果的一个总结,又是自成体系的独立的星象著作。它所用的星官名称绝大部分为后世天文学家所继承。汉代对星数的发现可以说是一个全盛时期。至马续写《汉书·天文志》时,已称:『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考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张衡《灵宪》则说:『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盖未存焉。微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这个数量,较之《史记》所载,是十分惊人的。彗星的数量到京房时已达到三十五种,比《五星占》多十余种(《五星占》)虽有二十九种,但有些彗星同名,实只有十九种)。《汉书·天文志》记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六月『客星见于房』,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第一颗客星。汉代在历法的编制和天文测量仪器的创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因与占星术这一话题关系不甚密切,这里就不一一缕述了。

汉代天文学的发展对汉代的哲学影响特别深刻。汉人关于宇宙的起源、天体的形状、构成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淮南子·天文训》在总结前人关于『气』的学说的基础上,把天地、日月星辰都解释为气的

分化的产物。关于天体的形状则有盖天说与浑天说等猜测。盖天说最早见于《周髀算经》，它认为天像个圆盖，地像个倒扣着的盘子，日月星辰都嵌在天盖上旋转。扬雄曾对此说提出质疑。浑天说起于战国，有人认为惠施最早提出这种构想，汉人落下闳、扬雄、张衡等都主此说。浑天说认为天体像个弹丸，是圆的；地像蛋黄独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如蛋壳包裹蛋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转如同车毂，周旋无端，形状浑浑沌沌，所以叫浑天。浑天说实际上是主张地球中心说，但张衡又说，在浑天之外，还有所谓宇宙，『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灵宪》）这就把浑天看作是无限宇宙中的一个部分了。这种猜测，很富于辩证法的特色。汉人对宇宙的看法是天文学发展的产物，但它反过来又对天文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关于天体的构成也有很多说法，如认为太阳是火构成的，月亮是水构成的等，它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关。汉人对天文方面的这些思考，往往还渗透到他们的社会政治、人生观之中，影响着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魏晋南北朝时代天文学方面也有很大成就，象晋代虞喜发现岁差，就是一件大事。历法自汉末刘洪乾象历后，逐渐走向规范和精密。在星象观测方面，魏太史令陈卓对前代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所载星官加以综合，总括为一个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的星座体系，并著有星图。后来唐代李淳风撰写的《晋书·天文志》述星象的部分，大体就按陈卓的格局。《晋书·天文志》和《隋书·天文志》在后世是很受推重的《天文志》，而《晋书·天文志》尤受推重。它所载的星象线索清楚，为后世星象观测奠定了基础，一直沿用到明末清初才有所发展。

魏晋南北朝的占星术是很发达的。《隋书·经籍志》记载了很多天文星占方面的书，可以窥见当时的大致情况。如仅陈卓就有《天文集占》十卷、《天文星占》十卷，《五星占》一卷，《陈卓四方宿占》一卷，又记

有《石氏星经》七卷，可见其著述之丰富。梁代所存的星占著作特别多，如《天文集占》百卷、《杂天文书》二十五卷、《天文五行图》十二卷、《天文杂占》十六卷等等。这些占星书有些在唐代就已亡佚，绝大部分今已荡然无存，只有少数部分为《开元占经》等书所引用，可以窥见一鳞半爪。

这一时期的占星术的发展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注意对前代的星占成果加以总结，并在总结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如刘表就曾命武陵太守刘睿搜集图纬旧说，把与天文星占有关的部分，集成一书，名《荆州占》。《荆州占》原书已佚，但在《晋书·天文志》和《开元占经》中还保存了一部分。《晋书·天文志》把杂星区分为瑞星、妖星、客星、流星，把气也分为瑞气、妖气、日月傍气，对它们的形状类别也加以简要的描述（如它称彗星为『扫星』，属于类星），其主要依据就是《荆州占》。可见《荆州占》在星象观测方面已趋于精细，它对星象的分类虽然带着星占眼光，但无疑也有一些合理因素。又如梁时奉朝请祖于天监（公元五〇二至五一九年）中受诏收集古天官及图纬旧说，撰有《天文录》三十卷；北周克梁以后，获太史令庚季才，令其撰《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此据《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载为一百一十五卷），使占验之术大为完备。《灵台秘苑》传至宋代，经王安礼等人芟削，仅存十五卷，十亡其九。但北周以前的星占资料所存较少，它对我们了解北周以前的占星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一个特点是这一时期的占星家特别重视用历史事实去验证占星论断。注意『事验』，《史记》已开其端，《汉书·天文志》则在述完星象之后附了大量的例子，把春秋以来到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间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同天象的变异联系起来，以证明天象与人事之间的确存在着感应关系，说明占星术预测的正确。其后的史书，都援此为例，并愈演愈烈。《后汉书·天文志》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叙述从王莽居摄元年（公元六年）到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一九年）二百一十五年间所发生的天人

灾变，『以显天戒，明王事』。在这一时期的有天文志或天象志的史书中，除了《晋史》有相当一大部分是叙述天文发展、天文理论及星官等外，其余史书如《宋书》、《南齐书》、《魏书》等都是只记历史事验，很少理论阐发。这说明占星术已进入社会历史领域被广泛运用的历史阶段。《晋书·天文志》在记史传事验方面还有个创例，（它虽为唐人所作，但创例可能始于此时。）即它把天象同事验加以分类，分为天变、日食（实包括月食）、五星聚合、月五星犯列舍、经星变附见、妖星、客星、星流陨、云气等类别，其目的是为了给后人供占星举例提供方便，但从今天来看，它的意义远不在此。它给天文史研究在资料分类方面省去了很多麻烦。这个体例一开，后世很多史书都加以效法，使史书留下来的资料既有条理性，又有系统性。

由于占星术一方面同天文学联系，一方面又同历史学关系密切，所以它的地位就比较重要。它虽然也是宣扬神学，但它比别的神学更富于诱惑力，也更被人相信。例如汉代的张衡，就是如此。他曾主张对图谶一概加以禁绝，但却对占星术深信不疑。他的《灵宪》认为北斗居于中央『动变定占，实司王命』；二十八宿居于四方，『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经次，用告祸福，则天心于是见矣』。他认为天象的呈现之所以能预示吉凶，是因为它是『天心』的体现。连张衡这样的大科学家都相信占星术，一般人就可想而知了。由于占星术如此为人笃信不疑，因而它的影响力也就非常之大。统治者如果获得了对自己有利的天象，那就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地位；相反，则是一种极大的威胁。而占星术论天象，多沿《春秋》之例，叙变不叙常，而变又常意味着凶祸多，吉祥少，这就导致了统治者对它的惧怕。《南齐书·天文志》载：宋明帝建武（公元四九四至四九七年）时『太史奏事，明帝不欲使天变外传，并秘而不出』，以至史籍对天象的出现阙载，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也是占星术的占验结果受封锁的开端，它是后来统治者由垄断占星术到垄断天文学的一个先兆。

隋唐时期天文学成就可数的很多，隋代有著名的天文家刘焯，唐代有著名的科学家一行、南宫说、梁令瓒等，他们在历法、大地测量、天文仪器制作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从星象来说，一行对恒星的位置重新作过测定，并在全世界第一次实测子午线的长度。丹元子的《步天歌》以简明的诗句对全天二百八十三官及星数、位置作了描述；便于记诵，对星象知识的普及也是一大贡献。

隋唐的占星术已进入全面总结的阶段。从《新唐书·艺文志》所载书目看，隋唐占星之作并不很多，约十三种。但有两部比较重要的著作。一部是李淳风的《已巳占》，一部是瞿昙悉达的《开元占经》。前者十二卷（一作十卷），后者一百一十卷。（今存为一百二十卷，有后人附益）。李淳风，唐太宗时人，精通天文历法，曾制浑天仪，撰《麟德历》，所著有《典章文物志》、《乙巳占》与袁天纲共集有《太白会运逆兆通代记图》一卷，又有释《周髀》二卷等。晋、隋两史的《天文志》，都出自他之手。他是位天文学家，也是位占星家。《新唐书》本传说他『占侯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明史·天文志》称他『于夫二十八宿之躔度，二曜五纬之次舍，时日灾祥之应，分野休咎之别，号极详备，后有作者无以尚之矣。』但他与一般占星家也有不同之处。如他的《乙巳占》序对历代占星家都有简明的评价，而对那些借术数以阿谀君主，博取高位的人，如隋代的袁充，有极尖锐的批判。他虽然也相信天人感应，『或前事以告祥，或后政而示罚，莫不若影随形，如声召响』，但特别重视人事，认为修德可以变恶从善，改乱为治，君主看到机变，只要斋戒洗心，修政以道，就是顺天之教。并认为畴人术士，如只求辨纤芥之吉凶，验事理之微末，把自己降低为卜祝之流，这样的人，实为末流。他把占星当作一项很严肃的工作，可见他与一般的术数之士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些见解，对前代占星理论中的人本因素有所发挥，自然也是一种总结。瞿昙悉达祖籍印度，父子均在唐天文机构任职。他所编集的《开元占经》可谓前代占

星的集大成之作。书中所引前代书籍极多，很多书不见于《隋书·经籍志》，而绝大部分原书已佚，赖此书可以窥见大体。它把各种天象分类加以编次，每种天象都分别列出前人的种种说法，兼收并蓄，博采旁收，对前代占星术是一次全面的总结。

宋以后金、元、明、清等各朝天文学也在不断地进展，宋代在大型天文仪器的制作方面无论从数量上说还是从精密度说都超越以前各代，从天象观测说，宋代对二十八宿的距度测量日趋细致和精密。元代的天文测量工作则比较广泛而深入。出现了古代最精密的历法，即郭守敬的《授时历》。明代自利玛窦来华传教以后，也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学，一些学者着手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出现了一系列的著作。徐光启所编《崇祯历书》，采用了几何学，球面和平面三角学，并引进地球概念，经纬度及有关测算方法和数据，促进了中外天文学的交流和融汇。清代的《历象考成》和《仪象考成》在历法修订和天文仪器的介绍方面，都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天文学的内容。《仪象考成》所载恒星有三百官，三千零八十三星，其中半数以上的星是传统星官所没有的。西方天文学的引入一方面促进了我国天文学的变革，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我国对传统天文学的整理和研究，促进中西天文学的结合，同时也促使我国天文学向近代科学的天文学转化。辛亥革命以后，我国全面学习西方先进天文学，天文学遂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占星术在宋以后基本上是在走下坡路，进入衰落、消亡的历史阶段。其原因之一是统治者加强了对天文星占的控制。由于占星术具有维护王权和震慑王权的双重作用，统治者对它的管理也日益严格起来。从唐文宗开成年间（公元八三六至八四〇年）起已禁止司天台官员与一般人往来，并要求对占候的灾祥保密。至宋代，这种控制已非常严格。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九七八年），为了禁止民间私习天文，曾下召民间懂天文的人一律要通过考试归隶司天台，匿藏不报的，罪论死。第二年，全国各地送来一

些天文术士，经过考试，一批人进入了司天台，其余的则黥配海岛。这样就不仅对占星术是一个打击，对天文学的发展也是一个打击。其后到南宋，懂天文的人就极少了。朝廷为了制造浑仪，遍访了数年都找不到能制造者，连著名天文家苏颂的儿子也看不懂父亲的《新仪象法要》。明初对学习天文的人也有严历的禁规；对私下学习历法的人要处以流放，私下造历的人要处以极刑。到明孝宗时，这种禁令虽有松缓，朝廷曾下诏征集能通历法的山林隐逸之士，但已无人应诏。

社会生活与占验心理

占星术之所以值得研究，重要的原因之一还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及社会心理。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星区的划分和星象的命名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政治关系密切；其二，所占测的内容反映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普遍关注；其三，在人们对星象吉凶祸福的推测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心理。所以说，研究古代的占星术，对于了解古代社会生活及社会心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占星术与古代哲学

占星术同古代哲学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探讨，这里只谈一个问题，即它同天人感应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以这样说，占星术是以天人感应说为其理论基础的；也可以这样说，没有古代的天人感应说，也就没有古代的占星术。

天人感应说的构成非常复杂，它包含有神学内容，这使占星术打上了深深的神学烙印。但它强调天人之间的双向交流，强调天人一体，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又使占星术闪耀着几分人本的光彩。它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五行、阴阳、气等有关学说，企图对天人感应作出物质性的说明，又使它同朴素唯物主

义思想沾上了一点边。这对占星术也影响至深。

占星术与天人感应观

所谓天人感应，是指天人之间有一种对应、契合关系，感，属于人的方面；应，属于天的方面，人对天有所感触，天对人有所应答，这就是天人感应。广义地说，一切同天人关系有关的神学，其理论基础都是天人感应。因此，关于天人感应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古的时代。在今存的殷代甲骨卜辞中，就有关于占问日食、彗星的内容，可以看作占星术同天人感应的较早的结合。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占星术也总是与神学结伴而行。例如大约作于汉文帝时代的《五星占》，就在每一颗行星上都安上了两位神。在《史记·天官书》中，天上的神灵世界已与人间的王朝大致同一。它有最高神太一，有五方神五帝，还有大大小小的数不清的神灵。这些神灵的所有职司不是治理天上，而是监临人间，它们时时盯着人间人们的一举一动，鉴别着人们行动的善恶。当他们发现人们有善举的时候，就在上面显示吉祥的预兆；当他们发现人们有邪恶行为的时候，就显示出将要降临灾祸的警告。他们就像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球场裁判，随时可以给他监场的运动员亮黄牌。这种简单的赏善罚恶方式，是建立在比较原始、粗糙的天人感应观之上的。在这种天人感应观的指导下，人完全是被动的，他们时时在受着神的震慑和威胁。

占星术与民本主义思想

原始的、粗糙的天人感应观在占星术中一直有很深的影响，给占星术打上了深深的神学的烙印。但是，天人感应说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追溯到西周初。这种变化的显著特点是：它不仅强调人与天有感应关系，而且特别强调这种感应的双向性。在这种双向性中，天既有监临人间的权威性，也有因人的行为道德转移意志的可变性。《周书》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是

对这种双向性的最好说明。人只要有道德，老天也只能跟着他跑，去辅佐他。在这种关系中，人显然居于主动的地位。人的主观能动性、道德水准是第一位的，而天意则是第二位的。这种天人关系的变化，显然给天人感应说注入了新的富有人本色彩的内容。

这种天人双向关系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进一步得到了完善。董仲舒并没有否定天的绝对权威性，相反，他认为天是一位极严格的监察神，对人间的一切洞察秋毫，一发现过失，立刻就会降下天谴，毫不留情。但是，他又强调，天和人并不是处处都是对立的，两者又有统一的一面。就其统一的一面而言，天人是一体的。天和人具有血缘关系，是人的曾祖父。他这样来描绘人与天地的对应关系：天有三百六十度（一周天的度数），人有三百六十节；地有厚度，人有形体骨肉；天有日月，人有耳目；天地间有川谷，人体有空窍、血脉；天地有各种气象变化，人则有喜怒哀乐情感的变化。人的头圆而上昂，这像天的圆而在上；人的头发像星辰，口鼻呼吸像风，如此等等。（参看《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这种对应，虽然不免显得牵强附会，机械穿凿，但他却毫无疑问地论证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天即人，人即天，天人一体，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就大大地加强了天人感应说中的人本内容。

占星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是深刻的。我们只要翻一翻董仲舒以后的占星书就可以知道，不管占星家列出哪一种表吉凶的天象，无不要罗列出种种人事的表现。这就等于说，天象的吉凶祸福都是有条件的，并非任意出现的。这种条件就是人本身的行为。要想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景星光耀，瑞气氤氲，首先必须国家政治清明，人君有德，百姓乐昌。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更重要的是，即使天象出现了某种凶兆，只要人们能及时调整、改善自己的行为道德，也可以化凶为吉，转祸为福。

五行、阴阳、气与天人感应观

天人感应观不仅在其发展中吸取了人本的内容，它还同关于五行、阴阳、气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观念里包含着辩证法和唯物的因素，对它们的吸收就使它显得比较精致和深。

五行观念

最早明确提出『五行』这一概念的是《尚书·洪范》。按这篇文章开头所说，它作于周文王建国后的第十三年，周武王灭商后的第二年。为商纣王的叔父箕子所陈说的治国大纲。这篇文章把水、火、木、金、土称为『五行』。它粗略地描述了这五种事物的性能：水的性能是『润下』，即向下润湿；火的性能是『炎上』，即向上燃烧；木的性能是『曲直』，即可以弯曲可以伸直；金的性能是『从革』，即可以根据人的需要任意改变形状；土的性能是『稼穑』，即土壤可以种庄稼。这五种事物有咸、苦、酸、辛、甘五种味道。这五种东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要碰到，并加以运用，所以《洪范》的作者非常重视它们，把它们作为治国的大纲一。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提出五行的同时又提出了『五事』：即貌、言、视、听、思。这本来是人的外观和行为的五个方面，同五行并没有多少联系，但后来的五行家却把它们联系起来，构成所谓的五行学说。五行的基本原理，是把世上万事万物都同五这个数联系起来，并同水、火、木、金、土这五种事物拉上关系。如：

五方：东、南、西、北、中谓之五方；

五季：春、夏、秋、冬，一年只有四季，为了与五相配，以季夏补之；

五音：宫、商、角、徵、羽；

五色：青、赤、黄、白、黑；

五味：酸、苦、甘、辛、咸；
五常：仁、义、礼、智、信；
五事：貌、言、视、听、思；
五德：明、从、睿、聪、恭；
五帝：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
五行家既然认为世界都是由这种数字关系组成的，自然也可以把五这数字关系作为沟通自然与社会的桥梁。也就是说，自然界的一切与社会的一切都可以在五的基点上统一起来。例如金、木、水、火、土是五种事物，这五种事物可以和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搭配起来，分别构成金一义、木一仁、水一智、火一礼、土一信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依次类推，万事万物都可以这样对应起来，简化为五行关系。这种沟通、对应，就成了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之一。以金、木、水、火、土这五种事物作为构成自然界的元素，这里面本来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经过五行家的随意搭配、沟通，就没有多少唯物主义可言了。五行家的这种思想在董仲舒那里也有所吸收。他具体阐述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五行相生又称五行相受。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叫五行相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如同父子关系互相授受，所以叫五行相受。金克木，水克火，木克土，火克金，土克水，这叫五行相克，又称五行相胜。
万物就是这种相生相克关系的统一。董仲舒的这些阐述，见于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五行的观念对占星术的影响极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对星宿的命名上。如太白、岁星、辰星、荧惑、镇星这五大行星，分别叫金、木、水、火、土，就是按五行的观念来命名的。这五星又

分别属于五季、五方、五常、五事、五色，都是五行观念的产物。二十八宿本来只有苍龙、朱鸟、白虎、玄武四种动物作为东南西北四方各七宿的图象，称为『四象』，占星家为了使它符合五行观念，就加了一个黄龙，以配中央，与『四象』一起构成『五兽』。在太微垣中，有一个五帝座，分别坐着这么五位天神：即黄帝中央含枢纽之神，苍帝东方灵威仰之神，赤帝南方赤熛怒之神，白帝西方白昭炬之神，黑帝北方叶光纪之神。这五位神从方位、颜色到名称，全都是五行观念的体现。可见五行观念对天象命名影响之广泛。一是在解释天象的吉凶祸福时，往往也与五行观念有关。

阴阳观念

阴阳观念的产生可能也比较早，《易经》以一为阳爻，以一为阴爻，就是阴阳观念的肇始。一般都认为《周易》是殷末周初的产物。但也有人认为《周易》成书较晚，是西周末年的产物。在《周易》的卦爻辞中，没有『阴阳』这个概念。因此有人认为阴阳这一观念出现也较晚，是西周末年的产物。『阴阳』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最早见于《国语·周语》。周幽王二年（公元前七八〇年），西周三川地震。伯阳父就用阴阳二气的观点来加以解释。认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到了战国，就有了著名的专讲阴阳学说的人，叫作阴阳家。如邹衍。阴阳家把世上万事万物都分成阴与阳两个方面，并把它同五行学说结合起来，以解释客观世界。

阴与阳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董仲舒曾把阴阳观念用进他的天人感应体系。他认为：『天地之常，一阴一阳。』即事物都是由阴阳关系构成的。但从阴与阳的地位说，阳尊而阴卑。故阳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阴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在君臣关系中自然是君尊臣卑，君阳臣阴；在男女关系中，『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就政治手段而言，阳为德，阴为刑，所以治国应以德为主，以刑辅

之。他又认为阴阳虽有尊卑，却不可偏废。一年四季，春夏属阳，秋冬属阴，但光有春夏，没有秋冬，也构不成四时。治国也是如此，光有德，没有刑作为辅助手段，也不能治好国家。在这些说法中，阴阳观念里是充满辩证法的。

阴阳观念也为占星家所吸取。这也表现在星宿的取名和对星象吉凶的判定上。取名的典型例子是日、月分别被称为太阳和太阴。并由此生发，日为君、为德的象征，月则为皇后、诸侯大臣及刑罚的象征。紫微垣尚书西有二星，分别叫作阴德、阳德，主周急振无。石氏把北斗七星的第一星天枢叫作正星，认为它是主阳德的，是天子之象；把第二星天璇叫作法星，认为它是主阴德的，是女主之位。这些也都是以阴阳观念取名的例子，以阴阳论吉凶的如岁星犯营室。石氏说：『岁星犯营室，犯阳为阳有急，犯阴为阴有吉。』又如岁星犯柳宿，陈卓说：『岁星逆行柳阴，女主坐之；逆行柳中，其君坐之；若逆行柳阳，男坐之。』（均见《开元占经》）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气的观念

『气』的观念与阴阳的观念最早见于同一典籍。前面提到的伯阳父论地震，用的就是阴阳二气的观念。把气分为阴阳，这是比较粗略的分法。《国语·周语下》还有『天六地五』的说法。据韦昭注，『天六』指天有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地五』指地有五行，即金木水火土。这里的六气，似乎比仅分阴阳要细致一点。到春秋末年，老子进一步概括『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在阴阳二气的基础上又提出『冲气』，比伯阳父更深化了。孔子则把气的概念用到了人的身上，认为人身上存在着『血气』，这种『血气』会随着人的年龄变化而变化。《论语·季氏篇》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显然对『气』的区分

更细致精微了。

对『气』的研究最精深的是《管子》中的《心术》、《白心》、《内业》等篇。这些著作，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稷下黄老学者（道家的一个支派）所作。这些文章中提出了『精气』、『灵气』、『血气』、『云气』、『善气』、『恶气』等概念，对后来影响很大，而精气说影响尤大。精气是天地间的一种精华之气，它最能变化，流行于天地之间，与万物的生成关系密切。《内业篇》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这是说从地上的五谷，到天上的列星，从幽冥中的鬼神，到智慧明达的圣人，都与精气有关。显然，精气说是唯物主义的。但是这种唯物主义是有漏洞的，它把鬼神也说成是一种气，就给迷信留下了可以利用的余地。后来的占星家正是接受了这种观念，他们一方面用精气说加阴阳五行说来解释天象的物质性，另一方面也利用它来为天人感应说服务。

《淮南子·天文训》对阴阳精气与天文的关系有很系统的论述。这些论述，对历代的天文学、占星学都有很深的影响。它认为，天地是气的分化的结果，气的清阳部分上扬而为天，重浊部分就凝滞而为地。天地的『袭精』（合气）就是阴阳，阴阳的『专精』为四时，四时的『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这样解释天地日月星辰的形成可以说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可是，它又认为人的精气与天是相通的，『人主（君主）之精上通于天』，君主的喜怒哀乐政治好坏都会引起天象的变化；『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令不收则多淫雨。』这就由精气说通向了天人感应说了。占星家有了这一套理论，就无往而不通了。

由于『气』的理论的影响，天人感应说谈感应在方式上也有所变化。在原始的、粗糙的感应说，天人关系的沟通是靠神来起作用的。但是，中国人是很讲究经验和理性的，所谓神很难通过经验和理性的检

验而被人接受。早在周初，人们就已发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诗经·大雅·文王》)，上天是没有声音没有气味的，它又怎样来向人发布告示呢？这对天人感应说是一个直接的挑战。『气』的说法出来以后，感应说找到了另一种理论，叫作『同气相求』(见《周易·乾卦文言》)『同气相求』，是指同类的气互相依从，如云从龙，风从虎之类。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提出了『同类相动』的命题。他认为『气同则会，声比则应』，意为气相同的就会聚到一起，声音相近的就会互相应和。他举例说，在平地上注水，水会流向湿地；在柴草上放火，火会从干燥处燃起，调琴瑟时，宫商相同的会互相应和，牛鸣牛会应，马鸣马会应；天阴时，人的病痛处会先有预感，这是阴气相应而起；人喜悦时，会睡不着觉，这是阳气在起作用。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同类之物会互召互应。他的这一套理论，出发点显然是有唯物因素的，因为他用气作为自然界某些事物互相感应的条件，在当时人们的知识水平下，也不失为一种符合科学精神的天才猜测(自然界的确也存在着某些感应现象，如声音的共鸣现象，气候对人的疾病、情绪的影响等)。但他把它无限地推论，使之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这就未免大谬了。这种无限推论的结果，科学就变成了神学。而董仲舒正是想要以这种推论来代替神学。因为这种推论的起点至少是可以经得起当时人们的经验和理性检验的，它比直接地宣传神谕要容易为人接受得多。这种天人感应理论，利用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成果(『气』)，相对于原始的、粗糙的天人感应理论，要精致、深刻得多。

这种理论在占星术里运用得非常广泛。汉代以来的占星家解释天象与人事的感应关系，基本上就是用的这种理论。木星在五行中属木，属春，因此逆春令会伤木气；火星在五行中属火，属夏，因此逆夏令会伤火气；彗星是恶气之所生，故为妖星；举凡人间政治成败兴衰，帝王后妃寿夭死丧，军队胜负强弱，无不有气，直与天上某些天象相应和，表现出吉凶祸福之兆。由于这种同类相感的理论的运用，占星

家的理论也就显得丰富充实，更富于诱惑力。它比那种原始的、粗糙的天人感应说要『先进』得多。

另一种后果是导致对天人感应说的否定。因为『气』毕竟是物，随你怎么神化它，只要你不把它说成是神，它就不可能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东汉的王充就曾运用『气』的学说来否认天人感应。他认为，天既然是气，就是云烟之属，地是由土构成的，这些东西既无嘴巴，又无眼睛，怎么可能向人预告吉凶祸福呢？他又反对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蟾蜍、兔的说法。他说，太阳是由火组成的，火中是不可能有生物的；月亮是水，水里虽有生物，应是螺丝蚌壳之类，怎么可能是蟾蜍、兔之类的东西呢？况且到了日食月食的时候，三足乌、蟾蜍、兔又到哪儿去了呢？他的反驳是很有力量的。但是他的反驳是根据经验，缺乏深入的科学研究结论作后盾，所以有时候他也会闹笑话。例如他从水火、陨星的形状出发，认为水、火、陨星的形状都不圆，因而日、月也不是圆的（详《论衡·说日》）『气』的理论可以成为反对神学的有力武但却不是摧毁神学的致命武器，于此可见一斑。但『气』的学说既然对神学是一种否定，那就有助于科精神的恢复，在历史上，很多人都曾象王充一样，操起『气』的理论，来反对天人感应说，他们的实事求精神，是应当肯定的。